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

第一章 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朝鲜，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第一节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

朝鲜位于亚洲大陆东部，东临日本海，西临黄海，与我国的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相望，南隔朝鲜海峡与日本群岛相对，北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与我国东北毗连，边界长约一千三百公里，东北端尚有十几公里与苏联接壤：地处中、苏、日三国之间，扼日本海与黄海、东海的海上交通要冲。其领土由朝鲜半岛和三千三百多个大小岛屿组成，总面积约二十二万余平方公里，其中半岛面积为二十一万四千七百多平方公里，约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九十七。

朝鲜是一狭长半岛。其蜂腰部（元山至平壤附近）约一百七十公里。境内百分之八十为山区。北部和东部地势较高，向西和向南渐次降低，西部多平原，境内河流较多，除鸭绿江、图们江分别为中朝和苏朝、中朝界河外，主要河流尚有清川江、大同江、临津江、汉江和洛东江等。

朝鲜大部分地区为温带季风型气候。南端为亚热带森林气候，北部为温带寒带气候。北部山区冬季寒冷，最低气温可达摄氏零下四十度。全年雨量集中于夏季，多暴雨，春秋两季雨量较少。

朝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国，一九一一年八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一九四五年八月八日，根据雅尔塔协定，苏联对日宣战。十三日，苏军开始在朝鲜东部清津地区登陆，十四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为划分对日本占领地区受降范围，经苏、美协商，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以下简称三八线）为界，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军受降区。八月下旬，苏军解放了三八线以北全部地区。九月八日、九日，美军分别在仁川、釜山登陆，占领了三八线以南地区。

根据开罗宣言精神，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苏、美、英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达成协议，由驻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但是由于苏、美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分歧而未能实现。相反，美国为使其永久霸占南朝鲜“合法化”，于一九四七年十月，违背上述协议，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并在十一月，操纵联合国大会非法成立“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以“监督”全朝鲜的普选。进而又于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六日，操纵“联合国大会临时委员会”（即“小型联大”）决定在南朝鲜单独选举。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五日，在朝鲜南部炮制了一个“大韩民国”，公开扶植其傀儡李承晚上台。针对这一情况，八月二十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于九月八日通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宪法”，选举金日成为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并根据他的提议，任命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为共和国政府内阁首相。九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从此，在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形成南北分裂、对立的局面。于是，围绕朝鲜统一问题，代表朝鲜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的北南双方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三八线上武装冲突日增，局势日趋紧张。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各种势力进行了重新组合，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和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九四九年一月，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国际形势进一

步向着有利于和平民主阵营方向发展。美帝国主义为了加速推行其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在欧洲，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拼凑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远东，除武装占领日本，支持法国对印度支那人民进行殖民战争，并镇压菲律宾人民的民族民主运动外，还积极扶植与武装南朝鲜李承晚集团。早在美帝国主义占领南朝鲜初期，即勾结李承晚集团镇压与迫害朝鲜南部的爱国民主力量，并大力网罗殖民地时期的反动军警，拼凑与扩充反动武装。“大韩民国”成立以后，美国为推行其战争政策，巩固李承晚政权，不仅无理拒绝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于一九四八年九月十日提出的苏、美军队立即全部撤出朝鲜的要求，反而增加军援，加速培植，扩充李伪军（战争期间，我方称南朝鲜军队为李伪军或伪军。本书为照顾引文的统一，仍沿用这一称呼）。至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美军迫于国内外形势而撤离南朝鲜时，共武装李伪军八个陆军师和海、空军一部，总兵力约九万八千余人并留下约五百人的军事顾问团，继续训练与指挥李伪军。与此同时，李承晚集团则大肆制造战争舆论，散布“北部侵犯南部的危险”，叫嚷要“北进统一”，并不断在三八线地区进行武装挑衅，据不完全统计，仅一九四九年即进行武装袭击达一千八百三十六次。为便于作战指挥，一九五一年一月，美军将其驻远东地区的陆军（第8集团军辖第7、第24、第25师和骑兵第1师等部队），空军（辖第5、第13、第20航空队等）和在远东海域的海军第7舰队统一组成美军远东司令部。同时，与李承晚集团签定了《韩美联防互助协定》，将李伪军的作战指挥权掌握在美军远东司令部，统由美军远东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五星上将指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和平建设，主张在没有外国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普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一九四八年九月以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及由南北朝鲜七十二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成的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都曾向李承晚集团提出过和平统一的建议，但均遭到李承晚集团的无理拒绝。即使在一九五一年六月，李承晚叫嚷“要在热战中赢得胜利”，战争危机严重存在的时候，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还再次提出了和平统一朝鲜的具体方案。六月十九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也向南朝鲜“国民议会”提出双方联合组成单一的全朝鲜立法机关，以便统一朝鲜的建议。同时，鉴于李承晚集团不断扩充军备和叫嚣武力“北进统一”，朝鲜劳动党和人民政府也做了积极的防范准备。据外国公开史料称：朝鲜战争爆发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建立了一支具有十个步兵师、一个坦克旅和一个摩托化步兵团、火炮迫击炮一千六百门，坦克二百五十八辆的陆军和少量的海军与空军。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五日拂晓，朝鲜内战终于爆发。当天，朝鲜劳动党中央和政府举行紧急会议，决定采取坚决措施，反击敌人，命令共和国警备队和人民军彻底制止李伪军的进攻并立即转入反攻。二十六日金日成代表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发表广播演说，号召全体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官兵动员起来，为保卫祖国的自由和独立，进行正义的祖国解放战争。朝鲜人民军响应这一号召，奋勇作战，很快转入反攻并向三八线以南挺进。二十八日即解放了李承晚集团的政治中心汉城。

朝鲜内战刚一爆发，美帝国主义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迫不及待地对朝鲜采取了逐步升级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在内战爆发的当天下午，在

蒋介石集团继续窃据我国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席位，而苏联为抗议美国操纵联合国拒绝驱逐蒋介石集团以恢复我国在联合国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合法席位，其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雅各布·马立克拒绝出席安全理事会会议的情况下，美国以欺骗手法操纵安全理事会把朝鲜内战诬控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攻南朝鲜。二十六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命令其驻远东的空、海军参战，支援李承晚集团的军队。二十七日，他又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7舰队侵入我国领海台湾海峡，占领我国台湾省，宣称台湾地位未定，妄图永久霸占台湾。同时还下令“加强美国在菲律宾的部队，及加速对菲律宾政府的军事援助”；加速给入侵印度支那的法国军队以军事援助，并派遣军事使团，插手入侵印度支那战争。同日下午，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通过决议，以紧急援助李承晚集团为名，为美国拼凑侵朝军队。三十日，杜鲁门继续下令将美国驻日本的地面部队——第8集团军直接投入侵朝战争。该集团军所属第24师一部于七月一日运抵朝鲜，开始与人民军作战。七月七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它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的外衣，并授权美国指派总司令官统一指挥侵朝的各国军队，即所谓的“联合国军”。八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至此，美帝国主义打着联合国的“合法”旗号，公开对朝鲜进行侵略战争，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统一的国内革命战争，逐步演变成朝鲜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七月八日，金日成在广播演说中彻底揭露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盗用联合国名义进行武装侵略的目的和野蛮暴行，强调指出朝鲜人民“决不能再做殖民地奴隶”，号召全体军民积极展开全民性的民族解放战争，把美帝国主义赶出朝鲜去。于是，朝鲜人民军继六月二十八日解放汉城，七月五日在乌山全歼美军第24师先遣支队（步兵、炮兵各一个营）之后，迅速南下，强渡锦江，于七月二十日解放了朝鲜南部交通枢纽、战略要冲大田，活捉美军第24师师长威廉·迪安少将。至八月中旬，朝鲜人民军即解放了朝鲜南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将美、李军压缩到洛江以东约一万平方公里的大丘、釜山间的狭小地区。美、李军一面负隅顽抗，一面利用釜山港继续增兵，准备反扑。战争形成胶着状态。

美帝国主义为挽救败局，经过充分准备，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战线、后方空虚之际，由“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第10军（辖陆战第1师、步兵第7师及伪海军陆战队及特种兵）约七万人，在美、英海军舰艇二百六十余艘、飞机近五百架的配合下，于九月十五日，在朝鲜西海岸仁川实施登陆作战，并向汉城、水原方向进攻。防守仁川、汉城地区的朝鲜人民军多系新组建的部队，在敌我力量与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顽强战斗，迟滞了敌人。至二十八日，敌登陆部队占领汉城，切断了朝鲜人民军主要补给线。

与此同时，龟缩在洛东江地区的美第8集团军（辖骑兵第1师，步兵第2、第24、第25师和英第27旅）和李伪军首都师和第1、第3、第6、第7、第8师等共十五万七千人，在坦克五百辆、火炮四百门和一千二百架飞机的支援下，由美第8集团军军长沃尔顿·沃克中将指挥，于九月十六日开始反攻，企图与仁川登陆后沿京釜铁路（汉城至釜山）南下的美第7师南北夹击朝鲜人民军主力。朝鲜人民军在两面作战的不利形势下，于九月二十日转入

战略退却。二十九日，敌正面部队进抵三八线。十月一日，美帝国主义不顾我国多次警告，决心进行更大的军事冒险。根据杜鲁门总统批准的在三八线以北进行军事行动的指令，麦克阿瑟命令李伪军在朝鲜东部越过三八线，接着，美军也于九日越过三八线。美、李军分别于十日占领元山，十七日占领咸兴，十九日占领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临时首都平壤；尔后，更加疯狂地向中朝边境全线进犯，妄图在战略上速战速决，侵吞全朝鲜。朝鲜人民军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危急。我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第二节 我国出兵抗美援朝的重大决策

早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美国杜鲁门政府就实行全面支持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进行内战的政策，仇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敌。为此，一九四九年一月八日，毛泽东主席在《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强调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能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起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仍不甘心在中国的失败，继续敌视中国人民，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宣称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并支持蒋介石集团继续窃取联合国和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的中国席位。一九五〇年五月二十九日和六月十四日，美国驻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先后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陆军部递交备忘录，鼓吹台湾在战时是美国的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建议美国应不惜动用军队拒共产党于台湾之外。这一切说明，美帝国主义继续与新中国为敌，企图武装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是它在远东地区军事战略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帝国主义以武装侵略朝鲜为契机，于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为阻止我解放台湾，命令美国海军第7舰队十余艘舰只驶进了台湾的基隆和高雄两港口，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八月四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部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驻台的海、空军。自八月二十七日起，美国侵朝空军飞机又连续多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宽甸等城镇上空进行侦察和扫射、投弹。九月二十一日，其侵朝海军驱逐舰竟然在公海炮击并强迫盘查我商船，公开向我进行武装挑衅，妄图将战火引向我国。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系列以武力相威胁的行径，完全证实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预见：美帝国主义决不会甘心在中国的失败，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一场军事较量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预见，由于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台湾，逐步变为现实。

为了击退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挑战，在政治上揭露敌人，教育世人，我国积极展开了外交斗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表明了严正立场，警告美帝国主义：“全世界的事物应由各国人民自己来管，亚洲的事物应由亚洲人民自己来管，而不应由美国来管。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和坚决的反抗。”指出：“全中国人民的同情和全世界人民的同情都将站在被侵略者方面，而决不会站在美帝国主义方面。他们将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他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政务院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也在同一天，以外文部长的名义代表我国政府发表声明，严厉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和我国的侵略是一种暴力的掠夺行为，是它干涉亚洲事物的进一步行动，也是对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庄严宣布：“不管美国帝国主义者采取任何阻挠行动，台湾属于中国的事实，永远也不能改变，这不仅是历史的事实，且已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及日本投降后的现状所肯定。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声明还号召“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正义和自由的人类，尤其是东方各

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一致奋起，制止美国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新侵略。”七月六日，周恩来外交部长代表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并转安全理事会各会员国，指出：六月二十七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非法通过的关于朝鲜问题的决议，“是支持美国武装侵略、干涉朝鲜内政和破坏世界和平的”。它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不得授权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这一重要原则，从而“大大破坏了联合国宪章”。同时指出：“这一决议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参加下通过的，显然是非法的。”声明再一次指出杜鲁门六月二十七日关于以武力阻止我国解放台湾的声明和美国海军侵入台湾沿海的行动，“是彻底破坏联合国宪章关于任何会员国不得使用武力侵害任何其它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的原则的公开侵略行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管美国政府采取任何军事阻挠，中国人民抱定决心，必将要解放台湾。”八月一日，苏联常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代表雅科夫·马立克重返安全理事会，并担任该理事会八月份主席，并于四日向安全理事会提出关于和平调处朝鲜问题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在讨论朝鲜问题时应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并听取朝鲜人民代表的意见。八月二十日，周恩来致电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完全支持苏联的这个提案。指出，这个提案“是完全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和亚洲及世界人民愿望的”，“否则即不可能合理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二十四日，周恩来又代表我国政府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马立克及秘书长赖伊，控诉美国武装侵略我国领土的罪行，要求“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尊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有义不容辞的责任，来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的罪行，并应立即采取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及其它属于中国的领土完全撤出它的武装侵略部队。”八月二十七日，在美国侵朝空军飞机侵入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和轰炸、扫射的当天，周恩来代表我国政府即致电美国国务卿迪安·艾奇逊，向美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同日及三十日，周恩来两度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八月份主席马立克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制裁美国飞机侵入我国领土，杀伤我国人民的残暴行为。在我国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八月二十九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把朝鲜问题和我国抗议美国武装侵略台湾因而构成对我国的侵略问题列入议程。九月十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九月份主席英国代表桀伯及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要求派遣代表参加侵朝空军入侵我国领空议案的讨论。二十四日及二十七日，又再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并转联合国第五届大会主席和安全理事会主席，分别抗议与控诉美国侵朝空军多次侵入我国领土，屠杀中国人民和美国军舰在公海袭击我国商船的罪行，要求联合国大会立即将上述控诉列入大会的议事日程，并接纳我国代表出席陈述意见和参加讨论，制裁美国侵略罪行，从速撤退美国在朝鲜的侵略军队，以恢复远东和世界的和平。九月二十九日，安全理事会以多数通过邀请我国代表出席参加讨论控诉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的会议。十一月二十八日、三十日，我国大使衔特派代表伍修权两次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发表演说，控诉美国政府武装侵略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从而把美帝国主义拉到了联合国的审判台。这是我国与美国的较量在外交斗争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与此同时，为了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进行充分动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于七月十日成立了“中国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台

湾朝鲜委员会”（该委员会与“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于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合并、改组为以郭沫若为主席的“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简称“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全国人民抗美援朝运动的统一领导机关）。随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分会。在它的组织领导下，全国开展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台湾、朝鲜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军民中肃清恐美、崇美思想，树立仇视，鄙视和蔑视帝国主义的思想。当美帝国主义不断侵袭我国东北领空，进行轰炸、扫射，屠杀我国人民和炮击我国商船之后，全国军民特别是目睹美国侵朝空军轰炸我国边界城镇人民的东北军民，更加义愤填膺，纷纷集会、上书，要求支援朝鲜人民，打击美国侵略者。这些，为轰轰烈烈地开展抗美援朝运动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作了充分的组织、思想与舆论准备。

在军事上，我国也作了必要的准备。七月份当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朝鲜、霸占台湾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认为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至少是东方斗争的焦点。根据作战双方军事实力及朝鲜半岛地理等特点认为：战局发展，虽有在大量美军投入作战以前，朝鲜人民军速战速决，大量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将侵略军赶下海的可能，但也存在着美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使战争转入持久的可能。我国东北地区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在全国解放战争后期已成为我国的战略后方，朝鲜战争爆发时，驻该地区的野战部队仅有第42军在黑龙江省担任生产任务，全区兵源不足二十万人，不足以担负保卫东北安全的重任。从战局发展最严重的情况出发，为了保卫东北边防安全和在必要时支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提议，七月七日和十日，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两次国防会议，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十三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正式做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抽调第13兵团的第38、第39、第40军及第42军，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高射炮兵、工兵各一个团，共计二十五万五千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肖劲光为副司令员，肖华为副政治委员，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员，以原第15兵团司令部和原第13兵团政治部为基础组成新的第13兵团部，统辖第38、第39、第40军、邓华任司令员，赖传珠任政治委员（赖传珠因病来到职，由邓华兼），解沛然（即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八月以后，又增加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由于粟裕身患重病，肖劲光任海军司令员、肖华任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持总政治部日常工作，均一时难以离京。七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决定东北军区成立后勤部（部长李聚奎，政治委员张明远）统一领导东北边防军和东北军区的后勤工作，八月二十六日，中央军委遂指定第13兵团机构统一训练东北边防军。八月中旬，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分别集结于安东、凤城、辑安、通化、辽阳、海城、本溪、铁岭、开原等地进行准备。（九月六日，又将第50军纳入东北边防军）中央军委要求上述部队于九月底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在此期间，在朝鲜洛东江地区的美、伪军集中十个师进行顽抗，战局形成胶着状态，美国侵朝空军对朝鲜人民军后方交通运输线进行严重破坏，美军在日本又编成了两个师，并调集大量舰艇准备继续增兵。鉴于上述形势，中共中央更加明确地指出：朝鲜战争不仅增大了转入持久的可能，而且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登陆，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也日益明显。八月下旬，中央军委根据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的建议，

决定将上海地区的第9兵团和西北地区的第19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两铁路线，以策应东北边防军。八月二十六日、三十一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召开了两次会议，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的准备工作和东北边防军建设计划等问题。会上周恩来强调指出：过去东北边防军是“备而不用”，现在加重了我们的责任，更需要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一切都要积极地充分地准备好，不要成为“临急应战”。会上还作出了加速特种兵建设的决定，立即增编四个飞行团、三个战车旅（九个团）、十八个高射炮兵团及十个军的队属炮兵，对后勤补充计划、卫生救护计划以及兵员等也都作了安排。随后，中央军委还制定了防空计划，将三个航空兵师、十五个高射炮兵团和一个探照灯团，分别置于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等地担任对空防御，以保障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安全，并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施和战略储备物资向北部迁移。中央军委采取上述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对于巩固东北边防，应付突然事变，为后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奠定了胜利基础。

美军在仁川登陆得逞后，就制定了越过三八线向北进犯的计划。当美军推进到三八线时，九月三十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举行的国庆节庆祝大会上，庄严表示：“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十月三日，周恩来总理还在约见印度驻华大使卡瓦兰瓦·潘尼迦时说：“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并且申明：“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争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请印度总理尼赫鲁转告英国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警告美帝国主义必须悬崖勒马，美军不得越过三八线。但是，被一时胜利冲昏头脑的美帝国主义，过低估计了中国人民的决心和力量，把我国的严正申明视为恫吓，拒绝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对我国的一再警告置若罔闻。在敌人越过三八线向北猖狂进犯的前后，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我国出兵援助；我国人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与朝鲜人民共同抗击美国侵略者，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处境十分危急，我国的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应邀出兵参战，要不要同美帝国主义进行军事较量，这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战略决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和军事强国。一九五五年钢年产量八千七百多万吨，国民总产值达二千八百多亿美元。它不仅拥有由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装备武装起来的陆、海、空军，还拥有原子弹和世界最大的军工生产能力。而当时我国还存在很多困难：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区残匪尚待肃清；新区的土地改革和各项社会改革尚未实行，国内经济恢复工作也才开始，物价不稳，几百万人失业，财政经济状况还相当困难，正在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在相当一部分群众中，尤其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中，还存在着崇美、恐美思想，害怕与美国作战。在军事上，我军虽有五百多万富有作战经验和英勇善战的以步兵为主的陆军，但装备相当落后；海、空军及特种兵部队尚在初创阶段。我国出兵参战，也确有可能招致美国宣布和我国进入战争状态，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我国许多大城市和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我沿海地带，把

战火直接引向我国，使经济恢复计划难于实现。然而，朝鲜与我国仅一江之隔，是唇齿相依、情同手足的亲密邻邦。如果朝鲜被敌人侵占，我国就将处于唇亡齿寒的境地，就不可能有安定的环境进行生产建设。美帝国主义侵占朝鲜后，国际国内的反动气焰将会增高。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随时都可制造借口侵略我国，我国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一场较量是难以进行建设的。如果蒋介石配合美、伪军的侵略，在东南沿海窜犯大陆，那时将使我处于南北两线作战的不利态势，朝鲜是捍卫远东与世界和平的东方前哨。如果朝鲜的革命事业遭到根本失败，则各国人民争取革命运动的胜利信心就会受到影响，一些中间动摇的国家就可能倒向美帝国主义一边。正如周恩来总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十八次常务委员会上所指出的：“只有朝鲜胜利了，和平阵营才不会被打开一个缺口。如果朝鲜这个缺口被打开，则其他方面要相继被打开。”因此，朝鲜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它同国际上的其他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同时，中朝两国人民长期以来息难以共。早在二十世纪初，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朝鲜以来，无数朝鲜革命志士来中国，与中国共产党人并肩战斗，在中国历次革命战争中，特别是反对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浴血奋战中，金日成领导的游击部队与中国人民一道展开了历时十四年的共同战斗；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数万朝鲜人民参加人民解放军，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因此，在朝鲜人民处于危急时刻，支援朝鲜人民进行反侵略战争，是我国义不容辞的国际主义义务。所以，“出兵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看，我们不但有必要出兵参战，而且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因为我们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能够得到全国人民和世界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得到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特别是民主阵营在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我们有一支一贯能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久经考验、士气旺盛的军队，而且兵源充足，补充方便；同时，我们已做好了一定的防犯措施，出兵后还可以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动员全国的力量支持战争。美帝国主义虽有强大的经济力和强大的海、空军及武器装备上的优势，但是，它在全世界各地到处伸手，干涉各国事物，其侵略行径受到世界人民的反对，在朝鲜作战也存在着许多不易克服的弱点——美国的战线太长；从西欧到远东，美军分驻在四十九个国家和地区，兵力分散，能投入朝鲜的兵力受到限制；而且远离本土，士气不高！原子弹又非其独有，且不能决定胜负；其同盟者英、法等国已非军事强国等。以上这些说明我们已具备了可以打败美国侵略者的基本的主、客观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于十月上半月，多次召开会议，全面深入地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充分地估计到面临的种种困难，以挽救朝鲜危局、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远东与世界和平，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整体利益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长远利益出发，毅然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为了使战争尽量控制在朝鲜境内，不给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以更多的借口，又能以军事行动全力支援朝鲜军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共中央决定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入朝参战。

十月二日，毛泽东主席致电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瑟夫·斯大林，表明“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

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考虑到我志愿军参战后，朝鲜战局可能发生的变化，毛泽东主席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就必须作两种准备，“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军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并且指出：“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于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同时，中共中央还预计到，经过志愿军的有力作战，也有迫使美国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的可能性。十月八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正式发布了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一、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十三兵团及所属之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二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一师、二师、八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派周恩来赴苏联与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商洽购买武器装备和苏联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等问题。在苏联改变了原来约定向我入朝部队提供空中掩护的情况下，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主席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同志商量后认为：不管有没有苏联空军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仍按原定计划出兵援朝。随即致电尚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总理，再次强调：

“（一）与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

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彭德怀受命后，于十月九日、十六日先后在沈阳、安东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和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彭德怀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抗美援朝的决策，提出了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并进行战斗动员。十月十九日晚，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38、第 39、第 40、第 42 军（以后又增调了第 50、第 66 军）和炮兵第 1、第 2、第 8 师以及一个高射炮团、两个工兵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今上河口）和辑安等地，先后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北部地区。第 13 兵团过江后，于十月二十一日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二十五日，中共中央任命邓华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光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原政治部、后勤部及其它机构的负责同志均照旧负责。并指定彭德怀为中国共产党志愿军委员会书记，邓华为副书记。从此，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以彭德怀为书记的中共党委会率领下，开始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

第二章 进行战略反攻，扭转朝鲜战局（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

第一节 根据战争形势，正确制定战略方针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是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和南朝鲜李伪军为作战对象的。当时美国不仅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也是帝国主义阵营中的军事强国。它的陆军是一支具有高度现代化的诸兵种合成军队。当时在朝鲜作战的部队都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一定的作战经验和较强的战斗力。海军和空军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技术装备、军事素质上，都堪称世界第一。参加侵朝战争的其他各国军队，多系象征性出兵，数量不多，均配属美军行动。李伪军均受过朝鲜人民军歼灭性的打击，战斗力较弱。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时，敌军地面作战部队有五个军十五个师、两个旅和空降兵一个团，约二十三万人。其中，李伪军有两个军团九个师（每个师装备有各种口径大炮219门）共九万余人，美军有三个军六个师、另空降兵一个团（每个师装备有57—155毫米口径火炮352门，坦克154辆）约十二万余人，并配属有英军、土耳其军各一个旅和菲律宾军、澳大利亚军各一个营，约一万二千多人。这些部队，除美第10军暂由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直接指挥外，其余均由侵朝“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司令官、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沃尔顿·沃克指挥。此外，尚有海、空军约九万多人。包括后勤部队在内，敌军总数约有四十二万人，各种舰艇三百多艘，飞机一千一百多架。敌军正是凭借着陆、海、空军的优势和有利的战略态势，越过三八线后，分兵冒进，先后占领了元山、咸兴和平壤等战略要地，向肃川、顺川、成川、破邑和五老里一线猛烈进犯。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用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具有丰富作战经验和高度政治觉悟的人民军队。由于我国经济力量薄弱，工业没有基础，处于初建阶段的我国海军和空军尚未加入志愿军的序列，而志愿军除有一支较强大的步兵和一定数量的炮兵、工兵外，坦克很少，基本上还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而且这些武器装备都是缴获国民党军队的，品种杂、质量低。因此，从武器装备上与美军相比，优劣悬殊。异国作战，地理民情不熟，语言不通，也给部队的行动带来一些不便。更主要的是：我军与高度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打的是一场破坏力和物资消耗都很大的现代化战争，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我军所需的绝大部分物资都不能就地补给，要依靠国内供应。另外，朝鲜是一个狭长的半岛，作战回旋余地小，不能象中国人民解放战争那样充分发挥我兵多的优势及善于打运动战的特点，进行大踏步的进退和开辟几个战场，以调动分散敌人，而敌人的兵力和火力的使用，却可以相对地集中。其空、海军给我军前后方的作战活动都带来严重的威胁，特别是我东西海岸无海军掩护，随时都得警惕敌人从我侧后登陆，这就牵制了我军兵力。以上这些，都给我军作战带来一定的困难。但是，朝鲜北部山多林密，河流多，公路条件不好，能通汽车的路比较少，对我军作战行动虽然会带来一些影响，但却有利于我军凭险据守和隐蔽防空；而这种地形给敌人机械化部队带来的影响更大，使其机动力和火力均不能发挥应有的技能。

在志愿军入朝时，朝鲜人民军主力尚被割断在朝鲜南部，正向北继续退

却中。朝鲜最高统帅部仅掌握三个多师：一个师在德川、宁边以北，一个师在肃川，一个坦克师在博川；另有一个工人团和一个坦克团在长津附近。依靠这些兵力已很难有效地阻止敌人的疯狂进攻。

根据上述战场形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最初赋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略任务是首先稳定战局，即“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振奋朝鲜人民，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的情况，待我军装备改善后，再配合朝鲜人民军举行反攻。为了达成这一战略任务，确定“在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这就是要利用朝鲜北部山区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阵地防御，以阵地为依托打些小规模的运动战来歼灭敌人。即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敌人来攻，我们要把它顶住，不使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以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消灭之。保守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第一个时期应主要打伪军，也可以打某些孤立的美军。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这个精神，拟定首先“控制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一线为基本阵地”组织防御，制止敌人的进攻，稳定战局，以争取时间，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为尔后作战创造条件。然而，在十月十九日晚志愿军开始秘密过江时，朝鲜战局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敌人推进异常迅速。十月十二日，东线敌人已先我进占五老里地区；东线敌人已占领平壤，进至顺川、成川、破邑之线，已接近我预定防御地区，我军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预定地区组织防御。但是，由于敌人未觉察我志愿军入朝，仍肆无忌惮地分兵向北冒进。此时，充分利用我之战略突然性与敌人分兵冒进的弱点，抓住战机，从运动中歼灭敌人，已成为稳定朝鲜战局，改变战场不利态势的关键。毛泽东二十一日电示志愿军领导，明确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从而把原拟入朝后首先进行战略防御，实行阵地战为主的战略方针，改变为首先进行战略反攻，实行“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战略方针。战略方针的这一改变，充分说明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研究与指导战争，是从实际出发的；随着朝鲜战场形势的变化，在战略指导上做出相应的改变，这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第二节 第一次战役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十一月六日)

一、敌我双方企图与部署

(一) 敌军企图与部署

敌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进展迅速，气焰嚣张，十月十日占领元山，十九日占领平壤。“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这场侵朝战争的胜利已成定局，叫嚷要在“感恩节”（当年为十一月二十三日）前结束战争。于是命令侵朝部队以最快速度向中朝边境推进，妄图在严冬大雪来临之前，前出到中朝边境，抢占要点，堵住朝鲜人民军的退路，一举消灭人民军，摧毁朝鲜人民政权，占领朝鲜全境。为此，美军集中了四个军共十个师另一个旅又一个团的兵力，约十三万多人，分东西两线，以师甚至以团或营为单位，伪军为先导，美、英军殿后，并以车载步兵为前驱的行动样式，采取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方针，分兵多路，沿交通线向中朝边境疾进。主力在西线，由美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指挥；东线由直属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的美第10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指挥，其部署是：

西线：美第8集团军第1军和伪第2军团共六个师、一个旅及空降兵一个团，向鸭绿江边进犯。美第1军指挥两个师、一个旅，由平壤、沙里院地区沿京义铁路（汉城至新义州）分别向新义州、朔州、昌城和碧潼方向进犯。其中，英第27旅沿京义铁路指向新义州，美第24师沿京义铁路及泰川、龟城指向朔州、昌城，伪第1师沿京义铁路及云山、北镇指向碧潼。伪第2军团指挥三个师，由成川、破邑、阳德地区分经价川、德川、熙川向楚山、江界方向北犯。其中，伪第6师指向楚山，伪第8师指向江界，伪第7师为第二梯队。美第1军的骑兵第1师及空降兵第187团位于平壤、肃山地区为集团军预备队。

东线：美第10军指挥美军两个师及伪第1军团两个师，由元山、咸兴地区分别向江界、惠山及图们江进犯。其中，美陆战第1师从仁川乘船至元山登陆，经咸兴、五老里、长津迂回江界；美第7师由釜山乘船，在利原登陆，经丰山指向惠山，伪首都师、伪第3师沿海岸铁路指向图们江。

(二) 我军企图与部署

十月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根据我军入朝前的部署，分三路跨过鸭绿江，秘密开赴朝鲜前线：第40军和第39军主力、炮兵第1师（辖两个团另一个营）从安东过江；第39军第117师、炮兵第2师（辖两个团）从长甸河口过江，高射炮团在该地掩护部队渡江后，其主力于二十八日渡江，配属给炮兵第1师；第42、第38军和炮兵第8师（辖四个团）从辑安过江。工兵第4、第6团（后分别改称第14、第16团）分别于辑安、临江和朔州和昌城间担负架桥、修路任务。

我军企图是控制朝鲜北部一定地区，制止敌人进攻，稳定局势，掩护朝鲜人民军北撤整顿。决心采取“以积极防御，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以反击、袭击、伏击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先在龟城、泰川、球场、德川、宁远、五老里等地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阵地防御。其部署是：

第39军并配属炮兵第1师一个团另一个营和炮兵第2师一个团配置于鸭绿江口至九龙江地区，主要防守永山市、龟城、泰川地段：一部在枇岷、

南市洞地区布防。第 40 军并配属炮兵第 8 师一个团，配置于九龙江至校馆里地区，主要防守宁边、球场、宁远地段。第 42 军并配属炮兵第 8 师两个团，配置于校馆里至五老里地区，主要防守社仓里、五老里地段。第 38 军并配属炮兵第 8 师一个团，集结于辑安、江界地域；炮兵第 2 师（欠一个团）及炮兵第 1 师一个团集结于北镇、温井、熙川地域为战役预备队。各部队渡江后，向预定的战场开进。由于我采取了严格的保密与伪装措施，敌人并没有发觉我志愿军入朝参战，因此仍毫无顾忌地分兵冒进，而且进展迅速。十月二十日，西线伪第 2 军团之第 6、第 7、第 8 师已进至顺川、新仓里、成川、破邑一线，距离球场、德川、宁远我预定防御地区仅九十至一百三十公里，东线伪首都师已进占五老里、洪原等地，到达我预定防御地区。此时，我军仅有五个师渡过鸭绿江，且仅进到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以南地区，距离我预定防御地区尚有一百二十至二百七十公里，已不可能先敌到达防御地区。但是，敌人并未发现我军已入朝，仍分兵冒进，而且中路伪第 1 军团的三个师态势突出，其东西两线之间又敞开着八十余公里的大缺口。这一形势有利于我从运动中各个歼灭敌人。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当机立断，于十月二十日电示志愿军首长放弃原定计划，改为在运动中歼敌的方针，并在战略部署上指出：如第一仗不准备打东线之敌，则以第 42 军一个师位于长津地区阻敌即够，其主力宜放在孟山以南地区即伪第 6 师的来路，以便切断元山、平壤间的铁路线，钳制该两地之敌，使之不能北援，便于我集中三个军各个歼灭伪第 1 军团的三个师。并指出：要注意控制妙香山、小白山等制高点，隔断东西两敌。

志愿军首长根据毛泽东主席电令，迅即于二十一日晚改变原来部署，决定集中三个军于西线作战，各个歼灭伪第 1 军团之第 6、第 7、第 8 师。以第 38 军进至熙川地区，第 39 军进至龟城、泰川地区，第 40 军进至德川、宁远地区，视情况各个歼灭当面之敌。以 42 军一个师附炮兵第 8 师一个团坚守长津地区阻击伪第 2 军团之伪首都师和伪第 3 师，其主力首先控制小白山地区，视情况向孟山以南地区挺进。同时，为弥补第 39 军东进后新义州至定州间的空虚，防敌从我侧后登陆，保护交通运输线，还建议中央军委调一个军到安东地区。中央军委同意这一建议，令第 66 军立即于十月二十三日自天津地区卒运安东，之后，以一个师负责维护新义州、定州线交通，主力为志愿军预备队。

为了打好出国第一仗，志愿军政治部于十月二十二日发布了政治动员令，指出打好出国第一仗对于今后朝鲜战局的发展和我军在全世界的威望至关重大。敌人最怕和我们近战，只要我们大胆切断敌人后路，插到敌人后方去，越接近敌人，敌人就越害怕，飞机大炮就会失掉作用。动员令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勇敢顽强的战斗精神，保证首战获胜，转变朝鲜战局，为祖国争光。

十月二十二日，我得悉伪第 6、第 8 师将分别向新义州、满浦前进，伪第 7 师则于成川、顺川间休整。我估计数日内伪第 6 师将经新安州进至博川及其以西地区，伪第 8 师将进至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为歼灭该两敌，毛泽东主席电令志愿军各部队“行进路线，必须避开定州、博川、军隅里一线及其以北约二十公里地区不走，而走以北路线。否则，就会过早地被敌人发觉，敌将停止前进，或竟缩回去。而此次作战，则以在博川、军隅里及其以北地区围歼该敌为最有利。”据此，志愿军首长决定：第 39 军主力隐蔽进至龟城及泰川西北，准备捕歼伪第 6 师；第 40 军主力隐蔽进至温井、云山地区，准

备捕歼伪第 8 师；第 38 军主力迅速进至熙川地区，配合第 39、第 40 军作战；第 42 军改以一个师控制小白山要点，而以军主力迅速进至长津、旧津里一线，阻止东线之敌北进。然而，敌进甚速。二十二日，伪第 6 师已进至价川、宁边，隶属美第 1 军指挥的伪第 1 师也由平壤北进至军隅里，而我军主力距约定地区尚远。为诱敌深入，利我歼敌，毛泽东主席于二十三日电示志愿军首长令部队将熙川、温井、龟城一线以南让给敌人。同时指出：敌进甚急，捕捉战机最关紧要。十月二十四日，西线伪第 6 师一部已先占领了熙川，其主力继续向温井、桧木洞楚山方向前进；伪第 8 师进到宁远及德川以东地区，并继续向熙川、江界方向前进，伪第 1 师及第 7 师一部已进到宁边、龙山洞地区，伪第 7 师主力仍位于江东、顺川间；英第 27 旅、美第 24 师已由新安州渡过清川江，并分别向定州、泰川进犯。东线伪首都师、第 3 师已占五老里、咸兴地区；美第 10 军正在海运或准备登陆中。而我军至二十五日晨，除第 40 军第 118、第 120 师已进至北镇以东、云山以北接近预定占领区外，其余各军先头师仅进至泰川（第 39 军第 117 师）、前川（第 38 军第 113 师）、古土里以北（第 42 军第 124 师）以及小白山以西、柔院以北（第 42 军第 125 师）等地区，距离预定占领地区尚有二十至五十余公里。根据上述情况，我军再次改变决心，以歼灭伪第 1、第 6、第 8 师为目标，令第 40 军配属炮兵第 8 师一个团集结于温井以北、北镇以东地区，待机歼灭伪第 6 师于温井西北地区；第 39 军配属炮兵第 1 师一个团另一个营、炮兵第 2 师一个团、高射炮兵一个团，迅速集结于云山西北地区，准备在第 40 军围歼伪第 6 师的同时，调动伪第 1 师来援，将其歼灭于云山附近；第 38 军并配属第 125 师和炮兵第 8 师一个团，迅速集结于熙川以北地区，准备歼灭伪第 8 师于熙川及其以北地区；第 42 军（欠第 125 师）配属炮兵第 8 师二个团，仍于东线长津以南之黄草岭、赴战岭地区阻击敌人，配合西线主力作战。另外，还令第 68 军从安东过江，向铁山方向前进，准备阻击英第 27 旅，保障西线我军主力翼侧安全。

为了搞好物资供应，负责志愿军后勤保障的东北军区后勤部于二十三日组成前方后勤指挥所，由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张明远和东北人民政府农林部长杜者蘅负责，辖三个后勤分部，配属了三个汽车团约七百多辆汽车和四万五千张床位的医院，以及三万多民工的担架队。部队分三条线渡江入朝，后勤供应也由三个分部从三条线保障，并在预定战区囤积了一定数量的粮食和弹药。但由于我军初次出国作战，准备工作又比较仓促，后勤组织机构还不健全，力量不足，加之敌机昼夜袭扰，朝鲜北部道路条件不好，增加了后勤保障的困难，尤其是我军过去作战，一切物资主要实行就地补充和取之于敌，现在一切都得靠国内供应，后勤工作一时还不适应当时的作战需要。

二、作战经过

十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以师或团为单位，分别沿公路北犯，先后进至博川、龙山洞、云山、温井、桧木洞、熙川一线，其一部进至楚山以南的古场地区。是日凌晨，第 40 军第 118 师，奉命占领北镇至温井间公路以北高地，待机伏击向北镇进犯之伪第 6 师一部；已进至云山以北地区的第 120 师，以第 360 团在云山东北地区阻击伪第 1 师北犯。七时许，伪第 1 师先头部队，在十多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的引导下，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遭到我第 360 团的痛击。十时二十分，伪第 6 师第 2 团先头一个加强步兵营，由温井向北

镇进犯，当进入我第 118 师主力在丰中洞、两水洞之间所设的伏击圈时，该师第 354 团在第 353 团配合下先敌开火，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将该敌大部歼灭，并活捉美军顾问三名。第 118 师、第 120 师主力，乘势于二十六日凌晨攻占温井，截断了已进至古场之伪第 6 师第 7 团的退路。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五日，以后便成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纪念日。

二十五日夜，鉴于敌人分兵冒进，“以坦克数量和汽车十数辆组成一个车队，到处乱窜。我企图一仗聚歼两三个师甚困难，亦再难保守秘密”，志愿军首长遂决定于当晚开始，以军和师分别各歼敌一两个团，“求得第一战役中数个战斗歼灭敌一两个师，停止敌乱窜，稳定人心”。

二十六日，敌继续分兵冒进。伪第 6 师第 7 团进占楚山，并炮击我国边境，该师主力位于熙川地区；伪第 8 师主力进至熙川；伪第 1 师正向云山以北进犯；美第 24 师、英第 27 旅已分别窜至龙山洞、博川地区。东线美第 10 军之陆战第 1 师开始在元山登陆。据此，我当即以第 40 军第 118 师沿北镇、板下里向古场方向前进，并令第 50 军第 148 师由辑安迅速过江向楚山方向追击前进，以便两师会歼该团。第 38 军向熙川地区迅速前进，集中第 38 军及第 40 军主力、第 42 军第 125 师攻击熙川之敌。第 39 军向云山西北地区迅速前进，阻击伪第 1 师北进及可能向熙川的增援，相机围歼云山之敌。同时，令第 66 军当晚进至铁山、车辇馆、枇岷地区集结，准备阻止美第 24 师、英第 27 旅西进；第 50 军主力向安东、新义州地区开进，保障我军后方安全。

二十七日，我第 39 军主力进至云山以西及西北地区，一个师进至龟城地区；第 40 军主力进至云山以北及温井以东地区，另一个师进至北镇以北；第 38 军因距熙川尚有六十余公里，不能实现其歼灭熙川之敌的计划。是日，熙川、云山之敌为救援孤军深入楚山、古场地区之敌，开始向温井进犯。伪第 6 师两个营与我第 120 师对峙于温井以东龟头洞地区；伪第 1 师一部与我第 40 军、第 39 军各一部对峙在温井以南地区。伪 8 师以四个营在球场以北集结，主力则由熙川折返球场。在此情况下，全战役的关键，一是第 38 军、第 39 军、第 40 军全部到达战场完成战役展开，一是确实抓住北犯楚山的伪第 6 师第 7 团不使其逃脱，以吸引敌人向北增援并在运动中予以歼灭。因此，志愿军首长决心以第 40 军坚决阻击向温井进攻之敌，并对伪第 6 师第 7 团采取围而不歼的战法，“让其大唤大叫”，以诱熙川、云山之敌来援，尔后集中第 38、第 39、第 40 军将敌围歼于云山东北、温井以东地区。但当我与敌对峙一日后，二十八日，敌仅有伪第 8 师第 10 团（归伪第 6 师指挥）两个营由熙川来援。伪第 8 师主力仍位于熙川、球场地区，伪第 1 师也停于云山以北地区。我诱敌北上的企图未能实现。同时，向西冒进之美第 24 师、英第 27 旅已分别进至泰川、定州以西地区；进至楚山之伪第 6 师第 7 团回窜至古场及其以南地区。志愿军首长即令第 40 军主力歼灭向温井进攻之敌，尔后向南突击，截断云山敌退路，防止敌由博川方向增援；其第 118 师协同第 148 师迅速歼灭古场地区之敌。第 39 军第 115 师让开泰川通龟城公路，让美第 24 师北进，以分散敌之兵力，令第 39 军于二十九日光将云山之伪第 1 师包围起来，尔后待机歼灭之。第 38 军迅速攻占熙川，尔后向球场、军隅里方向突击，向敌侧后实施迂回。同时，令第 66 军急速向龟城前进，阻击美第 24 师，以一个师钳制宜川、定州方向之敌。

二十九日拂晓，第 40 军即将温井以东之敌四个营大部歼灭，缴获榴弹炮

二十余门，汽车六十余辆，俘敌四百余人。随后，继续向南突击。其第 118 师未等第 148 师到达于当晚即将回窜至古场及其以南地区的伪第 6 师第 7 团击溃，歼其大部。该军主力于温井以东地区战斗结束后，继续向南突击。第 38 军因前进迟缓，至二十九日黄昏始进攻熙川，该敌以弃城南逃。第 38 军占领熙川后，即向球场突击。第 39 军此时已对云山之敌构成了三面包围。第 66 军继续向龟城前进。至此，我军已完成了战役展开。

此时敌虽已发现我军入朝，但错误地认为我是“象征性的出兵”，仍未放弃其进攻企图，一面冒进，一面调整部署。至三十一日，英第 27 旅、美第 24 师已分别进至郭山、龟城地区，并继续向新义州、朔州方向前进；伪第 8 师退守球场地区：伪第 7 师东调球场、德川，加强其侧翼，阻我第 38 军南下；美第 1 军预备队骑兵第 1 师由平壤调至云山、龙山洞地区，增援伪第 1 师；伪第 1 师除留一个团于云山外，其主力撤至宁边及其以东地区，阻击我第 40 军；美第 9 军所属第 2 师已开始由平壤北调安州地区，作为第 8 集团军预备队。

三十一日，我第 38 军主力及第 125 师已前出至球场以北的新兴洞，苏民洞及其以东地区，第 40 军主力前出到云山以东龙柱洞、沙川洞及球场西北之贵祥洞、曲波院地区，第 39 军击退云山之敌的猛攻，守住了阵地，第 66 军进至龟城以西犁丘洞、九林里地区，阻击了美第 24 师的进攻。鉴于西线敌军继续分兵冒进，其主力已越过清川江，我军主力已全部展开，兵力居于优势，我第 38 军已进至新兴洞地区，出现了向敌侧后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将敌分割围歼于清川江以北之有利态势，志愿军首长遂决心从敌右翼实施战役迂回，割断敌人南北联系，结合正面突击的战法，集中兵力，将敌各个歼灭于清川江以北，首先歼灭伪第 1、第 7、第 8 等三个师，尔后视情况再歼美、英军。为此，十一月一日晨，令第 38 军迅速歼灭球场之敌，从敌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役迂回，控制上述地区，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并歼灭向北增援之美第 2 师。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当时全局的关键所在，“此是第一紧要事”，只要此着成功，就是一个战略上的胜利。志愿军首长同时令第 125 师向德川方向突击，并占领该地，阻击由东、南两个方向来援之敌，保障我军翼侧安全；第 40 军迅速突破当面之敌，于一日晚除以一部兵力于上九洞地区防止云山之敌逃跑外，主力包围宁边之伪第 1 师并相机歼灭之，尔后向西南方向突击；第 39 军于一日晚攻歼云山之敌，得手后向尤山洞地区突击，协同第 40 军歼灭美骑兵第 1 师，第 66 军以一部兵力于龟城以西箝制美第 24 师，主力视情况从敌侧后突击歼灭该敌。第 50 军主力从安东渡江进入新义州东南地区接替第 66 军铁山、古军营洞防务，准备阻击英第 27 旅。同时，令第 42 军主力于原地积极抓住当面之敌，并相机歼灭其一部，以策应西线作战。

根据上述部署，各军于十一月一日黄昏先后向敌发起进攻。

第 39 军于一日下午发现云山之敌有撤退迹象（实为美骑兵第 1 师第 8 团与伪第 1 师第 12 团换防），遂乘机以八个步兵团在炮兵火力支援下，提前于十七时发起进攻，激战至二日凌晨，攻占云山，歼美伪军各一部，并在云山以南堵住了由云山撤退的美骑兵第 1 师第 8 团直属队及一个营的退路，将其包围于诸仁桥地区。二日至三日昼间，该敌在飞机、坦克支援下，拼命突围，均未得逞。三日夜，我将其全部歼灭。第 40 军于二日被伪 1 师阻于上九洞、古城洞、墨时洞一线，未能完成包围宁边之敌的任务。第 38 军于二日黄

昏占领院里地区，威胁了敌人侧翼。第66军主力于一日进至龟城以西地区，当晚将美第24师一个团阻于大安洞以南地区。第50军第150师一日夜山安渡江至新义州以南地区，准备阻击窜至南市洞之英第27旅。

二日晚，根据战役发展情况，毛泽东主席电示志愿军首长，要注意使用第38军控制安州、军隅里、球场区域，重点置于军隅里，确实切断清川江南北敌人的联系，歼灭美第2师由平壤北援兵力及伪第6、第7、第8师余部，并尽可能前伸至平壤附近。毛泽东主席认为此役的全局关键，在于第38军割断清川江南北联系，并歼灭北进的美第2师。他指出：“此是第一紧要事，其余都是第二位。”“只要此着成功，即是战略上的胜利。”

敌人鉴于美骑兵第1师遭到重创，院里被我攻占，其翼侧受到严重威胁，唯恐价川、新安州被我控制，切断其退路，其清川江以北各部被我各个歼灭，为了摆脱其不利态势，遂于十一月三日开始，实施全线撤退，并以伪第1师在宁边东北地区，美第2师、伪第7师及伪第6师残部在价川、军隅里地区掩护，迟滞我军进攻。至四日，我军先后前出到博川、芒岫、花田里、修隅洞、龙登里、飞虎山、深井站地区，并占领了德川。此时，敌主力已全部撤至清川江以南。我鉴于歼敌机会已失，且所携粮弹已消耗殆尽，为保持主动，西线各军于五日停止进攻，除一部兵力监视敌人外，主力集结于批岫、龟城、泰川、云山和球场以北等地区休整，准备再战。

在西线敌军主力向中朝边境冒进的同时，东线敌军也分向江界和图们江边推进。十月二十五日，伪首都师主力进至上通里、下通里、赴战岭以南地区，其一部沿海岸铁路线进占端川。我第42军主力在接受东线阻敌任务后，于二十四日、二十五日，即先用汽车运送两个营抢占黄草岭、赴战岭两个要点，接替朝鲜人民军的防务，掩护军主力的开进，并于二十五日与北犯的伪首都师接触。二十六日，美陆战第1师在元山登陆，企图经咸兴、长津迂回江界。伪第3师主力由元山地区开向咸兴，其一部进至上、下通里接替伪首都师防御，准备向黄草岭阵地进犯。伪首都师则东移，向赴战岭、丰山、城津推进。二十七日，第42军主力到达防御地区后，以第124师配属他兵一个营，置于黄草岭以南之草芳岭，并派一个营控制小白山，坚决阻敌迂回江界，确保割断敌人东西线的联系；以第126师一个团配属炮兵一个营，置于赴战岭阻敌北进。当天与敌进入战斗，敌军先后以伪首都师、第3师及美陆战第1师，在大量炮兵、坦克及航空兵的支援下向我阵地猛烈进攻。我军在炮兵的支援下，与朝鲜人民军一部并肩战斗，至六日，志愿军首长鉴于西线反击作战已结束，第42军主力已完成防御任务，乃令该军主力于七日凌晨主动撤出黄草岭以南阵地，转移至柳潭里一带组织防御。至此，我第42军在朝鲜人民军协同下，与敌人连续激战十三昼夜，阻止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迂回江界的企图，有力地保障了西线我军主力的作战。

在此期间，留在敌后的朝鲜人民军，从十月下旬起，在三八线以北的东部广大地区展开了积极战斗，收复了阳德、谷山、新高山、平康、伊川、铁原、金化、华川、杨口等地，切断了敌东部、中部前后方的交通联系，箝制了大量敌军，对我正面部队的作风起到了积极的配合作用。

这次战役，是在朝鲜战局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我军仓促入朝进入交战的。由于我战略指导正确，达成了战略战役上的突然性，加上战役指挥灵活，能根据战场实际情况不断改变作战决心与计划，同时，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与近战、夜战的特长，经连续十三昼夜的奋战，给伪第6师

以歼灭性打击，重创伪第 1、第 8 师和美骑兵第 1 师。此役，共歼敌一万五千余人，将敌赶到清川江以南，取得了入朝作战的初战胜利。从而开始稳定了朝鲜战局，使朝鲜人民军得到了休整的机会，同时也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但我军也付出伤亡一万五千人的代价。

此役，我军未能歼灭更多的敌人，除敌我装备优劣悬殊，限制了我军迅速机动，保持和发展已有的有利态势外，在客观上有时间仓促、准备不充分、地形道路不熟、语言不通以及敌被击溃后散逃山林不能尽歼等原因。主观上，主要是有的指挥员在战术上对美军不敢大胆以主力插到敌侧后，断敌退路，以至丧失战机。同时，在战役动作上，如果我实施战略迂回部队能适时进至军隅里、新安州，从战役上切断敌人退路；在战役部署上，如果把第 66 军放在龟城以北的大馆洞或龟城东北，摆在内线，而不是放在龟城西北，敌退缩逃跑时则便于截击。如此，我军的胜利可能会更大些。

第三节 第二次战役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敌我双方企图与部署

(一) 敌军企图与部署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在太平洋马利亚纳群岛的威克岛上与美国总统杜鲁门进行会谈时，认为我国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十月下旬突然出现在朝鲜战场并取得第一次战役的胜利后，仍错误地认为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目的，最大可能是为了维护边境安全和保护鸭绿江发电设施；参战兵力不大，只有五、六万人，是“象征性出兵”。但是，因估计我东北地区集结有庞大军队，使美国和英、法等国感到不安。英、法等国从其本身利益出发，十分害怕战争扩大而影响美国对重建欧洲的援助计划，主张在鸭绿江两岸设置“缓冲地带”，尔后通过政治方式解决朝鲜问题。同时，反对“轰炸满洲”，以免挑起世界大战。而美国从其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继续坚持以军事进攻迅速占领全朝鲜的原定计划，并主张“轰炸满洲”，阻止我军“自满洲通过鸭绿江”投入朝鲜战场。为此，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安抚英、法等国，重申“无意于扩大冲突”，不放弃其“在欧洲承担的义务”。同时，通过瑞典、英国向我国试探，以“保证中共利益”为诱饵，换取我坐视其侵吞整个朝鲜而不顾。另一方面，则在其国内积极进行扩大战争的准备，在朝鲜积极进行“最后的攻势”准备。所以，在志愿军结束第一次战役后，敌人仍继续坚持其军事进攻计划，于十一月六日，就以一部兵力开始向我进行试探性进攻，拟首先夺取清川江以北的进攻出发阵地，尔后发起“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妄图将我军赶回鸭绿江以北，以实现其迅速霸占全朝鲜的侵略野心。同时，积极调整部署：将美第9军第2、第25师和土耳其旅及新入朝的英第20旅等北调，加强西线作战力量；将从美国本土调来的第3师加入美第10军战斗序列，准备用于东线，同时，将大量舰艇调往朝鲜北部海域，并向朝鲜增调两个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和一些运输、侦察飞机配合地面作战。为保证“总攻势”的顺利实施，向朝鲜战场空运大批作战物资，并修复其占领区内的主要机场、港口和铁路、公路，确保其运输供应线的畅通，出动大批飞机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渡口和在朝鲜北部的我军交通运输线及集结地区，妄图破坏我军的休整与物资补给，阻止我位于东北地区的部队入朝参战。

这次“总攻势”，敌原拟于十一月十四日开始，因我军在正面节节抵抗迟滞敌人以及朝鲜人民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活动，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敌人始进至其“攻击开始线”，到二十四日才发起总攻。这时，敌第一线地面作战部队计有五个军共十三个师、三个旅和空降兵一个团约二十二万余人，比第一次战役时增加八万余人，且主要是美、英军。敌空军也增加了两个新式喷气式战斗机联队，共拥有飞机一千二百多架。其部署是：

在西线，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第1、第9军和伪第2军团共八个师、三个旅和空降兵一个团。其中，美第9军指挥美第25、第2师向朔州、碧潼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其第二梯队土耳其旅于军隅里地区、美骑兵第1师于顺川地区机动。

美第1军指挥英第27旅、伪第1师向新义州方向进攻；美第24师为其

第二梯队，位于馆下谷、龙山洞地区机动。

伪第2军团指挥伪第7、第8师向熙川、江界方向进攻；伪第6师于北仓里、假仓里地区为预备队。

英第29旅、美空降兵第187团分别位于平壤、沙里院地区，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

在东线，仍由东京“联合国军”总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美第10军（辖美第3、第7、陆战第1师）以主要兵力由长津湖地区向江界实施突击。其中，美陆战第1师由下碣隅里向北进攻；美第7师主力沿新兴里向北进攻，该师第17团沿丰山、惠山公路向直山进攻；美第3师于高原、元山地区为预备队。

伪第1军团指挥伪首都师、第3师沿东海岸向朝鲜东北部图们江推进。

敌人的进攻仍采取沿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而且将绝大部分兵力投入第一线，预备队兵力薄弱，加之东西两线分离，指挥不统一，因而这一部署形成了后方空虚，侧翼暴露，东西线之间的协同困难等弱点，这不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而且利于我军实施战役迂回，截断敌退路和供应线。

（二）我军企图与部署

我军自入朝以来，取得了第一次战役的胜利，这对稳定民心，使我军站稳脚跟，坚持继续作战，有着重要的意义。但经过这次作战，部队比较疲劳，运输车辆损失较大，供应困难，急需作整补充。加上寒冬将至，部队长期露营，难于保存战斗力。且因这次战役，消灭敌人不多，我军实力尚未暴露，美、伪军还可能重新组织进攻。为此，彭德怀于十一月四日，请示中央军委，拟在战役结束后，采取巩固胜利，克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以使部队消除疲劳，深入动员，总结经验，加强运输，储存粮弹，解决住宿，在内线要点上，构筑必要工事，如敌再攻，则让其深入后给予歼灭。五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同意，并强调指出：“德川方面甚为重要。我军必须争取在元山。顺川铁路线以北区域创造一个战场，在该区域消耗敌人的兵力，把问题摆在无山、平壤线的正面，而以德川、球场、宁边以北以西区域为后方，对长期作战方为有利。”同时确定第9兵团（辖第20、第26、第27军共十二个师）全力担任东线作战任务（十一月四日，第27军奉命由安东入朝，准备参加第一次战役，阻击英第27旅，至车辇馆后，因战役已结束，七日又奉命折返安东，转用于东线作战。八日，由临江再次入朝。第20、第26军于七日、十九日分别由辑安、临江入朝。第20军第59师于十三日接替了第42军主力的防务。第42军主力于十六日开始向西转移，参加西线作战）。

十一月八日，彭德怀司令员根据当时战场情况，判断敌有沿清川江北进，配合其东线迂回江界的企图，请示中央军委，拟在东西两线均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击”的方针，并提出了下一个战役的作战部署。九日，毛泽东主席同意了这一部署，并着重指出：“争取在本月内至十二月初的一个月内，东西两线各打一二个仗，并歼敌七八个团，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元山间铁路线区域，我军就在根本上胜利了。”

为贯彻毛泽东主席上述指示，打好第二次战役，十一月十三日，志愿军党委在北镇西北大榆洞志愿军总部召开了扩大会议。彭德怀司令员代表志愿军党委在会上作了《入朝作战第一次战役的基本总结及第二步作战方针》的报告。会议除总结了第一次战役的基本作战经验外，还传达与研究了毛泽东主席关于第二次战役的作战意图与各项指示。针对当时的形势，彭德怀进一步分析了“诱敌深入，各个歼击”的重要意义和有利因素。会议决定“在我

空军、炮兵、坦克尚未得到适当组成前，我军仍采取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相结合，内线和外线相结合的方针”，力求在运动中消灭敌人。同时，针对敌最害怕切断后路和侧翼敏感的弱点，会议确定了战役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是在打开战役缺口后，以有力兵团实施战役迂回，从侧后打动敌人，迫敌混乱被动。再乘机各个包围歼灭之。

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开展敌后游击战，经中朝双方商定，由志愿军第125师派两个步兵营和人民军一个联队组成游击支队，渗透到敌后孟山、阳德、成川之间地区，与留在该地区的人民军一起积极活动。随后又以留在敌后的人民军第2、第5军团共十一个师、三个旅在铁原南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另外，双方还商定在长津地区的人民军第3军团配合志愿军第9兵团作战。

为了加强后勤保障，改善供应，毛泽东主席指示志愿军抓紧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后面各路也均需修好修宽，并指出“这是极重的战略任务”。同时，要求东北军区“用一切可能方法，保证东西两线弹粮、被服（保障御寒）之供给”。中央军委还命令铁道兵第1师于十一月初开始入朝，抢修由满浦至熙川的铁路，并再调一个工兵团入朝执行加宽昌城至温井公路的任务。志愿军司令部组织各军工兵分队赶修熙川、杏川洞至宁远、德川的公路。与此同时，志愿军的后勤机构与力量也有所加强。由第9兵团后勤部为基础扩建为后勤第4分部。至战役发起前，在朝鲜的后勤人员已增加到六万多人，共有四个后勤分部，分四条供应线，担负各作战部队的后勤供应保障工作。

在此期间，为了有力地配合战场上的作战，在外文战线上，我国重申了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的一贯主张，表明了我国的严正立场，从政治上揭露了敌人的侵略行径，并驳斥了对我国援助朝鲜、志愿军入朝参战的污蔑，从而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反动气焰，进一步争取了世界舆论的支持。在国内，还加强了海边防力量和加速剿匪等工作。中共中央要求华东和中南的一切工作，必须“以美国和蒋介石登陆进犯为假想的基础去作布置”，以防美帝国主义扩大侵略战争和国民党军窜犯大陆。

敌人开始试探性进攻后，我军按计划诱敌深入。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我军已基本察明了敌之进攻部署与态势。为此，志愿军首长再一次明确战役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并拟定了预定作战方案。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二十四日，最后修改形成的战役决心与计划是：集中六个军于西线向敌主要进攻集团实施反击。第38、第42军由韩先楚副司令员直接指挥，首先分别歼灭德川、宁远、孟山地区之伪第6、第7、第8师，尔后向价川和顺川、肃川方向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第40军东移至新兴洞、苏民洞以北地区，主力向杜日岭、西仓插进，阻敌东援；第40军东移后，第39、第66、第50军也逐步东移，我发起进攻后，积极箝制各自当面之敌。具体部署是：

以第42军于龙兴洞、咸温洞地区展开，首先歼灭宁远地区之伪第8师，尔后向顺川、肃川方向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北援南逃。

第38军于杜门洞、巨门洞地区展开，首先歼灭德川地区之伪第7师，尔后向价川、三所里方向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协同第39、第40军歼灭院里、价川之敌。

第40军于外洞、中草洞展开，首先向龙门山、西仓方向实施突击，力求

歼敌一部，割裂美第9军与伪第2军团的联系，阻击美第2师东援和美骑兵第1师北援，以保障第38、第42军歼灭伪第2军团主力；尔后向院里、价川进攻。

第30、第66、第50军分别展开于明堂洞、外洞，新上里、天溪洞和五龙洞、院丰洞地区，首先以积极行动抓住当面之敌，当第38、第42军打动敌人时，各军即从正面实施突击；歼灭当面之敌后，第50、第66军向博川方向进攻，第39军迅速渡过清川江向价川方向进攻。

东线第9兵团以一个师围歼社仓里、黑水里之敌，得手后向黄草岭以南之上、下通里攻击，并阻敌北援，另以一个师向黄草岭、堡后庄攻击，得手后协同主力围歼古土里、柳潭里地区之美陆战第1师两个团；第26军前出至长津地区集结，准备围歼可能西援的美第7师，并准备向丰山一带美军进攻。

我军进攻时间，西线为二十五日黄昏，东线为二十六日黄昏。

二、作战经过

十一月六日，敌开始向我进行试探性进攻。因正面战场我军节节抗击，敌后人民军积极开展游击活动，敌军进展迟缓。至十五日，西线之敌仅推进到博川、宁边、德川一线，东线之敌也只进至下碣隅里附近地区。东、西两线敌军均距我预定歼敌地区较远。为进一步迷惑、骄纵敌人，十六日，彭德怀司令员电令各军迅速北撤，“不要向前进之敌反袭击，让敌大胆进至我预定地区”。敌见我一退再退，误认为我是“怯战退走”，于是全力猛攻，至二十一日到达其“攻击开始线”。二十三日，麦克阿瑟由东京飞往朝鲜前线第8集团军司令部，并于二十四日亲自督促敌军向我发起了“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我军按计划继续诱敌深入。至二十五日，西线我军将敌诱至预定地区，形成西起纳清亭经泰川、云山、新兴洞到宁远以东约一百四十公里的弧形突出地带。此时，敌兵力已分散，右翼暴露，我遂于当日黄昏向敌发起反击。

（一）围歼伪第2军团主力，收复平壤，将战线推至三八线

十一月二十五日黄昏，西线我军第42、第38、第40军向敌发起反击，第39、第66、第50军则分别监视其当面之敌。第38、第42军向德川、宁远之敌展开进攻，至二十六日先后占领了德川、宁远，歼灭伪第7、第8两个师主力大部，二十七日晨，第42军又占领了孟山，歼伪第6师一部，在敌右翼打开了战役缺口，该两军当即迅速向价川、顺川、肃川方向迂回。

第40军第118师于二十五日黄昏向新兴洞美第2师第9团发起进攻，歼敌三个连，当晚该军第120师强渡清川江后，切断了球场与新兴洞之间的联系，第119师曾一度攻占苏民洞，歼美第2师一部。二十六日，因第38、第42军已占领德川、宁远并向敌纵深迂回，第40军遂转向球场、价川方向进攻，以分割、围歼清川江以北的敌人。同时第50、第66、第39军也分别向博川、安州、宁边、价川方向实施突击，以便乘敌收缩混乱之际，在运动中将敌分割围歼于清川江以北地区。当晚，第39军利用俘虏喊话，争取了美第25师一个连一百一十五人投降。

二十七日，敌为堵塞其右翼战役缺口，急调美骑兵第1师一部由顺川向新仓里方向、土耳其旅由价川向德川方向机动，企图制止我军迂回，阻止我军的进攻。

二十七日黄昏，第 38 军主力沿公路向价川疾进，于二十八日拂晓强占了嘎日岭及其以西地区，粉碎了土耳其旅一个加强营的阻击，歼其大部，并击溃美骑兵第 1 师一部；二十九日晨进至凤鸣里。该军第 113 师主力在左翼沿小路向三所里穿插，克服了重重困难，十四个小时前进七十公里，于二十八日八时占领了三所里，并与由价川南逃之敌美骑兵第 1 师第 5 团展开激战。当天即粉碎敌十余次冲击，并击退北援之敌。敌经三所里南逃企图被粉碎后，即转向西北方向另寻逃路。该师首长发现龙源里也是敌人南逃退路，即不待上级指示，于当日黄昏令一个团向该地急进，同时，按原计划以一个营的兵力向安州、肃川前进，完成破路炸桥任务。二十九日四时，抢占了龙源里，截断了价川美第 9 军南逃退路。与此同时，我正面各军也乘胜猛烈突击。第 40 军进至院里地区，第 39 军进至宁边东南地区，第 66 军进至宁边以南地区，第 50 军进至博川以西地区。至此，美第 2、第 25 师及土耳其旅余部和美骑兵第 1 师、伪第 1 师各一部已陷入我军三面包围之中。

二十九日，西线敌军开始全线撤退。美第 1 军由清川江北岸撤至安州，美第 9 军向价川及其以南地区收缩。同时，急调位于顺川的美骑兵第 1 师主力及位于平壤地区之英第 29 旅北上增援，企图与价川南逃之敌夹击我第 113 师，打开南逃之路。志愿军司令部当即令第 113 师坚决堵住逃敌，令该军主力迅速向第 113 师靠拢；第 42 军迅速抢占顺川；正面各军向安州、价川方向攻击前进，抓住敌人。但第 42 军第一梯队师进至新仓里遭到美骑兵第 1 师第 7 团阻击时，未及时大胆勇猛地向日军进攻，影响了该军向顺川、肃川方向的战役迂回。我第 113 师经连日顽强战斗，使南北对进之敌相距不足一公里，始终未能会合。三十日三时，第 40 军攻占军隅里，歼美第 2 师一个营，主力继续向安州方向前进，第 39 军于三十日晨山军隅里西北渡过清川江向西南方向攻击。该军与第 40 军各以一部兵力协同第 38 军围歼青谷里、新仓里地区之敌。第 66 军在击破宁边以南之凤舞洞地区之敌的抵抗后，于三十日晚尾第 39 军渡江进至军隅里地区。第 50 军三十日推进至博川以西大化洞地区，十二月一日逼近清川江。十二月一日，敌从三所里、龙源里地区突围无望，且在我正面部队猛烈突击下，又处于被分割的混乱状态，为摆脱被歼命运，被迫遗弃大量辎重装备，开始转向安州方向突围。第 40 军尾追逃敌，当晚占领安州。第 42 军因在清溪里、新仓里受阻，未能按时插到顺川、肃川切断敌之退路，敌乘隙向安州、肃川、顺川以南溃逃。我军由于连续战斗，急需补给，遂于二日停止追击，在安州、博川、价川、顺川等地休整。十二月三日敌向三八线以南实行总退却。四日晚，为察明敌情，我第 40、第 39、第 42 军各以一个师分别向肃川、顺川、成川方向搜索前进。六日，收复了平壤。十二日，我西线六个军向三八线挺进。十六日，西线敌人全部撤至三八线以南。二十三日，我军逼近三八线，分别集结于金川、九化里、朔宁、涟川、铁原、华川等地区，进行第三次战役准备工作。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越过了三八线进占了延安半岛和瓮津半岛。原在敌人战线后方的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各一部也越过三八线进占春川、加平。

（二）围歼美第 10 军主力一部于长津湖地区，收复元山

我西线反击后，东线敌人一面继续进攻，一面调整部署，将美第 7 师主力与美第 3 师一部向美陆战第 1 师靠拢，增强东线敌军主要方向上的突击力量，以减轻西线美第 8 集团军右翼的压力。而东线我军部分兵力尚未到达进攻出发地位，故决定将反击发起时间推迟至二十七日晚开始。二十七日，美

第3师和伪第3师各一个团进至横川里、社仓里，美陆战第1师主力进至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另一个团在富盛里、古土里，美第7师一部进至元丰里，另一部进至惠山以西地区，伪第3师主力进至白岩。伪首都师进至清津，形成分散的点状孤立态势。此时，我第9兵团第27军主力和第20军已分别隐蔽进入柳潭里、新兴里以北地区和柳潭里以西以南地区，完成了进攻准备；第20军主力也于二十六日向战场靠近，开往长津东南地区。于是，我志愿军第9兵团决心以第27、第20军分别向柳潭里、新兴里、下碣隅里、古土里和社仓里等地区之美第10军各部发起进攻。

二十七日，东线战区普降大雪，气温降到摄氏零下三十度左右，气候严寒，给作战和粮弹补给等带来很大困难。尤其对缺乏在严寒地区作战和防寒队冻经验的第9兵团困难就更大。第27军第79师向柳潭里美陆战第1师一部进攻时，由于未能迂回割裂敌人，仅从正面突击，伤亡较大，与敌形势对峙。该军第80师并配属第81师一个团将美第7师一部包围在新兴里和内洞峙地区，激战至二十九日拂晓，内洞峙之敌弃尸三百余具、榴弹炮四门，窜至新兴里。我一度突入新兴里，杀伤敌人一部，后因兵力不足，冻伤较多，主动撤出战斗，但该敌仍被我包围。

第20军第59师迅速占领了死鹰岭、西兴里，割裂了柳潭里与下碣隅里之间敌人的联系，第58师从三面包围了下碣隅里；第60师切断了古土里以北公路，使敌不能北援，第89师主力对社仓里地区攻击未能奏效，即停止进攻，担任阻敌北援的任务。

经过一夜激战，至二十八日，我军将敌人分割、包围于新兴里、柳潭里、下碣隅里等几个孤立地区，造成了各个歼敌的有利条件，但因火力弱，兵力不占优势，气候严寒，供应困难，部队冻饿交加，非战斗减员严重，加之对敌情了解不确，虽经连续进攻均未奏效。二十九日，兵团决心集中兵力首先歼灭新兴里之敌，对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围而不歼，待歼灭新兴里之敌后再逐个歼灭。三十日晚，集中第80、第81两个师共五个步兵团、两个师的火力及军属炮兵一部，围歼新兴里之敌。在该地区，我参战兵力为敌之四倍，火力约为一点八倍，形成优势；在部署上，我以四个团四面围攻，以一个团位于新兴里以南，担负阻击援敌与截击逃敌之任务。为防止柳潭里、下碣隅里之敌向新兴里增援，在围攻新兴里的同时，第58、第70师分别对上述两地之敌进行精制。十二月一日拂晓，我军将新兴里之敌压缩于狭小地域内。中午，敌在航空兵支援下突围南逃。我军进行追击、堵截。至二日四时，敌除二百余人逃入下碣隅里外，其余全部被我歼灭于后浦、泗水里地区，结束了新兴里地区的战斗。

在我准备集中兵力进攻新兴里之前，下碣隅里、古土里地区之美骑兵第1师为打开通路，于二十九日分别向我第58、第60师阵地连续发起猛攻。下碣隅里之敌当日拂晓向紧靠其东南角之我1071.1高地进攻。该高地是下碣隅里外围的制高点，其东南的小高岭（飞鹤山）直插在公路拐弯的口子上，卡住了下碣隅里向南的唯一通道。此阵地关系全局具有重要的战役价值。如果失去了小高岭，1071.1高地就无法控制公路，敌人即会夺路突围。第58师第172团第3连连长杨根思率领一个排连续击退数倍于我之敌的八次猛攻。战至十时，全排仅剩两名伤员，且弹药已耗尽。当我增援部队尚在中途时，敌人又发起了第九次进攻。在此危急关头，已负伤的杨根思抱起仅有的一包炸药，冲入敌群，与敌同归于尽，以自己的鲜血保住了阵地。

此时，西线敌人已实施全线退却。新兴里之敌被我全歼后，东线敌人更加动摇。十二月一日，进入惠山及清津等地之敌相继撤退。柳潭里之敌也于十二月一日向下碣隅里方向突围，与我第 59 师激战于死鹰岭地区；三日，该敌在大量航空兵和坦克的支援下，逃至下碣隅里。

为阻击敌人南逃，扩大战果，十二月二日，第 9 兵团首长决心以预备队第 26 军接替第 20 军继续围歼下碣隅里之敌。由于该军原配置地域距下碣隅里较远，至二日只有前卫师赶到下碣隅里，其余部队因地形道路不熟，行动迟缓，以致攻击时间一再拖延，至六日拂晓，下碣隅里之敌在大量航空兵、坦克的掩护下，向南突围，七日黄昏被我第 20 军主力包围于古土里地区。八日，敌又突围南逃，我军在冻饿及非战斗减员严重的情况下仍进行层层阻击，截歼逃敌。十二日，该敌在美第 3 师接应下逃至五老里，并继续向咸兴撤退。我第 26 军尾敌追击，第 27 军主力则从右翼经社仓里向咸兴以西方向攻进，在朝鲜人民军一部的配合下，于十七日解放咸兴。敌撤至连浦、兴南港地区，在其海、空军的严密火力掩护下从海上撤退。二十四日我收复兴南地区及沿海各港口。早在十二月九日，敌后朝鲜人民军即收复了东线重镇元山。侵入清津等地的伪第 1 军团在朝鲜人民军打击下，于十二月二日开始撤退，七日由城津取道海上南逃。至此，全战役结束。第 9 兵团在咸兴、元山地区休整补充。

第二次战役，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开始至十二月二十四日结束，历时一个月，是紧接第一次战役之后进行的。战役准备仓促，粮弹供应也不及时，加之天寒地冻与敌机的狂轰滥炸，遇到的困难是极其严重的。但由于我军正确地估量了敌我力量对比，适时地将第 9 兵团投入东线战场，增强了我军的优势。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完成了巨大的战略任务。同时，在作战指导上，我军采取了示弱于敌诱敌深入的方针，以逸待劳，并正确地实施战役迂回与正面突击、战术分割、包围密切结合的战法，终于取得了比预期还要大的战果。全战役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多名，收复了除襄阳以外的三八线以北的全部地区，并解放了三八线以南的延安、瓮津两个半岛，使麦克阿瑟吹嘘的“总攻势”变成了总退却，迫敌进入防御，打击了敌人的侵略气焰，基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有利地配合了我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斗争。这次战役，我军伤亡三万零七百余人。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于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志愿军总部所在地大喻洞也不幸牺牲。

但是，这次战役也暴露了我军的后勤工作十分薄弱。实战证明，后勤保障工作在现代战争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后勤保障的好坏，不仅影响战役的规模及持续时间，而且直接影响战役的决心及军队的机动。此次战役，我军曾企图以两个军另两个师担任西线的战役迂回任务，因粮食困难，而改用两个军。由于我主要靠部队本身携带粮弹作战，使战役只能持续七至十天。东线第 9 兵团入朝仓促，准备不足，作战地区，山高雪深，不仅粮弹供应困难，有的部队安装都未发齐，在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冬季节，部队冻饿交加，因此，非战斗减员特别严重。这些，对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程度影响是很大的。

第四节 第三次战役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一、敌我双方企图与部署

(一) 敌军企图与部署

第二次战役后，敌人骄横不可一世的气焰遭到严重打击，其妄图速战速决，一举歼灭朝鲜人民军，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彻底破产，慌忙撤至三八线及其以南地区转入防御，并由轻视我军转而对我军产生畏惧。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之间以及美国内部矛盾加深。英、法各国抱怨美国被仁川登陆的胜利冲昏了头脑，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低估了我国的军事力量。他们认为发动“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是“历史上最愚蠢的事件”，要在朝鲜半岛某一线阻止志愿军的进攻“确非易事”，“美军已无希望守住任何防线”。同时，他们从本国利益出发，担心美国一意孤行，扩大侵略战争，使他们卷入况日持久的战争而削弱其本国的防务力量。美国国内的各种政治势力也因朝鲜战场的败局，纷纷谴责美国当局的对外政策。美国军政当局，在朝鲜战场上连连遭到失败的情况下，争吵愈烈，矛盾很大。以麦克阿瑟为代表的一些人则极力鼓吹同我国打一场全新的战争。他们叫嚷要封锁我国海岸；轰炸我国大陆；最大限度地利用台湾国民党的军队，让国民党的军队窜犯我东南沿海，进行骚扰破坏，牵制我军的力量。但是，以杜鲁门为代表的战争决策者们，既不敢把战争扩大到我国境内，公开和我国宣战，又不甘心放弃其霸占全朝鲜的侵略野心。十一月三十日，杜鲁门公开声明，美国“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决心继续坚持侵略战争，并公开叫嚷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一直积极考虑使用原子弹”，企图进行原子讹诈，恫吓中朝人民。但事与愿违，这一恫吓，没有吓倒中朝人民，反倒引起了其伙伴们的震惊。英国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在国人抗议下，匆忙于十二月四日飞往华盛顿同杜鲁门会谈。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经过一系列争吵和杜鲁门与英国首相艾德礼关于朝鲜战争的会谈后，十二月二十六日，杜鲁门在华盛顿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公开进行战争动员：冻结中国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美国船只开往中国港口。同时决定设立国防动员局，扩大征兵计划和军火生产，要求美国军队从现有的二百五十万人增加到三百五十万人，在一年之内将飞机、坦克的生产能力分别提高五倍和四倍。命令麦克阿瑟“应以保存联合国军力量为主，进行这次防御作战”。要以现有力量尽可能地在朝鲜保住一道防线，万不得已时也要保住一些滩头阵地，以便争取时间，重整军力，伺机再行进攻。

在此期间，美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浪潮日益高涨，亚非一些国家也要求朝鲜停战，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美国为了缓和国内外各种矛盾的压力，并求得战场上的喘息之机，在坚持其侵朝战争的同时，在联合国内，一方面无理否决了我国政府控诉美国武装侵占我国台湾和侵略朝鲜的罪行以及苏联关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提案，另一方面，又利用十三个亚非国家提出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玩弄了一个“先停战，后谈判”的花招，作为它的缓兵之计。将十三国的提案割裂为“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和“谈判委员会”两个提案。并于十二月十四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案，而“谈判委员会”提案却被搁置起来。同时，

在战场上，敌人利用三八线原有的既设阵地组织防御，阻止我军越过三八线，企图争取时间，调整部署，如我军继续进攻，则逐次后撤，待军力整顿好后，重新组织进攻。为此，敌在横贯朝鲜半岛二百余公里的正面和六十公里的纵深内组成两道基本防线。第一道防线西起临津江口的大洞里，经汶山、舟月里，沿三八线附近向东至长存里，第二道防线西起高阳，经议政府、加平、春川、自隐里至冬德里。此外，为加大防御纵深，在第二道防线以南至北纬三十六度线，还准备了三道机动防线：其一是沿汉江南岸经杨平、横城至江陵；其二是从水原经利川、骊州、原州、平昌至三陟；其三是沿北纬三十七度线，从平泽经忠州至三陟。

敌军在朝鲜总兵力已达三十四万多人。前方集中五个军共十三个师、三个旅、空降兵一个团二十余万人的兵力，成纵深梯次配置，伪军在第一线，美军莅第二线。十二月二十日，敌先后布防完毕，其具体部署是：

美第1军指挥两个师、三个旅。第一梯队土耳其旅防守盐河口至金浦二十五公里正面，伪第1师防守临津江口至舟月里四十公里正面；第二梯队美第25师于高阳地区，加强对汉城方向的纵深防御，英第29、第27旅分别位于安养里、水原地区。

美第9军指挥三个师。第一梯队伪第6师防守舟月里至梁文里三十公里正面；第二梯队美第24师、美骑兵第1师分别位于议政府、抱川和雌马场里、金谷里地区。

伪第3军团指挥伪第2、第5、第8师，伪第2军团指挥伪第3师，伪第1军团指挥伪第9师、伪首都师，均成一个梯队展开，分别于梁文里至揪田里五十公里正面、揪田里至甲屯里十八公里正面、甲屯里至长存里四十五公里正面上组织防御。

美第2师、空降兵第187团分别位于堤川、洪川和军浦场地区，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伪第7师于春川、横城地区为伪陆军本部预备队。

此外，美军10军（辖第8、第7师、陆战第1师）于大丘、釜山地区整顿，调归第8集团军建制。

十二月二十二日，第8集团军司令沃克中将因车祸身亡。二十六日，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马修·李奇微中将继任该集团军司令。李奇微指定戴维森准将在釜山地区构筑一条“戴维森防线”，作为最后固守和准备继续北犯的桥头堡。

（二）我军企图与部署

第二次战役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分析了当时国际上的政治形势。认为：目前美、英各国正在利用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的旧印象，进行政治宣传，企图操纵联合国诱使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再战，如果我军到达三八线以北即停止进攻，从十二月初起，整个冬季我军都在休整，没有动作，则必然引起资本主义各国甚多揣测，这“将给政治上以很大不利”，“故我军此时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然后进行休整是必要的”。这样，所谓三八线在人们头脑中存在的旧印象，经过这一仗也就不再存在了。那时，我军在三八线以南或以北地区休整，均无关系。同时，如果我军能在一月上半月打一个胜仗，争取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然后休整两个月，准备春季攻势，“则对民主阵线及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大众影响甚好，对帝国主义则给以新的一击，加重其悲观失败情绪。”当十二月十四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了符合美国意图的“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决议后，我国政府外交

部长周恩来即于二十二日发表声明，重申我国主张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一贯立场，同时尖锐指出，美国所以现在赞成在朝鲜立即无条件停战，然后再举行谈判，只是由于美军在侵略战争中遭到惨重失败。“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的阵地，准备再战。”至于停战后的“谈判”，美国可以无休止地拖延下去，任何问题都将得不到解决。所以，这个决议，“只便于美国维持侵略和扩张侵略，决不能导致真正的和平。”我国政府是不能接受的。从而戳穿了美国“先停战，后谈判”的阴谋。

与此同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朝鲜战场形势也作了具体分析，认为我军连续进行了两次战役，已夺取了战场主动权，基本扭转了朝鲜战局，迫敌暂时转入防御，战场上出现了非常有利的形势。现在敌人在三八线与三七线之间构筑防线，是有利于我军各个歼灭的。毛泽东主席指出，“美军主力守汉城区域，其一部守浦项、釜山区域，在这两者中间，直至春川、江陵之线则是伪军九个师。这样，就使我军不要走很远的路，便能找到伪军及一部美军作战，而各个歼灭之。”“如果发展顺利，并能找到粮食，则春川、加平、洪川地区可能寻歼较多的伪军。”毛泽东主席还认为“就总的方面说，只要能歼灭伪军全部或大部，美军即陷入孤立，不可能长期留在朝鲜。如能再歼灭美军几个师，朝鲜问题更好解决。”

根据上述形势分析，为粉碎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花招，加深敌人内部矛盾和失败情绪，造成解决朝鲜问题的有利条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认为，我军必须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克服一切困难，不给敌以喘息之机，于一月上旬进行第三次战役。

为了打好第三次战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次作战仍应以伪军为主要打击对象，“应专寻伪军打”。为使我军能集中主力歼敌于三八线附近地区，不使敌退集大丘、釜山一带，给我军作战带来很大困难，毛泽东主席还指示取消原拟朝鲜人民军第2、第5军团深入朝鲜南部，开辟敌后战场，威胁敌后的计划，并在此次战役后，全军（包括朝鲜人民军）应主动后撤几十公里，“使美李两军感到安全，恢复其防线，以利我军春季歼敌。”同时，他还指出，战场主动权在我手中，应从容不迫地作战，不使部队过于疲劳，如进攻不顺利，可适时收兵后撤休整。

为在胜利形势下，使全军指战员保持清醒的头脑，毛泽东主席还及时指出了朝鲜战争的长期性，“战争仍然要作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为保证此次战役及春季攻势的胜利，中央军委今第10兵团在徐州、济南间整补，加紧入朝参战的准备工作，争取于一九五一年三月入朝参战，准备从国内抽调数万名富有作战经验的老兵陆续入朝，并动员一批新兵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入朝，充实志愿军部队。同时，为了加强运输供应能力，中央军委还决定补充两千台汽车，增调铁道兵直属独立团、直属桥梁团入朝，与铁道兵第1师共同修复京义线定州与孟中里段和满浦线（满浦至顺川）熙川与价川段铁路，同时还增调了工兵第5、第8团（后分别改称为第15、第17团）入朝，抢修了新占领区的公路和桥梁。此时，前方增至四个后勤分部十一个大站，负责志愿军的全部供应。为解决南下三八线的粮食供应问题，在征得朝鲜政府同意下，在平壤以南及咸兴、永兴地区就地筹借粮食三万吨，以供部队作战时食用。

鉴于朝鲜人民军经整顿后可参加第一线作战的已有三个军团（第 1、第 2、第 5 军团）十四个师、共七万五千余人，为了统一作战指挥，经中朝双方商定，于一九五 年十二月上旬，组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以下简称“联司”），统一指挥在朝鲜前方的作战部队，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另有朝鲜人民军金雄和朴一禹分别担任副司令员和副政治委员。从此，中朝两支人民军队，在统一指挥下，开始并肩协同作战，共同打击敌人。

与此同时，为打击敌空军对我地面部队和后方交通运输线的狂轰滥炸，中央军委决定我志愿军空军于十二月参战。志愿军空军驱逐第 4 师第 28 大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首批进驻安东浪头机场，准备随同苏联空军进行实战锻炼。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志愿军党委决定放弃过冬休整的计划，坚决克服因连续作战部队异常疲劳、兵源不足及供应不及等困难，自十二月十二日夜起，主力由安州、博川、价川、顺川等地向三八线开进。十二月二十二日决心采取正面多路突破。渗透迂回，各个歼灭“专寻伪军打”的方针，集中九个军（合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以歼灭临津江东岸至北汉江西岸地区之伪第 1、第 6、第 2 师及伪第 5 师一部为目的，向敌发起进攻。二十七日，我军已全部进入预定战役发起位置。为保障战役突然性，进攻时间定于除夕黄昏。部署是：

以四个军（第 50、第 39、第 40、第 38 军）并加强炮兵六个因为志愿军右翼突击集团，由韩先楚指挥，在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配合下，于茅石洞至水平地段上突破，向东豆川里、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首先集中三个军主力歼灭伪第 6 师，再歼伪第 1 师，得手后向议政府方向发展胜利，并相机夺取汉城。各军任务是：

第 50 军由茅石洞至高浪浦里地段突破后，向皆木洞方向突击，配合第 39 军歼灭出援之敌和伪第 1 师。

第 39 军配属炮兵两个团，由新岱至士井地段突破临津江后，军主力向上声洞，梧岷里、法院里方向突击，阻击援敌与抓住汶山地区之伪第 1 师；其第二梯队第 117 师向湘水里、仙岩里方向实施迂回，并占领该地区，阻击由议政府增援之敌及由东豆川里方向南逃之敌。达成上述任务后，军主力协同第 50 军围歼伪第 1 师。

第 40 军配属炮兵两个团，由峨嵋里至高滩地段突破后，向东豆川里方向突击，协同第 38 军和第 39 军一个师围歼伪第 6 师。

第 38 军配属炮兵两个团，自楼岱至板巨里地段突破后，首先歼灭水平之敌，尔后以一个师向东豆川里、纸杏里方向突击，协同第 40 军围歼伪第 6 师，以一个师占领七峰山、旺方里地区，阻敌北援，另以一个师进至抱川以西，监视抱川之敌。

人民军第 1 军团主力由开城地区向汶山方向佯攻，配合我右翼突击集团歼灭伪第 1 师；另以一部兵力于海州地区警戒海上敌人，保障我右翼安全。

以两个军（第 42、第 66 军）配属一个炮兵团，为志愿军左翼突击集团，由第 42 军首长指挥，在水平（不含）至马坪里地段突破，分别向济宁里、加平及春川方向突击，首先集中主力歼灭伪第 2 师一两个团，得手后向加平方向突击。另以第 66 军一部由华川渡过北汉江向春川以北之伪第 5 师积极佯攻，箝制该师，策应其左翼人民军第 5、第 2 军团南进。第 42、第 66 军达成

上述任务后，向加平、清平里方向发展胜利，切断春川与汉城之间的交通。各军任务是：

第42军配属炮兵一个团，由观音山至拜仙洞地段突破后，主力向清溪、中板里及赤木里、贵木洞方向突击，歼灭伪第2师一部，并切断清平川通加平的公路。另一个师由赤木里向梧木洞、济宁里实施迂回，断敌退路，然后由南向北攻击，协同第66军主力歼灭伪第2师主力。

第66军主力由龙沼洞至乌坪里地段突破后，向济宁里方向突击，会同第42军歼灭伪第2师。另以第198师主力由华川南渡北汉江，向春川以北积极佯攻，抓住伪第5师，配合主力作战和策应人民军第5、第2军团南进。达成上述任务后，视情况向清平川或春川方向发展。

人民军第5、第2军团于战役发起前，以一部兵力于杨口、麟蹄地区向伪第2、第1军团接合部攻进，尔后向洪川方向突击，切断春川之敌退路，配合志愿军主力围歼春川地区之敌。

志愿军第9兵团三个军集结在咸兴、永兴地区休整待命。西海岸由人民军第4军团防守，并负责搜剿散匪，保障我军后方安全。东海岸由人民军海军四个旅防守，并有人民军第3军团驻守元山地区。

二、作战经过

十二月三十一日，我军经短促炮火准备后，在二百余公里正面全线发起了进攻。各军先后突破敌军阵地，并继续向敌纵深发展。

右翼突击集团第39军主力于一月一日拂晓前突入敌防御纵深约十公里，有利地策应了第50军渡江，该军二梯队第117师于突破后立即投入战斗，向湘水里穿插前进，沿途打破敌人五次阻击，于一日五时即迂回到湘水里、仙岩里地区，打动了伪第6师的防御，并割裂了伪第6师与伪第1师之联系，但该部未能利用有利地形控制东豆川里至议政府的公路，以致对伪第6师未能形成严密堵击。第40军第119师一日拂晓前出至安兴里，上牌里地区后，并以一个连兵力占领了东豆川里东山，将伪第6师退路切断，但对情况缺乏了解，又将该部撤回，故形成缺口，该军第118师遇敌顽抗，至一日拂晓始突破敌人阵地。第38军除一部兵力于一日在射亭里地区配合第40军攻歼伪第6师外，主力向抱川之美军进攻，当日进占新邑里，抱川之敌南逃，其第114师向七峰山突击，虽坚持白天行军作战，但因路远难行，至一日十二时，始占领七峰山，在与第39军第117师构成合围前，伪第6师已乘隙南逃。第50军主力在第39军协同下，于一日凌晨突破临津江，至二日十一时先后前出到粟谷里、黄发里地区，逼近汶山，人民军第1军团二日前出到仙游里、坡州里地区。汶山地区之伪第1师于二日十二时南逃。

左翼突击集团第42军主力一日前出到花岬里、中板里、赤木里地区，歼灭伪第2师一个多营。因昼间未能向加平以南突击，断敌退路，致使加平之敌南逃。二日晨，我占领加平，担任该军第二梯队之第124师投入战斗后，即向济宁里地区穿插迂回，不顾敌机成胁，昼间继续突击，沿途作战十余次，于一日十二时占领济宁里，随即前出到石长里附近地区，切断伪第2师退路，并继续向上下南凉地区突击。第66军主力二日先后占领了修德山、上下红磧里、上下南凉地区，并在第42军第124师配合下，于二日歼灭了该地区之伪第2师两个团、伪第5师一个团大部及一个伪炮兵营，取得俘敌七百分人，

缴获火炮三十余门的重大胜利。担任向春川方向佯攻之第 198 师主力，因未能抓住敌人，致使春川以北之敌南逃。二日十五时，我进占春川。

人民军第 5、第 2 军团各一部在战役发起前，于十二月二十四日至三十一日即分别向洪川、横城、原州方向渗透、迂回前进。人民军第 12 师于三十一日晨前出到洪川西南之新岱里，威胁了敌人的侧后，迫使伪第 3 师南逃。战役发起后，主力越过三八线配合志愿军作战。

战斗至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我军已突入敌防御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将敌整个部署打乱。敌慑于被歼，即开始全线撤退。我右翼突击集团及人民军第 1 军团及人民军第 5、第 2 军团向洪川、横城方向追击。

三日，右翼突击集团第 50 军在高阳地区全歼英第 29 旅一个步兵营及一个坦克中队，缴获和击毁坦克三十一辆；第 39 军在议政府西南回龙寺与美第 24 师一个团遭遇，歼其一部，后又在议政府以西釜谷上里地区歼灭英第 29 旅两个连，第 38、第 40 军于议政府以南歼灭美第 24 师一部。左翼突击集团的第 42 军主力和第 66 军一个师分别由加平、春川渡过北汉江向洪川方向追击。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则继续向洪川、横城方向截击南逃之敌。敌在我军猛力进击下，被迫于三日十五时开始自汉城撤退。四日，第 50 军及第 39 军第 116 师与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解放了汉城。

当时，敌尚控制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口，对我威胁较大。如我来胜继续追歼逃敌，逼退汉江南岸之敌，则不仅能巩固汉城，且可取得金浦、仁川等要地，将更有利于尔后作战。志愿军首长遂于四日晚令第 50 军迅速渡过汉江继续尾追逃敌；第 40 军除以第 120 师配合第 50 军作战外，该军主力与第 38、第 39 军位于汉江北岸休整三天。人民军第 1 军团除以一个师担任汉城守备外，主力于渡江后抢占金浦机场和仁川港并巩固之。左翼突击集团与朝鲜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仍按原计划合力歼灭横城、洪川之敌。

五日，第 50 军与人民军第 1 军团渡过汉江，继续向仁川、金浦、水原方向追击。第 50 军于六日、七日在果川、军浦场歼灭美、英军各一部，七日占领水原、金良场里。人民军第 1 军团于五日、八日进占金浦、仁川。

左翼突击集团渡过汉江、昭阳江后继续追歼逃敌，至四日，第 66 军占洪川，第 42 军占阳德院里、东幕里，该军第 124 师于六日，在梨木亭地区歼灭美第 2 师一个连；其一部于七日进占砥平里，至八日，该军一部先后占领杨平、骊州、利川等地。人民军第 2、第 5 军团于六日、八日分别占领了横城、原州地区，并继续向荣州方向追击。此时，敌已退至北纬三十七度南北之平泽、安城、堤川、宁越、三涉一线地区。

由于我军入朝连续作战两个多月，三战三捷，在胜利的形势下，有些人滋长了轻敌速胜思想，企图乘胜追击，一鼓作气，将侵略者赶下海去。彭德怀司令员冷静地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的形势：我战线迅速南伸，运输线延长，虽初步恢复了铁路运输，因敌之轰炸、破坏，对我人员、物资的输送仍有极大困难，我军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减员极大，十分疲劳，急待补充、休整，而我第二批入朝作战部队尚未到达，东西海岸防御空虚，翼侧暴露；另外，敌人有生力量并未遭到严重损失，其后备力量仍很强大，技术装备仍有极大的优势，敌我力量尚未发生明显变化，同时，此次战役，敌人虽有既设的坚固阵地，但未固守，敌主力是有计划地南撤。据此，判断敌有诱我南下，从我侧后登陆，夹击我军之可能。故毅然决定停止追击，于八日结束战役。

这次战役，是我军入朝以来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对预有防御准备之敌的

进攻。由于敌人战线缩短，兵力相对集中，纵深亦随之加强，但有有利的地形依托和绝对优势的空军相配合；我军由于补给线延长，且无制空权，后勤各分部、兵站跟不上部队前进的速度，有时勉强跟上也来不及分发物资，使后方物资供应非常困难；又时值严冬季节，部队入朝以来，特别是经过此次连续半个月的夜行军，未得到很好休息非常疲劳，以及部队火力较弱，仅有少量炮兵支援作战等。这次战役行动较之前两次战役要困难得多。但是，我军在战前进行了较充分的动员，部队士气高，斗志旺，且有朝鲜人民军配合，因而，在冰天雪地、供应困难的情况下，我军由一百八十公里外的远距离向敌开进，主力直到战役发起前一周始隐蔽地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并利用敌容易麻痹的除夕之夜发起攻击，达到了战役的突然性。我军采取正面多路突破，并在突破后迅速投入第二梯队昼夜不停地向敌纵深渗透迂回，断其退路，配合正面突击，形成战术合围，分割围歼敌人；利用敌东线兵力薄弱、防御空隙较大的弱点，充分发挥人民军人情、地形熟悉的长处，在战役发起前，以人民军五个师先行楔入敌防御纵深，钳制了东线敌人，威胁了敌人主力的翼侧，有力地配合了整个战役行动。我炮兵虽少，却能集中使用于主要突击方向，也有力地支援了步兵的突破。这些，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同时，实践证明在敌我装备悬殊条件下，我军应力求夜战，但在我突入到敌纵深或追击溃敌的情况下，白天作战仍然是可能和必要的。敌虽有绵亘的防御阵地，因一线是较弱的伪军防守，各道防御地带的间隙较大，兵力分散，也利于我突破和穿插迂回分割。全军经七昼夜的连续进攻，前进八十至一百一十公里，中朝部队共歼敌一万九千七百余人，将敌驱至三七线附近，解放了汉城，粉碎了敌人在联合国玩弄的停战阴谋及固守三八线、争取时间、准备再战的企图，进一步扩大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威望与影响，推动了祖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的持续高涨。更加深了敌人内部的矛盾及失败情绪。此役，我伤亡八千五百余人（内含朝鲜人民军二千七百余人）。

第五节 第四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四月二十一日)

一、敌我双方企图与部署

(一) 敌军企图与部署

侵朝敌军连续遇到我军三次战役的打击后，被迫从鸭绿江边退到了北纬三十七度线附近，并丢失了南朝鲜伪政府的首府——汉城。美国威信受到严重损伤。侵略营垒中的失败情绪日益严重，认为这是“美国从未遭受过的最严重的失败”，尖锐地抨击杜鲁门政府奉行的“使美国在世人眼中威信扫地的政策”。英国则为在朝鲜的失败，担心其以后的自身利益，于一月上旬举行了英联邦总理会议，公开提出“不应使美国的政策把联邦牵累太深”，主张同我进行谈判。

此时，美国统治集团又对朝鲜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撤是守，发生了争论。早在第三次战役前，“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即主张：或者扩大战争范围——“袭击满州机场，封锁中国海岸和利用福摩萨(台湾)的中国人”；或者撤离朝鲜——“逐渐缩小我们(美国)在朝鲜的阵地，一直到只剩了釜山滩头堡，然后再从那里撤退”。第三次战役后，他仍然坚持上述主张，特别是扩大战争的主张。一月上旬，他特邀台湾国民党“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何应钦到东京会谈，策划利用蒋介石军队的问题。但美国政府基于保护其“在亚洲的地位，促进欧洲的防务和团结”的基本政策，既不愿意冒扩大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意撤离朝鲜。为了贯彻既定的“除非军事需要决不退出朝鲜”的方针，不得不反复说服麦克阿瑟。为此，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一月九日给麦克阿瑟发出训令，说明了美国当局对他的各项主张的考虑。训令中说，他所主张的封锁中国海岸，涉及英国的利益，英国不会同意；以海军和空军进攻中同军事目标，只有当中国军队在朝鲜以外进攻美国军队时才可以考虑实施，否则，将会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利用蒋介石的军队增援朝鲜，也“不可能对朝鲜的结果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要求麦克阿瑟“逐步坚守阵地，尽可能给敌人以重大打击。”杜鲁门又以个人名义写信给麦克阿瑟要求他为了实现其侵略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团结起来以对付世界范围内的共产主义，打击新中国，增强非共产党国家的斗争意志；保障日本的安全，推动西方国家扩充军备；以及提高美国的威望和地位，要尽力在朝鲜据守一个重要地区；如不可能，也要坚守朝鲜沿海岛屿，特别是济州岛。在最坏的情况下，即使在军事上被迫撤出，也不承担撤离的后果，以便争取时间，卷土重来。

美国政府为贯彻其既定政策，在协调其内部的同时，还从多方面采取了强化战争的步骤：除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所谓先停火后谈判的方案和污蔑我国为侵略者的美国提案，妄图破坏我国威望外，在国内，则继续加紧扩军备战：增拨二百亿美元作为国防费用，使其本年度军事预算增加了百分之八十，上升到四百五十亿美元；将征兵年龄从十九岁扩大到十八岁，并延长了服役期限，将国民警卫师编入现役，并加紧后备部队的训练；大力增加军工生产，要求每年生产五万架新式飞机和三万五千辆坦克。同时为了加强其全球战略部署，一月七日派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到西欧各国，拼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统一领导的军队，一月二十五日派约翰·杜勒斯到日本策划

单独对日签定和约，和加速武装日本的问题。

敌军南撤后，兵力相对集中，经过一番补充整顿后，情况有所好转，并且对我军的作战特点和困难情况也有了一定了解，即每次战役攻势只能持续七到十天（称我军为“礼拜攻势”），并认为我军越过三八线以后，运输线延长，补给更加困难，“已不能有效地进行作战”。同时，还发现了我第9兵团没有向前推进，估计我军第一线兵力约为十七万四千人，兵力不足，短时间内不可能发动进攻。因此，敌人认为尚可在朝鲜打下去，不致遭到严重的打击。于是加紧进攻准备，企图乘我军疲劳、补给困难之际，全力北犯，将我军压回三八线及以北地区，重占汉城，破坏我军休整及新的进攻计划；并针对我军特点采取所谓“磁性战”、“进攻战”、“消耗战”的方针。一月十五日开始，美军先以一个加强团的兵力，在水原至利川间实施试探性进攻。每天以小股多路的形式，进到我阵地前沿，实施威力侦察。从十八日起，敌又以小股兵力向原州、宁越一带作试探性进攻。二十五日，敌人先后占领了水原、金良场里、利川、骊州、原州、旌善、三陟地区后，即集中五个军共十六个师又三个旅、一个团二十三万余人的兵力，开始由西向东逐步向我全线二百余公里的防御正面发起了进攻。其主力美军第1、第9军共六个师、三个旅，置于西线（汉江以西）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美第10军和伪第3、第1军团共八个师、一个团，在东线（南汉江以东）实施辅助突击。为防止我军向其侧后迂回和吸取以往多路分兵、快速推进而被我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教训，在部署上，敌人把美军与伪军混合编组，加大战役纵深，并采取了主力靠拢、齐头并进、稳扎稳打的战法。具体部署是：

在西线，美军第1军（辖三个师、两个旅），以土耳其旅、美第25、第3师、英第29旅为第一梯队，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约三十公里正面上展开，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伪第1师于乌山里地区为预备队。美第9军（辖三个师、一个旅），以美骑兵第1师、英第27旅为第一梯队，在金良场里至骊州约三十八公里正面上展开，向礼峰山方向实施突击；伪第6师位于长湖院里地区为预备队。

在东线，美第10军（辖四个师、一个团），以美第2师、空降兵第187团、伪第8、第5师为第一梯队，在骊州至平昌共七十二公里正面上展开，向横城、阳德院里、清平川方向实施突击；美第7师位于堤川地区为预备队。伪第3军团（辖两个师），以伪第7师为第一梯队，在乌洞里至北洞里约三十公里正面上展开，向下珍富里、县里方向突击；伪第1军团（辖伪首都、第9师），成一个梯队，在北洞里至玉溪三十公里正面上展开，沿东海岸向襄阳方向突击。

美陆战第1师、伪第11师分别位于义城、大田地区为战役预备队。另外，伪第2师在忠州、丹阳、永春等地区担任警备和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的任务。

（二）我军企图与部署

我军自一九五〇年十月入朝参战以来，两个多月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部队减员很大且相当疲劳，兵员未得到补充。同时，由于战线南伸，运输线延长，从中朝边境至前线最短距离已经达到五百多公里，加之敌机疯狂轰炸破坏，供应接济不上，而就地筹粮也很困难。部队如不休整补充，改善物资供应，就难以继续作战。早在第三次战役前，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就曾经计划在适当时候休整部队。因此，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我军即以第50军、第38军第112师、第42军第125师和朝鲜人民军第1、第2、第5军团各一

部兵力，在水原、金良场里、利川、天德峰、横城及平昌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掩护主力集结于汉城、高阳、东豆川里、加平、金化、洪川、横城等地区休整，储备粮弹，争取两至三个月的准备时间，再发起进攻。此时，我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六个军二十一万余人，人民军三个军团七万余人。我军经过三次战役的胜利，已取得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异常高涨。但在连战连捷的情况下，一度产生了轻敌思想。

为了总结前三次战役作战经验，统一思想，准备春季攻势，一月下旬，在志愿军总部君子里召开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高级干部会议。二十五日，彭德怀司令员在会上做了“三个战役的总结与今后的任务”的报告。报告指出了前三次战役胜利的重大意义，总结了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基本经验，分析了前三次战役我军没有实行追击的原因。同时指出，美帝国主义为了维护它的政治地位和扩张野心，并迷信其装备的优势，是不会自动退出朝鲜的。因此，我们必须作好准备，给敌以更大的打击，才能取得朝鲜战争的胜利。要求各部队要作好下一次战役的思想准备和物资准备，特别要搞好后勤保障。会上，彭德怀还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对志愿军的指示：“中朝两国同志要亲如兄弟般地团结在一起，休戚与共，生死相依，为战胜共同敌人而奋斗到底。”要求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必须将朝鲜的事情看做自己的事情一样”，要象在国内一样，“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毛泽东指出，这些就是志愿军取得战争胜利的政治基础。这次会议，使中朝两军与会人员进一步统一了作战思想，交流了经验，增强了团结，更加鼓舞了斗志。在这同时，东北军区后勤部在沈阳召开了第一届志愿军后勤工作会议。会议由东北军区副政治委员李富春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杨立三、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炮兵司令员陈锡联及军事运输部部长吕正操等出席了会议。会议认为，在物资主要依靠国家后方供应的情况下，运输工作是后勤工作的基本环节，也是后方战场上敌我双方斗争的焦点。针对当前后勤工作中的薄弱环节，着重研究、解决加强兵站线和运输供应问题。会议认为搞好运输是目前后勤工作的中心，强调“千条万条，运输第一条”。为完成这一中心任务，必须积极展开对空斗争，搞好防空工作，并号召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

为了准备新的进攻战役，我军积极努力改善交通运输条件，补充人员物资和增调新的部队入朝参战。东北军区后勤部又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在朝鲜组建了第5、第6、第7分部，决定补充三千台汽车，增调四个汽车团入朝；铁道兵第2师和工兵一个团于二月入朝，执行抢修铁路和加宽公路的任务。中央军委还决定：加速装甲兵的参战准备，加速完成高射炮兵三个师另二十营、反坦克炮兵两个师。火箭炮兵九个团、榴弹炮兵三个团的训练，并决定改装在朝部队和即将入朝部队的轻武器，第一步先改装三十六个师。新改装和扩建的高射炮兵师与独立高射炮兵营及公安第18师两个团，于二月份开始陆续入朝，负担掩护交通运输与部队的对空防御任务。新改装和扩建的反坦克炮兵师和火箭炮兵师一部，也定于春季陆续入朝，参加新的攻势。

为了掩护我后方交通运输线，经同苏联政府商定，自一月十日起，由苏联空军出动两个师，掩护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以保证运输供应。与此同时，志愿军空军一部拟于一月随同苏联空军进行小规模实战锻炼，为正式参战作准备。三月十五日，经中朝双方商定，志愿军空军与

人民军空军组成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隶属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刘震为司令员。（九月，志愿军空军正式参战。）

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二月上旬，中央军委正式决定实行轮番作战的方针。中旬，最后确定令第3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辖第12、第15、第60军）三月入朝后与现在朝鲜北部休整的第9兵团（第20、第26、第27军，每军改编为三个师）和即将入朝的第19兵团（杨得志司令员、李志民政治委员，辖第63、第64、第65军）共九个军二十七师为第二番作战部队，准备于四月份担负作战任务。另以第47军（四月中旬入朝）及第20兵团（杨成武司令员、张南生政治委员，辖第67、第68军，六月中旬先后入朝）和从国内另调三个军，与在朝鲜北部休整的第38、第39、第40、第42军共十个军三十个师为第三番作战部队，准备于六月后调用。（后因情况变化，三番作战部队有所变化。）

当敌人于一月十五日开始向我进行试探性进攻后，我前沿部队曾组织小分队采取伏击、夜袭和打麻雀战等战法牵制敌人，以查明敌人的企图。当二十五日，敌人开始向我发起进攻，我查明敌人企图后，于二十七日，联合司令部电令各军停止休整，进行作战准备，正在召开的中朝两军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也改为准备进行第四次战役的作战会议。由于我军刚刚开始休整，部队的人员、物资尚未得到补充，运输供应条件尚未得到改善，决定入朝的第19兵团还没有到达，第9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一时尚难立即投入作战。当时，在前线能够投入战斗的部队，仅有刚刚参加过第三次战役尚未休整的志愿军六个军和人民军三个军团。这不仅在技术装备上敌优我劣，而且在兵力数量上也失去了优势。在此情况下，如果立即反击敌人，制止其进攻，也是比较困难的。中央军委和联合司令部首长全面分析了战场形势，当即（一月二十七日）决心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箝制敌主要进攻集团，在东线则让敌人深入，尔后集中主力实施反击，争取歼灭伪军一两个师并向敌战役纵深发展，威胁西线敌军翼侧，迫其停止进攻。具体部署是：

韩先楚司令员指挥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和志愿军第50、第38军，简称韩集团，配属炮兵两个团，在西线汉江南北地区进行坚守防御，坚决抗击向汉城方向实施主要突击的敌人。其中，人民军第1军团展开于金浦、仁川、永登浦和汉城地区，担任海防及汉城守备任务。第50军配属炮兵两个营展开于野牧里至庆安川以西地区，依托修理山、光教山、文衡山等要点，构成第一道防御阵地；于博达里、内飞山、鹰峰、国主峰等要点构成第二道防御阵地。第38军配属炮兵两个连，以第112师展开于庆安川以东至汉江间，于堂谷里、泰华山、广岫、天德峰地区，构成第一道防御阵地，于旺谷、新岱里、中悦美、松岫里以北，构成第二道防御阵地，坚决抗击敌人的进攻。第38军主力则集结在磨石隅里以南地区进行作战准备。在东线，邓华副司令员指挥志愿军第30、第42、第40、第66军，简称邓集团，配属炮兵三个营另二个连，在龙头里、阳德院里、洪川及横城以北集结，伺机反击。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官金雄指挥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简称金集团，展开于三巨里、大美洞、宝来洞以北地区约四十五公里地段上，掩护邓集团开进与集结，尔后以第5、第3军团在邓集团左翼同时实施反击。

联司首长还令第9兵团第26军迅即向铁原地区集结，作为志愿军的战役预备队。同时，为防敌从侧后登陆，除由人民军部队继续担任东面海防任务外，又令在元山一带休整的第9兵团第20、第27军兼顾东海岸防御任务。

另外，中央军委指示第 19 兵团二月下旬向安东、凤城地区开进、集结，准备随时入朝作战。

二、作战经过

（一）汉江南岸坚守防御及横城反击（一月二十五日——二月十六日）

西线敌人美第 1 军在经过试探性进攻后，于一月二十五日，在野牧里至金良场里正面向我发起了猛烈进攻，接着，美第 9 军于二十八日又在金良场里至骊川正面上发起进攻。敌进攻重点为水原至汉城公路、铁路两侧约二十公里的地段；进攻方式亦改变了过去那种主要沿公路进攻的做法，而注意爬山头，抢占制高点、实施宽正面的多路进攻（有时多达十五路），每路约一个营至一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坦克和火炮的支援下，对我防守的各要点同时实施进攻。

敌进攻开始后，我担任防御的第 50 军和第 38 军第 112 师，在天寒地冻、粮弹供应困难的情况下，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顽强坚守，经与敌反复争夺，至二月三日，敌占领了修理寺南山、军浦场、光教山、文衡山、发利峰、天德峰、梨浦里一线阵地。我为继续在二线阵地有力地阻击敌人，遂将南泰岭、果川、军浦场分界线以西十四公里正面划归人民军第 1 军团，缩小了第 50 军防御正面，加大了纵深。此时，第 38 军主力已进到汉江南岸，在原第 112 师防御地区，抗击敌人的进攻。七日，人民军第 1 军团和志愿军第 50 军防守的第二道防御阵地又被敌突破。当时，汉江已开始解冻，鉴于背水作战甚为不利，人民军第 1 军团和第 50 军除各留一部兵力，坚守汉江南岸桥头阵地外，主力于当晚撤至汉江北岸组织防御。为继续隔断东西线敌之联系，保障我东线部队的翼侧安全，第 38 军继续留在汉江南岸抗击敌人。二月十日，敌在金浦实施空降，占领仁川，永登浦等汉江南岸地区。在此期间，志愿军首长曾令第 26 军于十五日到达议政府、清平川地区组织纵深防御。

在西线敌人对我韩集团进攻后，东线敌人为了配合西线作战，美第 10 军所属的美第 2 师和伪第 8、第 5 师也由汉江以东至原州、武陵里地区向砥平里及横城方向发起进攻；美第 7 师及伪第 3、第 1 军团所属之伪第 7、第 3 师和伪首都师、伪第 9 师，也分别由堤川、宁越、旌善、三陟等地区，向北移动。我邓集团除以第 42 军第 125 师节节阻击外，该军主力和第 66 军第 198 师即迅速从加平、金化休整集结地区南下，进至注邑山、德村里、翠岩和洪川以南之五音山地区，阻击美第 2 师、伪第 8 师的进攻；人民军第 5、第 2 军团就地于横城至劳林里地区展开防御；邓集团主力第 39、第 40 军和第 66 军（欠第 198 师），于五、六两日分别由高阳、东豆川里和金化向中元山、圣智峰、洪川南预定地区开进。人民军第 3 军团亦迅速由金城地区前调，准备反击敌人。至二月九日，我军将美第 2 师第 23 团和法国营阻于砥平里地区，将伪第 8 师阻于横城西北地区，将伪第 5 师阻于横城东北地区。此时，美第 2 师两个营和美空降兵第 187 团位于横城及其以南地区，伪第 7、第 9 师及伪首都师进至大美洞、下珍富里至江陵一线。在整个战线上，砥平里及横城以北地区之敌态势突出，造成了我反击的有利态势。砥平里位于西线敌人的右翼，歼灭砥平里之敌可直接动摇西线敌人的进攻，但该敌比较集中，又系美军，不易分割歼灭，如不能迅速歼灭该敌，则利川、骊州、横城等敌均可迅速来援，将使我处于非常不利态势。横城以北敌军虽多，但多系伪军，比较好打，

又处于运动中，两翼暴露，态势突出，有利于迅速围歼。于是，决心采取两翼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战法，首先歼灭横城西北之伪第8师，吸引美第2师来援，再集中主力从运动中歼灭之；尔后向原州、牧溪洞方向发展进攻。其部署是：第42军（附第117师及炮兵一个营）以第126师（附第125师一个团）配置于注邑山及砥平里以北地区，继续箝制砥平里之敌；以第124、第117师从伪第8师左翼向横城以北的鹤谷里、上下加云等地区突击，切断伪第8师向横城逃窜之退路，另以第125师（欠一个团）前出至横城西南之介田里、回岩峰地区阻击援敌并策应第66军作战。第66军配属炮兵二个连，以第196、第197师从横城东北插至横城东南，首先切断横城之敌退路并以一部准备阻援，尔后向横城方向突击，其第108师由五音山向横城以北突击，第40军配属炮兵两个营，从伪第8师正面突击。第39军（欠第117师）配置于龙头里地区为邓集团预备队。

朝鲜人民军第5、第3军团首先歼灭横城东北之伪军第5师一部，尔后向鹤谷里、乌原里方向突击；第2军团位于自主峰、泰岐山地区继续防御，阻止伪第7、第9师西援，待反击成功后，各军团向平昌、宁越方向发展。

二月十一日黄昏，我军在横城地区开始反击。第42军主力、第40军及第66军第198师于十二日晨即将伪第8师部署打乱并切断其退路，伪第8师在我攻击下，一部被歼，大部向横城方向逃窜，至二十一时，被我全歼于上加云、鹤谷里地区。由于反击前未查明伪第3师已进至横城东北地区，所以，第66军于反击时即与该敌发生战斗并在红桃山、国土峰一线受阻，加之该军又未能集中全力向预定方向突击，迟至十二日二十三时始进到曲桥里地区。同时，已进至回岩峰之第125师未波过蟾江阻截逃敌，致使横城地区之美第2师一部、伪第8师师部以及伪第3师大部得以南逃。朝鲜人民军第5、第3军团于反击后歼灭伪第3、第5师各一部，于十三日，进至横城东南鹤谷里、下兴安里地区，有力地配合了邓集团的作战。

横城反击作战至三日晨结束。共歼灭伪第8师三个团、美第2师一个营、四个炮兵营以及伪第3师、第5师各一部，约一万二千余人。其中，俘美、伪军约七千八百人。此时，横城地区的伪第8、第5师余部及美第2师主力、美空降兵第187团已退集原州、宁越，伪第7、第9师也分别向平昌、旌善撤退。砥平里地区的美第2师第23团就地转入防御。我军为扩大战果，向敌纵深发展，决心以现有的机动兵力——第39、第40、第42军共八个团于十三日晚歼灭砥平里地区之敌；以第42、第66军主力及第120师前出原州以北以其西南地区，阻敌西援并抓住原州之敌。朝鲜人民军除以一部兵力于正面牵制伪第7师外，三个军团继续向平昌、宁越方向发展进攻。砥平里之敌为美第2师第23团及一个法国营、炮兵营和坦克中队等共六千余人，并构筑有各种防御工事，是一个较坚固的防御据点。但我却错误地判断为该处仅有战斗力不强的法国、荷兰等不足四个营的兵力和一般野战工事。因怕敌人南逃，于是仓促投入战斗，采取一般对野战阵地的打法，企图迅速歼灭敌人。由于准备不足，部署未形成重点，部队建制多，协同不好，又缺乏有力的炮火支援，当夜未解决战斗。十四日，西线美骑兵第1师、英第27旅、伪第6师开始东援。是日晚，我调整部署，继续以六个团的兵力进行攻击，并将敌压缩在不足两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但是，敌已形成据点式防御，兵力、火力集中，而我火炮少，弹药又不足，因而仍未能解决战斗。十五日，自梨浦里增援的美骑兵第1师第5团已进至曲水里，其一部搭载二十余辆坦

克突入砥平里，自骊州、文幕里方向出援之敌主力也抵近砥平里。同时，敌在骊州、长湖院里等地部署了纵深防御。如再攻砥平里，我将处于被动。鉴于继续歼敌的时机已失，故决定停止攻击，于十六日凌晨撤出战斗。我向原州、平昌、宁越方向发展的各军（军团）因受阻亦同时向后转移。

在此期间，西线韩集团之第 38 军及第 50 军留在汉江南岸之部队顽强坚守，抗击了敌人的猛烈攻击，有力地配合了东线反击作战。砥平里战斗后，该两军也先后于十六日和十八日撤至汉江北岸。

战役第一阶段自一月二十五日至二月十六日，历时二十三天，歼敌两万二千余人。

（二）实行机动防御，掩护第二番部队的开进和展开（二月十七日——四月二十一日）

当我撤出低平里战斗后，敌人又继续进攻。此时，我第一线部队已十分疲劳，兵员减少，准备补充的新兵和老兵尚未到达；第二番作战部队除第 19 兵团已于二月十五日入朝正向预定地区开进外，第 3、第 9 兵团及其他部队要在四月初才能到达三八线以北地区集结。如果让敌人很快进至三八线及其以北地区，我将陷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为争取两个月时间，掩护第二番作战部队的开进、展开及改善交通运输，囤积物资，待将敌诱至汉江以北，再发起新的进攻。二月十七日，联司首长决心采取机动防御作战。以人民军第 1 军团（欠一个师）、志愿军第 50、第 38、第 42、第 66 军及人民军第 5、第 3、第 2 军团共八个军（欠一个师）为第一梯队，在西起汉江口，沿汉江北岸经杨平、中元山、横城、烽火山、酒峰、芳林里至下珍富里以西约一百五十公里正面上，构筑纵深二十五至三十公里的第一道防御阵地，争取在此一线抗击敌人一个月。同时，以人民军第 1 军团第 19 师、志愿军第 26、第 40、第 30 军共三个军又一个师，在西起汶山，沿议政府、铸锦山、青雨山、座舫山、洪川、丰岩里地区，构筑第二道防御阵地。在第一梯队完成任务后，继续在此线进行防御。

二月十九日，敌先后在汉江以东地区发起攻击。因我顽强阻击，进展迟缓。至三月六日，敌东、西线基本拉直取齐后，遂于七日集中五个军共十四个师、三个旅、一个团的兵力，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向我发起大规模进攻。敌企图以美第 9、第 10 军为主要突击力量，从战线中央突破，然后与西线美第 1 军分别从汉城东北及南面两个方向围攻汉城，进而向三八线推进。我军在天寒地冻、粮弹缺乏，减员众多、极度疲劳的情况下，仅依托一般野战工事，对敌展开了逐山逐水的节节阻击。开始，因我在敌人强大火力进攻条件下，防御作战经验不足，伤亡较大，仅三月七日即有七八个连与敌英勇搏斗到底，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为此，联司又进一步强调要贯彻“兵力配备前轻后重，火力组织前重后轻”的战术指导思想，实行机动防御，积极作战，逐步向北转移。第一梯队各军自三月十日起，按预定计划逐步向北转移，撤至高阳、议政府、清平川、洪川江北岸至丰岩里一线后，三月十二日起，我第二梯队接替第一梯队防御：以人民军第 19 师接替人民军第 1 军团，人民军第 1 军团主力转移至开城、延安地区休整，第 40 军接替 42 军，第 38、第 42 军分别撤至肃川和元山以西地区休整；第 26、第 39 军分别接替第 50、第 66 军，第 50、第 66 军则回国休整。人民军第 3 军团主力转移至县里、麟蹄地区布置纵深阵地，第 2、第 5 军团仍依托现阵地，与敌接触。第二梯队接防后，继续采取运动防御，逐步向三八线以北转移。三月十四日，我军主动撤

离汉城，十五日敌进占汉城、洪川之线。

此时，第3兵团已集结于安东、凤城地区，准备立即入朝；第9兵团主力亦准备向金化、平康地区开进。估计该两兵团需于四月中旬完成集结，我四月下旬才能发起战役进攻。为了给下一战役创造有利条件，联司于三月十四日确定我军下一战役的进攻出发位置为西起西海岸之长渊、东向新院里、白川里、漏川里、朔宁、芝浦里、华川、杨口、麟蹄、襄阳一线。为此，要求各防御部队从第二道防御阵地至三八线要阻敌二十至二十五天，即到三月底四月初；从三八线至我预定进攻出发位置，再争取二十至三十天时间。

三月十六日以后，敌人继续采取“主力靠拢”、“等齐发展”和“磁性战术”逐步推进，企图同我进行消耗战。我军则在宽大正面上，采取重点设防、梯次配置、扼守要点、以点制面的部署，实行“兵力前轻后重、火器前重后轻”的原则，以阻击结合反击、伏击、袭击等各种手段，依托阵地，节节阻击敌人，大量地杀伤、消耗敌人。三月二十三日，敌占领了高阳、议政府、加平、春川之线，并以美空降兵第187团在汶山地区伞降约四千人及少量坦克和火炮，企图截击向北转移之人民军第1军团。此时，人民军第1军团主力已撤至临津江以北，尚在江南的部队当即组织抗击，敌企图未逞。二十五日，美空降兵第187团东转，推进至东豆川西南地区，出现在我第26军翼侧。第26军当即以一部兵力进行反击，阻止了敌人的进攻。是日晚，第26军转移至仙岩里、七峰山、海龙山、旺方山、云岳山一线继续防御。二十八日，敌进攻旺方山时第一次使用直升飞机，载步兵三十余人，于我阵地侧后实施机降，攻占我两个班的阵地。当日，第26军扼守七峰山、海龙山的部队与敌反复争夺十一次，杀伤敌一千余名，并创造了一个班以反坦克手榴弹击毁敌坦克九辆的模范战例。

战至三月底四月初，我全线部队已逐步转移至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四月初，敌人越过三八线，并于十日前后，进至西起汉江口，沿临津江，再经三八线以北附近地区至襄阳一线。

四月十五日，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第3兵团之第12、第15、第60军已在伊川、铁原、平康地区完成集结；原在元山地区休整的第9兵团之第20、第27军也在平康、洗浦、淮阳地区完成集结。第19兵团之第63、第64、第65军则早于三月中旬在南川、市边里、兔山地区完成集结。新入朝参战的野战炮兵第2师、第8师之第31团，反坦克炮兵第31、第32师，火箭炮兵第21师，高射炮兵第61、第62、第63、第64师等也分别配属第一线部队作战或担任后方掩护任务。从国内抽调的四万名老兵和八万名新兵也于三月底以前补入部队。敌发觉我第二番作战部队正在集结，判断我可能发动新的攻势。于是，一方面在议政府至春川和水原至原州构筑两道防线，准备必要时撤至该线防御，另一方面为破坏我军调整部署和抢占有利地形仍继续坚持进攻。四月十二日，敌把进攻重点转向中部的铁原、平康、金化地区（敌称“铁三角”地区）。此时，敌军已连续作战两个多月，伤亡严重，部队疲惫不堪，且发觉我军可能即将发动进攻，遂自十八日起，在战线东部和西部停止了进攻，转为防御；在中部虽仍继续进攻，但进攻速度更加缓慢。至四月二十一日，敌终于被我阻于开城、涟川、芝浦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地区。

战役第二阶段，自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历时六十四天，歼敌五万六千余名。

在这次战役期间，我志愿军空军歼击第4师第10、第12团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先后以大队为单位进驻安东浪头机场（第12团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再次进驻安东）随同苏联空军进行实战锻炼。一月二十一日，敌F-84飞机二十架对清川江桥进行轮番轰炸，我空军第10团第28大队在数量少、高度低的不利条件下对敌展开猛烈攻击，大队长李汉击伤敌F-84飞机一架。这次空战是我空军在朝鲜战场上空与美国空军进行的第一次空战。一月二十九日，敌F-84飞机十六架，于定州、安州上空企图封锁和袭击安州车站及清川江桥，我空军第4师第28大队起飞于定州以西迎击敌机，大队长李汉又击落、击伤敌F-84飞机各一架。这是我空军历史上第一次击落敌机。初战实践表明，我志愿军空军虽然技术上不如敌人，但政治素质好，作战勇敢，经过短期训练，是能同强大的美国空军较量，并能击落敌机的，从而增强了战胜敌人的信心，揭开了空战之“迷”，为尔后大批部队正式参战的准备提供了初步经验。

这次战役是在第三次战役结束后不久，由于敌人迅速发起进攻，我军未得休整和补充的情况下，仓促转入防御的。当时部队经过三次战役，连续战斗，减员较大，粮弹极缺，又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工事构筑困难。但是，全体指战员发扬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不怕疲劳、连续战斗的优良作风，全战役自一月二十五日起至四月二十一日止，经过汉江南岸坚守防御、横城地区反击作战及宽大正面的机动防御，共歼敌七万八千余人，使敌平均每天前进不到一公里半，我军却赢得了八十五天的时间，掩护了我新入朝参战部队的开进、集结，为下次战役准备了条件；也积累了以劣势装备依托野战工事，对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进行防御作战的经验。

第三次战役后，我原准备休整两个月之后在发动春季攻势。由于我军对现代化技术装备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没有深刻认识敌人拥有制空权，可以在白天进行军事行动；拥有高度机械化装备和现代化运输工具能迅速实施机动，调整部署和进行整补，可以迅速攻防转换等特点，因而没有料到敌人会很快恢复攻势，以致被迫立即转入防御作战。但是，我军采取在西线以坚守防御钳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而有计划地在东线诱敌深入，集中我主力实施反击，以粉碎敌之进攻。当东线我军反击胜利，向纵深发展受阻后，又适时地全线转入运动防御，以空间换取时间，以待我第二番入朝作战部队集结后再转入进攻。这些战役措施无疑都是正确的。由于我军灵活地运用坚守防御、运动防御等作战样式，把阵地战与运动战紧密结合起来，因而从被动中争取了主动。

这次战役在横城反击胜利后，在围歼砥平里之敌未能奏效时，及时撤出战斗是正确的。但是，由于我军在指挥上的一些失误。砥平里守敌固守顽抗得逞，使美军在此后作战中才敢于在战术上固守一点，顽抗待授。同时，我军没有歼灭砥平里之敌，说明了对现代化装备、工事坚固的敌人进攻，必须周密侦察，充分准备，步炮要密切协同，要有优势的兵力并迅速分割包围，予以全歼。任何轻敌骄傲，平分兵力，仓促进攻，诸兵种协同不好，必然要招致失利。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第六节 第五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二日——六月十日)

一、敌我双方企图与部署

(一) 敌军企图与部署

第四次战役第二阶段，我军采取机动防御，这次向北转移，至三月下旬，敌人将战线推进到三八线附近。此时，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对侵朝战争再度发生争吵。美国总统杜鲁门及五角大楼的战争策划者们主张以实力政策为基础，依靠其技术装备的巨大优势，稳步地向朝鲜北部推进，待军事上占据有利地位时，迫使我订立城下之盟，实现长期霸占朝鲜的目的。英、法等国惧怕长期卷入侵朝战争而削弱西欧力量，影响欧洲的稳定，公开主张在二八线建立“事实上的停火”，以谋求同我通过谈判解决朝鲜问题。但是，麦克阿瑟则坚决主张继续以武力达到侵占全朝鲜的目的，甚至把战争扩大到中国也在所不惜。三月二十四日，麦克阿瑟竟不顾杜鲁门多次警告，擅自发表声明，公开叫嚷“把军事行动扩展到赤色中国的沿海和内陆基地”。麦克阿瑟企图扩大侵朝战争的叫嚣，引起了帝国主义内部及美国内部的更大混乱，使矛盾进一步激化。杜鲁门为了缓和内部矛盾，推行其既定政策并推卸侵朝战争失败的责任，以适应其竞选总统的需要，于四月十一日下令解除了麦克阿瑟的一切职务，任命美第8集团军司令李奇微为远东美军总司令和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美第8集团军司令由詹姆斯·范佛里特中将继任。

李奇微上台后，杜鲁门为贯彻其既定政策，派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访问”日本，许诺李奇微可以使用驻日本的后备力量，并由本土调美第40、第45师进驻日本，与在日本的美第14团组成第16军，还加速整训在日本的伪军三个师，扩建釜山、金浦等空军基地。在此期间，敌空军对我后方交通、物资屯积地、部队集结地区进行空前猛烈地轰炸；敌海军也加强了对元山、新浦、清津等港口的轰炸、封锁，并对东西沿海岛屿进行侦察活动。似有由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实现其“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计划。四月下旬，敌地面部队进至开城、涟川、芝浦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一线地区后，已疲惫不堪，损失严重，并发觉我军可能发动新的进攻，遂于四月二十一日基本转入防御，企图抗击我军反击。为此，敌人将主要兵力、兵器配置在涟川、东豆川里、华川、芝村里地区内，并在议政府至春川地区和水原至原州地区分别建立了第二、第三道防御阵地。其部署是：

美第1军指挥伪第1师、美第3师（欠第15团，附英第29旅及菲律宾营）、美第25师（附土耳其旅），在汶山至古南山及其以东一线地区组织防御，并以伪第1师青年团及前进支队活动于开城、纳木里、石柱院里地区，保障侧翼安全；军指挥所及预备队美第3师第15团位于议政府。

美第9军指挥美第24师、伪第6师、美陆战第1师（附伪陆战第1团），在芝浦里至大利里一线组织防御，英第27旅（后由英第28旅接替，第27旅回香港整补）为预备队位于加平地区；军指挥所位于清平川。

美第10军指挥美第2师（附荷兰营及法国营）、美第7师，伪第5师，在九万里至元通里一线组织防御；军指挥所位于新岱。

伪第3军团指挥伪第3师在元通里至寒溪岭一线组织防御，伪第7师位于县里地区为预备队；军指挥所位于下珍富里。

伪第1军团指挥伪首都师、伪第11师在寒溪岭至杆城组织防御，伪第9师于江陵地区为第二梯队；军指挥所位于堤长街洞。

另外，美骑兵第1师、空降兵第187团、伪第2师分别配置于春川、水原、原州等地为第8集团军预备队。

（二）我军企图与部署

早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毛泽东主席即指出：第三次战役结束后，部队休整两个月，待第二番作战部队入朝，再发动春季攻势。由于一九五一年一月，敌向我发动进攻，为掩护新入朝部队的开进与展开，我军被迫停止休整，进行了第四次战役。

在第四次战役进行期间，中央军委和志愿军首长即研究和确定了进行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计划，并积极进行了准备。三月一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在第二番作战部队入朝后，我军应在四月十五日至六月底两个半月内，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消灭美伪军建制部队几万人，然后向汉江以南推进，最为有利。至三月下旬，敌全线向三八线进攻，彭德怀司令员分析了当时的战场形势，确定第五次战役于五月初，待我第二番作战部队入朝展开后，乘敌进入三八线南北地区立足未稳时进行。为此，志愿军党委于四月六日在金化上甘岭召开了扩大会议。会上彭德怀除总结了入朝以来对敌作战的基本经验和传达了毛泽东主席关于“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的战争指导方针外，着重分析了战场形势，明确了我军战役企图、决心及战役发起的时机，进一步统一了作战思想。彭德怀指出，敌越过三八线以后，在我军侧后实施登陆，配合正面进攻的企图日益明显。因此，我军必须先敌发起进攻，以破坏其登陆计划，夺取主动权。会议决定，如敌进展快，我于四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反击，如敌进展慢，反击时间则推迟到五月上旬。实施反击的主要地域在西线汶山至春川间，以三个兵团共十二个军（含朝鲜人民军第1军团）歼灭北汉江以西之敌。根据敌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及该地域战役纵深较浅，其援兵主要来自横的方向等特点，我军在战役指导上，决定首先从金化、加平线，利用这一带的大山区劈开一个缺口，将敌人东西割裂，然后，在西线实施两翼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战役迂回、割裂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以便从战役、战术上将敌分割成若干小块，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之，力求在三八线以北歼灭敌人几个师，得手后再向敌纵深发展。四月十三日，毛泽东主席同意上述战役计划，并建议：“为防止敌人从元山登陆，第42军主力应置于元山城及其附近，以确保元山。”志愿军司令部根据上述计划，十三日，向部队发出了《关于第五次战役指导与战术思想的指示》，强调部队要紧紧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要善于迂回、穿插、分割、包围，断敌退路并组织优势兵力（特别是炮兵），迅速消灭被包围之敌。同时指出，此次战役能否大量歼灭敌人，重要的环节在于全军能否坚持白天作战。为此，要求各级首长和司令部，必须周密准备，深入指挥，及时了解战场情况，适时组织部队的机动与协同，积极组织对空防御，使部队敢于白天作战。对通讯联络、协同动作、打坦克以及扫除地雷障碍等也都作了具体指示。

我军在第四次战役掩护下，进行了紧张的战役准备工作。至四月中旬，第19、第3兵团除各以一部兵力担任一线防御外，其主力分别集给于市边里、金川、新溪和伊川、安峡、晓星洞地区。第9兵团（并指挥第39、第40军）所属之第20、第27军集结于平康、金化地区，第26、第40、第39军担任

一线防御任务。新入朝的炮兵第2师及第8师一个团、反坦克炮兵第31师和高射炮兵第61师等已配属到各军。为保证铁路、公路畅通，调铁道兵第3师和四个工兵团入朝，并指派公安第18师担任沿线防空哨。负责对空监视。为加强后勤保障，成立了前方勤务指挥部，指挥六个分部，分别负责对第19、第3、第9三个兵团的后方保障工作。此时，担负后方勤务的人员已达十八万余人，后方供应已基本形成四条固定供应线和连点成线的部署，并实行了“分段包运”制度，从而提高了运输效率，改善了物资供应状况。到四月初，我已囤积粮食三千万斤，弹药三至五个基数。我军对物资供应虽进行了紧张的准备，但由于时间仓促，加之部队增多，物资储备仍不充足，只能保障最低限度的补给。

这时，志愿军在朝鲜共有十四个军，六个炮兵师、四个高射炮兵师及铁道兵、工兵、公安等部队。其中，除第38、第42及新入朝的第47军在后方休整并担任海防与抢修机场任务外，担任正面战场一线作战任务的共有三个兵团十一个军和三个炮兵师及一个高射炮兵师，另有人民军四个军团，与敌形成二比一的优势。

四月十九日，美第24、第25师进至铁原附近，态势突出，当晚联司首长遂决定于二十二日黄昏发起第五次战役。按预定计划以三个兵团共十二个军（含人民军第1军团）在西线实施主要突击，以分割歼灭北汉江以西之敌为目的。第9、第19兵团为左、右突击集团，从两翼进行战役迂回，第3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从正面突击。首先分别歼灭伪第1师、英第29旅、美第3师、土耳其旅和伪第6师共五个师（旅）然后再集中兵力会歼美第24、第25师。东线人民军第3、第5军团积极箝制敌人，并相机歼敌一部。具体部署：

第19兵团指挥第63、第64、第65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配属炮兵第8师两个团为右翼突击集团。在扫除临津江以西之敌后，即在德岬洞至无等里三十一公里正面上突破临津江，首先歼灭英第29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抱川方向实施主要突击，协同第3、第9兵团会歼第24、第25师。第64军突过临津江后，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人民军第1军团首先歼灭开城、汶山地区之敌，尔后向高阳、汉城方向实施突击，占领汉城后担任该城守备。

第3兵团指挥第12、第15、第60军，配属炮兵第2师三个团（欠一个营）、反坦克炮兵第31师一个团为中央突击集团。在三串里至新兴洞十五公里正面上突破。首先歼灭美第3师、土耳其旅，尔后向哨城里、钟悬山地区实施突击，与第19、第9兵团主力协同在永平、抱川地区围歼美第24、第25师。

第9兵团指挥第26、第27、第20、第40、第39军，配属炮兵第1师三个营、炮兵第7师一个团、炮兵第2师一个营、反坦克炮兵第31师一个团为左翼突击集团。以第26、第27、第20军在古南里至伏主山二十七公里正面上突破，向万世桥里及机山里、抱川方向实施主要突击。首先歼灭美第24师、伪第6师各一部，尔后协同第19、第3兵团会歼美第24、第25师。第40军在上实乃洞至下万山洞六公里正面上突破，向加平方向突击，切断春川至加平公路，割裂东西两线之敌的联系，并以一部前出到华川、春川间地区，断敌退路，配合第39军歼灭逃敌和阻援。第39军以一部兵力于华川以北箝制敌人，主力向论味里、原川里方向实施突击，箝制美陆战第1师、骑兵第

1 师，使之不得西援，保障战役主要突击方向的左翼安全。

人民军第 3、第 5 军团，以一部兵力于杨口以北地区积极箝制美第 2、第 7 师，主力从榆木洞至牛卧里地段突破，向伪第 3、第 5 师接合部西湖里、麟蹄地区实施突击。得手后向平昌、江陵方向发展进攻。人民军第 2 军团位于淮阳、化川地区待机。

二、作战经过

（一）第一阶段：西线歼敌（四月二十二日——二十九日）

我军各突击集团于四月十九日隐蔽地进入进攻出发阵地，四月二十二日黄昏，按预定计划全线向敌发起猛烈进攻。

右翼突击集团扫清了临津江西岸之敌，突过了临津江。第 63 军向正面之敌英第 29 旅及美第 3 师一部进行攻击，于二十三日晨攻占了绀岳山要点及其附近地区，突破了敌人前沿，歼敌一部。但第 64 军二十三日攻占长坡里、高士洞后被阻，而兵团第二梯队第 65 军两个师又相继在此进入战斗，致使五个师拥挤在长坡里、高士洞、马智里以北临津江南岸约二十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达三天之久，遭敌炮火和航空兵火力的猛烈轰击，伤亡较大，严重地影响了战役迂回和对英第 29 旅的歼灭。人民军第 1 军团，于二十二日晚攻占开城，二十四日渡过临津江逼近汶山。

中央突击集团由三串里至新兴洞十五公里正面上成一个梯队实施突击，因队形密集，动作迟缓，未能迅速突破：突破后虽曾在炭洞、栗隅地区包围美第 3 师一个团，但因未能大胆实行分割迂回断敌退路，致使敌大部南逃。至二十四日晨始前出到花峰村、炭洞、板巨里地区，与敌形成对峙。

左翼突击集团突破敌人防御后，第 40 军迅速向敌纵深猛插。至二十四日晨突入敌纵深三十公里，前出到加平以北沐洞里地区，完成了割裂敌人东西联系的战役任务。第 30 军也前出到芝村里、原川里地区，将美陆战第 1 师阻隔于北汉江以东不得西援。第 26、第 27、第 20 军至二十三日突入敌纵深十八至二十公里，并在龙华山、白云山附近地区歼美第 24 师及伪第 6 师各一部；二十四日，在水平以北地区曾分别包围美第 24 师一个营或一个连的兵力五处，均因我火力不足，断敌退路的兵力薄弱，致使敌大部突围南逃。至二十四日，左翼突击集团前出至云山里、坡州洞、都坪里、国望峰、沐洞里、芝村里地区。

敌在我猛烈突击下，以伪第 1 师、英第 29 旅在汶山、弥弛寺、神岩里地区顽抗，掩护美第 1 军主力及美第 9 军撤至磨叉山、哨城里、钟悬山、姜氏峰、玉女峰、尤华山地区继续组织防御。同时迅速从后方调来英第 28 旅，加拿大第 25 旅两个营和美骑兵第 1 师第 7 团增强加平地区防御，堵塞被我军打开的战役缺口，阻止我第 40 军向其暴露的翼侧发展，调美骑兵第 1 师（欠一个团）至汉城，伪第 7 师至麟蹄，伪第 9 师至县里，以加强上述地区的二线兵力。

我军为乘胜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右翼突击集团经过激战，于二十五日十八时突破伪第 1 师及英第 29 旅主要防御阵地，占领汶山、弥弛寺、直川里、中牌里、七峰山等地。歼灭伪第 1 师一部及英第 29 旅四千余人。其第 64 军先遣队前出到道峰山，突入敌人纵深二十五公里，造成对敌人的威胁。第 63 军第 189 师于土桥场包围敌两千余人，因仅有一个营断敌退路，致使敌人突

围南逃。中央突击集团于二十五日进至哨城里、钟悬山、宝藏山地区，歼敌一部。其第15军第44师一个营，以勇猛动作突入哨城里东北大田里，歼灭美第3师两个连。左翼突击集团于二十五日前出到新村、机山里、中板里地区，并歼敌一部。

经过三昼夜作战，我军虽在加平方向打开了战役缺口，但由于我军未能断敌退路，分割包围歼灭敌人，敌主力于二十五日撤至锦屏山、道乐山、竹叶山、县里、加平、春川第二道防线继续组织防御。

二十六日，彭德怀司令员就战役进展情况和下一步作战打算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作了报告，认为此次战役，我军主力不宜南进过远，拟在打破敌之抵抗后，以一个兵团和人民军两个军团相机追击至三十七度线为止；主力则于三八线及其以北机动地区，准备歼灭敌登陆部队，或各个打击正面反攻之敌。中央军委同意上述作战方针和部署。据此，我军于二十六日继续向敌防御纵深发展进攻。当日即突破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右翼突击集团于二十八日占领国祀峰、梧琴里、白云台地区。其第63军于道乐山包围美第3师一个团，亦因未能有效地断敌退路，使敌南逃。人民军第1军团于梧琴里歼灭伪第1师一个营大部，于二十九日前出到汉城近郊之北岳山地区。中央突击集团于二十八日进至自逸里、富坪里地区，二十九日一部前出到间村、退溪院里地区，逼近汉城，控制了汉江北岸。左翼突击集团第40军二十六日于加平以北击退美骑兵第1师第7团、英第27旅反冲击后，乘胜占领加平；第39军主力进至春川地区，并以一部渡过昭阳江进至九峰山、坪村里地区，将美陆战第1师迫退到盘谷里、洪川地区，胜利地完成了战役保障任务。该集团全力于二十八日攻占铸锦山、祝灵山、清平川地区后，二十九日一部前出到金谷里、磨石隅里地区，逼近汉江。

东线人民军第3、第5军团在战役发起的同时，以积极的动作向麟蹄以北之伪第5、第3师各一部发起进攻，于西湖里地区歼灭伪第5师第36团大部。

敌人在我军连续突击下，于二十八日将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组织防御。美骑兵第1师西调，加强汉城的防御，并在汉城周围组织密集的火制地带，企图诱我攻城，大量杀伤我军。我亦因粮弹补给不及，在汉江以北歼敌战机已失，遂于四月二十九日停止了进攻。

（二）第二阶段：东线歼敌（五月十六日——二十一日）

敌退守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南岸后，四月三十日即以一部兵力向我进攻，企图破坏我军的进攻准备，察明我军动向，掩护其调整部署。至五月八日，敌先后进占高阳、水落山、禾也山、加里山，于论里、尤浦里一线地区。此时，敌判断我军可能从中线实施主要突击，遂停止了进攻，转取防御，并将美第7师及伪第2师调至揪谷里、龙头里和禾也山、鼎排里地区加强中线。其部署：

美第1军指挥三个师两个旅，成一个梯队，以汉城为中心进行防御。以伪第1师、美骑兵第1师、美第25师（附土耳其旅）防守高峰山、高阳、水落山、新月里地区，英第29旅配置于永登浦为预备队。

美第9军指挥英第28旅、美第24师、伪第2、第6师、美第7师，共四个师一个旅，成一个梯队防守金谷里、磨石隅里、禾也山、柯亭里、揪谷里地区，其伪第2师一部活动于清平川、上泉里地区。

美第10军指挥美陆战第1师、美第2师（附法国营、荷兰营）、伪第5、

第7师，成一个梯队展开，防守墨林洞、加里山、鹰峰、宫坪里地区。

伪第3军团指挥伪第9、第3师，成一个梯队展开，防守兰田里、德积里地区。

伪第1军团指挥首都师、伪第11师，成一个梯队展开，防守加里峰、龙浦里地区。

美空降兵第187团、美第3师、英第29旅分别配置于金浦、京安里、大田地区，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

我军鉴于美军主力逐渐向洪川、杨平、水原一线以北集结，杨口、自隐里线至东海岸为伪军六个师防守，态势又比较突出，且西线敌人不易东援，为继续歼敌有生力量，遂决定将主力东移，争取在东线歼灭伪军几个师及美军一部。第9兵团、人民军第2、第5军团首先歼灭县里地区伪第5、第7、第9、第3师，尔后视情况再歼伪首都师、伪第11师；第3兵团割裂美、伪军联系和阻击美第10军东援：第19兵团在西线积极行动，箝制美军主力，配合东线作战，第26、第40军北移平康、平壤之间地区休整、补充，并向东、西海岸警戒。具体部署：

第9兵团（欠第26军，附第12军）配属炮兵四个团，为主要突击集团，在加里山至麟蹄三十一公里正面上突破。第12军向自隐里、丰岩里方向突击，主力歼灭伪第5师，以一个加强师向苍洞里、束沙里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与人民军第2军团构成合围，断敌退路和阻敌东援。第27军向新丰里、坊内里方向突击，以一部配合第12军歼灭伪第5师，主力歼灭上南里、坊内里地区之伪第7师，尔后以有力一部向梨现实施突击，与人民军第2军团在长津坪构成合围，阻敌南逃。第20军向富坪里、美山里方向突击，与人民军第5军团构成合围的对内正面，主力向县里方向突击，在人民军协同下，会歼县里地区之伪第3、第9师，并以一部协同第27军围歼伪第7师。

人民军第5、第2军团，在麟蹄至雪岳山二十六公里正面上突破。第5军团并指挥第3军团一个师，向镇东里、旺盛谷方向突击，与第20军构成合围后，主力由东向县里方向突击，协同第20军歼灭县里地区之敌。第2军团向北岩里、苍村里、长津坪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与第27军构成合围。截歼逃敌；另以一个师向京沙里突击，与第12军构成合围的对外正面，并适时围歼下珍富里之敌。第3军团（欠一个师）尾随第2军团进至寒溪岭、望对岩山、玻璃峰、西林里地区，堵截县里地区之敌东逃和由襄阳西援之敌，保障翼侧安全。

第8兵团（欠第12军、附第39军两个师）配属炮兵两个营和反坦克炮兵一个团，于楸谷里、品杰里三十七公里正面上突破，割裂美、伪军联系，积极箝制美第10军主力，保障第9兵团翼侧安全。第15军于突破后，向九城浦里突击，割裂美、伪军联系，并力求歼灭美第2师一部，尔后视情况机动。第6军在楸谷里至大龙山地区积极精制美骑兵第1师，不使其东援并力求歼其一部。第39军（欠一个师）于春川地区集结，为兵团预备队。

第19兵团并指挥人民军第1军团，在高阳至加平六十公里正面上积极箝制美军主力于西线，在磨石隅里、清平川以北地区选择两三个兵力相当于一个营的敌人防守阵地攻歼之。兵团主力配置于清平川西北地区，准备视情况渡过汉江，扩张战果。

为迷惑敌人，隐蔽我军的战役企图，联司于五月初即今第19兵团和人民军第1军团在汉城方向不断袭击敌人，进行大规模的渡江准备工作，并以一

部兵力在汉城以西渡江，造成迂回汉城渡江南进的假象，将敌主力引向西线。

我军经过调整部署后，五月十六日十八时，各突击集团按计划向敌发起猛烈攻击。

第 20 军由九万里以东突破昭阳江，攻占富坪里伪第 7 师阵地后，其第 60 师即乘敌混乱收缩之机，向敌纵深猛插，十七日凌晨突入敌纵深二十五公里，前出到后坪里、美山里、旺盛谷地区，切断了县里地区伪第 3、第 9 师南逃退路。第 27 军突破后，担任该军割裂合围任务的第 81 师迅速向纵深穿插，十七日凌晨突入敌纵深约二十八公里，抢占了后坪里、坊内里、砧桥等要点，切断了县里之敌西南退路，并会同第 60 师在上南里地区全歼伪第 5、第 7 师所属五个营约三千人。这样，我第 20、第 27 军已完全切断了县里地区之伪第 3、第 9 师向西南方向逃窜的退路，人民军第 5 军团也攻占了镇东里、芳台山等要点，切断了县里地区之敌向东、东南方向逃窜的退路，与第 20 军对该敌形成合围。十八日，第 20 军与人民军第 5 军团同时向县里地区之敌猛烈突击，经两日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 12 军，突破后歼伪第 5 师一部，主力进至自隐里地区时，与美第 2 师展开激战前进受阻。该军担任迂回任务的第 31 师主力被敌阻隔，只有一个团从敌左翼绕道插入敌人纵深，于十八日拂晓攻占了长水院，因而未能按时完成向丰岩里、束沙里方向迂回的任务。

人民军第 2 军团至十九日始进至北岩里、新田里地区，未完成战役迂回任务。人民军第 3 军团因第 2 军团未能迅速突破，便尾随第 5 军团进至望对岩山、玻璃峰、西林地区，二十一日一部进占襄阳。

为继续追歼丰岩里、下珍富里地区之敌，第 12 军于十九日前出到踏枫里、新村地区，其第 31 师主力前出到三巨里，二十日。该师一个团前出至束沙里南之兄弟峰。第 27 军于二十日前出到纳言里、判宫岱、苍村里地区，一个团前出到束沙里。人民军第 5 军团一部前出到皮木享，歼灭伪第 3 师残部七百余。

第 3 兵团第 15 军进攻发起后，经连日激战，于十九日将美第 2 师第 38 团两个营全歼于大水洞地区。此时，美第 2 师与美陆战第 1 师已靠优，并组成新的防御，我第 15 军前进受阻。第 60 军以积极行动攻击当面之敌，有力地精制了美第 7 师东援。

第 19 兵团（附人民军第 1 军团）分别向高阳、金谷里、磨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之敌进攻，于十七日占领该地区并歼敌一部。十八日，第 63 军渡过北汉江攻占罗山、凤尾山、508.7 高地一线地区与敌展开激战，在抗击敌人反冲击中，歼灭美军一个营大部。

二十日，西线敌军为减轻我军对美第 9、第 10 军的压力，开始以美第 1 军三个师又三个旅的兵力向我展开进攻，我第 19 兵团遂转入防御。东线之敌在我军连续五昼夜的突击下，已撤至九城浦里、丰岩里、苍洞里、下珍富里、铁甲山、仁丘里地区防御；美第 10 军主力迅速向洪川方向靠拢，美第 3 师迅速进至清凉里、长坪里地区，堵塞了战役缺口；伪第 8 师亦由大田北调至平昌、堤川地区。至此，敌人又形成了东西相连的完整防线。我军经过连续作战，部队极度疲劳，粮弹已尽，供应困难，雨季又已接近，江湖沼泽在我军之后，一旦山洪爆发，交通中断，我军补给将遇到更大困难，顾虑更大。另外，此役未消灭美军师、团建制单位，敌还有北犯可能。在这样情况下，我军继续前进，不仅不易消灭敌人，反而会增添困难，不如后撤，使主力休整，

以逸待劳，寻机歼敌，更为主动。故于五月二十一日结束了第二阶段的作战。

（三）停止进攻向北转移（五月二十三日——六月十日）

我为争取时间进行休整和补充，五月二十一日决定以第 65 军于议政府、清平川地区，第 60 军于加平、春川（不含）地区，第 27 军一个师于春川、大同里地区节节阻击敌人，第 19、第 3、第 9 兵团主力分别转移至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铁原、金化地区及金化以东、华川以北地区休整。人民军第 1 军团以一部兵力于汶山、坡州里以南地区阻敌，主力转移至开城地区休整。人民军第 5、第 2、第 3 军团各留一个师分别在于论里、县里、西林里地区节节阻击敌人，掩护其主力转移至杨口、麟蹄及襄阳以北地区休整。

五月二十二日，志司为避免我军转移时部队拥挤，令原任第 3 兵团预备队的第 39 军提前于二十二日黄昏转移。第 3 兵团令第 15 军也提前于二十二日黄昏转移。当我军于二十三日指晓开始向北转移时，敌乘机集中美、伪军四个军共十三个师的兵力向我发起反击。这次反击，敌人改变了战法。各师均以摩托化步兵、炮兵、坦克组成“特遣队”为先导，并有大量的航空兵和远程炮兵支援，主要沿汉城至涟川，春川至华川，洪川至麟蹄公路两侧地区，多路向我实施反扑。其部署：美第 1 军沿汉城—铁原轴线实施主要进攻；第 9 军向春川、华川方向进攻，第 10 军向麟蹄、杨口方向进攻。伪第 1 军团沿东海岸北犯，以为配合。

我军向后转移，本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是，由于对敌有计划地实施这种规模、这种形式的反扑估计不足，转移的组织计划不周，未能组织有效的交替掩护转移；各兵团担任掩护的部队有的尚未进入防御地区，有的虽然进入防御地区，但未能有效地控制要点与公路，迟滞敌人，致使敌“特遣队”插入我纵深，造成转移初期的被动混乱局面。二十二日，第 19 兵团主力按计划向北转移；人民军第 1 军团在敌连日攻击下，撤至临津江附近汶山至高浪浦里段，使第 65 军右翼过于暴露，未能完成在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十五至二十天的任务，仅四天即撤至哨城里、永平地区，迫使兵团主力过早展开进行防御。第 3 兵团主力转移时，因掩护的兵力不足，未能阻止敌人的进攻，致使敌很快进至春川、富坪里地区，将我第 9 兵团主力及第 12 军隔于于论里以东县里地区，迫使其绕道杨口以东转移，因而使第 9 兵团在春川、大同里地区阻敌之任务不能执行。第 3 兵团有八千余名伤员尚未后运，第 60 军第 180 师及第 179 师主力在北汉江南岸牟峰、正屏山、大尤山掩护转运伤员，故该军也未能全部进入指定地区阻止敌人。二十四日，美第 24 师、伪第 6 师进占济宁里、城隍堂及江村里并控制了该处渡口，美第 7 师进占春川。我第 60 军在北汉江南岸之部队三面受敌，二十五日晨，第 180 师渡过北汉江，继续阻击敌人，黄昏后奉命向芳确屯地、新岱以北地区转移，因山大路小，运动困难，加之该师自带伤员三百余名，当夜未能到达指定地区。此时，美第 24 师攻占间村；美第 7 师攻占梧口南里、马坪里，并前出到芝村里、滩甘里，继续向史仓里、华川方向前进，伪第 6 师进到芝岩里地区。我第 180 师被隔于芝岩里以南地区。第 60 军员于二十六、二十七两日先后以第 181、第 170 师从华川以东两次接援，因兵力过小，通讯中断，均未奏效；第 8 兵团司令部在转移途中遭空袭，三天与历属各军失去联络，指挥中断。第 180 师于被围后指挥员犹豫动摇，未组织全力坚决突围，致使该师遭受严重损失。

二十七日，敌人占领汶山、全谷里、永平、华川、富坪里地区后，仍企图继续向铁原、金化、杨口等地进攻。我第 64、第 63、第 18、第 26、第 20

军及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主力遂迅速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及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这时，我第12军主力已绕过杨口向金化地区转移，该军被远隔在较深远敌后的三巨里地区的第91团，也从下珍富里以东越过雪岳山同主力会合。第9兵团第27军开始向华川、杨口方向转移，第20军主力已进至华川以北地区。二十一日至三十日，我第65、第20、第27军向进占涟川以南、华川及麟蹄以东地区之敌进行了坚决的反击，歼敌一部并收复了华川。六月一日，第47、第42军于新幕、南川店及伊川、玉洞里地区，第20、第27军于鸡雄山、黑云吐岭建立了纵深防御，完成了全线防御部署。随着我反击的胜利和各防御部队的展开，敌人的追击遂被阻止，整个战局基本稳定。此后，我军在积极的阻击战中又大量杀伤与消耗了敌人，至六月十日，将敌阻止于汶山、高浪浦里、三串里、铁原、全化、白岩山、杨口、鹰峰山、明波里地区，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结束了第五次战役。

第五次战役自四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日止，历时五十天。我军先后投入十五个军（含人民军四个军团）的兵力，采取以一部兵力直插敌战役纵深，割裂其整个战役部署，对预歼之敌实施两翼迂回与正面突击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取得了歼灭敌人八万二千余人的胜利，缴获了大量的物资装备，摆脱了我军在第四次战役时所处的被动局面，使新入朝的部队取得了对美军作战的初步经验。同时，经过这次战役的较量，也迫使敌人对中朝人民军队的力量重新作出估计，不得不转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但是，这次战役由于急于破坏敌人的登陆计划，提早发起进攻，战役准备工作不够充分，当时我第二番作战部队刚刚集结，只作了必要的临战准备就投入了作战，特别是新参战兵团对敌情、地形还不熟悉，又是第一次与美军交战，战术准备也不足，而且粮弹储备也不多，以致使作战行动受到很大的影响。战役规模企图一举歼灭敌人几个师，口张得过大，向敌人纵深发展过远，这在敌我装备悬殊、我无空军掩护、战役持续时间有限的情况下，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虽然我军后勤保障工作有了较大的改进，但是，这次战役更突出地暴露了我军后勤供应的能力不能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后勤保障仍然是一个最大的薄弱环节。实践证明，随着战争的发展，部队数量增多，作战规模扩大，对后勤供应的要求愈来愈高。没有强大的、与作战规模相适应的后勤保障，使参战兵团能得到充分的物资供应，要歼灭现代化技术装备之敌的重兵集团，是极其困难的，或是不可能的。战役第一、第二阶段，均因粮弹供应不及而停止进攻，不仅丧失了歼敌良机，而且迫使部队忍饥后撤，同时，后撤转移中组织计划不周，严重地影响了战局的发展。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七个半月，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在没有空军掩护、后方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实行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方针，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歼灭敌人约二十三万人，将侵略军从鸭绿江边打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迫使敌人接受停战谈判，为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三章 转入战略防御 迫敌签字停战（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

第一节 敌我双方情况及我军战略方针

自朝鲜战争爆发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初，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以来，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予敌以沉重打击，共歼敌约二十三万人，其中美军十一万五千余人，比太平洋战争第一年美军损失的五万八千余人还多了一倍左右。敌人物资消耗平均每月大约八十五万吨，几乎相当于当时美国援助北大西洋集团一年半的数量。《美国与世界报道》周刊曾惊呼：“朝鲜的‘小战争’使美国损失的人员和金钱比一九四二年对日本进行的‘大战争’还多。”李奇微则唉叹：它在朝鲜战争中取得的“价值”，“还不如付出的代价”。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重点在欧洲，但在侵朝战争中，却使用了全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海军的近半数，还动员了英、法等国家的一部分军队。这在战略上是轻重倒置。主次颠倒，同它的以欧洲为重点的全球战略发生了深刻矛盾。即使这样，也仍感兵力不足，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战略预备队只有在日本的美国两个师和伪军三个师，美国国内只剩下六个半师，再往朝鲜增兵已十分困难。美国国防部部长马歇尔供认：他把“陆军增加到十八个师和十八个团的战斗部队”是“目前所能匆忙地准备的全部数目”，即使把这“全部数目”的兵力投入侵朝战争中，对受到重大打击、士气不高的侵略军，也不会有更大的补益，且继续北犯，将大大延长补给运输线。纵然依靠其海空军及陆军装备上的优势，面对步兵占有巨大优势且已构成绵亘防线的中朝人民军队，以其现有兵力，不仅已无力象战争初期那样长驱直入，即使突破我军防线的某一部分，也十分困难。同时，侵朝战争加重了美国人民的负担，广大人民厌战、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国内阶级矛盾不断激化，战争动员更加困难。英、法等国因美军在战场上遭到重大打击，对战争前途预感渺茫，且慑于国内压力，对美帝国主义向他们勒索炮灰，深为不满，不愿意再往朝鲜增兵。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对朝鲜的侵略，要求迅速结束朝鲜战争，使美帝国主义受到的压力更加沉重。在这种军事上、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的情况下，美国陆军副参谋长魏德迈也不得不承认“朝鲜战争是一个无底洞，看不到联合国有胜利的希望。”美国战争策划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认为“韩国问题只凭军事手段是不能按美国条件得到解决的”，必须暂时放弃战争计划，“谋求政治妥协”。因此，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了通过停战谈判结束敌对行动的决定，准备同我进行停战谈判。六月初，美国政府通过联合国秘书长多次透露上述意向，中旬，又通过中立国家的外交使节向我国政府进行试探。与此同时，在军事上也暂时停止实施全面进攻的行动，而在三八线附近构筑防御阵地，暂时转入战略防御，企图通过谈判使朝鲜战争“按美国条件得到解决”。

我军经过五次战役，把敌人赶回三八线附近，扭转了朝鲜战局。这时志愿军的兵力已增至十五个步兵军、七个地面炮兵师、四个高射炮兵师和一个坦克师。参战兵力已达七十七万余人。部队的火力、突击力和防空能力均较前有普遍的提高。朝鲜人民军的战斗力也有较大的加强，兵力已增到三十四万余人。但是，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基本形势在短期内还难以有明显的

改变。虽然我步兵数量多、战斗力强，占有较大优势，但在我空军还不能参加掩护交通运输和必要的配合作战前，此种优势尚难以充分发挥出来。敌对我交通运输的破坏所造成的供应困难，以及随时可能在我暴露的两翼实施登陆作战的威胁依然存在，而且战线越往南移，这种困难与威胁就越严重。经过五次战役，我军虽予敌以重创；但击溃的多，而成建制歼灭的少，尤其未能歼灭敌重兵集团。正如毛泽东主席五月二十六日给彭德怀司令员的电报中所指出的，“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我军越向南推进，敌人兵力越加集中，就越不利于我军歼灭敌人。虽然经过五次战役，使敌人认识到我们的力量是不可侮的，但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在目前敌我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想很快解决朝鲜问题也是困难的。我军只有加强技术兵种，训练干部掌握技术，把单一的步兵突击提高到合成兵种的作战水平，再歼灭美军几个师，迫使美帝国主义知难而退，才有可能解决朝鲜问题。当客观上出现了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可能时，我们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一面充分准备持久作战，一面与敌人举行停战谈判，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这也是合乎中国人民长远利益的。

关于朝鲜战争的持久性、艰苦性和迫使敌人同我进行谈判的可能性，早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参战前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就有所考虑和准备。尽管第二次战役，我军获得了重大胜利，将敌人赶回到三八线，扭转了朝鲜战局，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均明确地认为战争仍然是长期的、艰苦的，对中朝人民军队中存在的速胜盲目乐观情绪，认为是有害的。毛泽东明确指出“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第四次战役期间，毛泽东主席更进一步提出“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并为坚持持久作战确定了轮番作战的方针。当时，我军总的作战指导思想是“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第五次战役之后，我对战争的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美国已被迫表示愿意同我进行谈判。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六月三日，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邀请金日成首相来北京，共同商讨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于六月上旬适时地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即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同时进行。打谈结合，以打促谈。所以，在第五次战役结束后，毛泽东主席毅然决定转为战略防御。目的是：争取时间，加速改善技术装备及后方供应，协同朝鲜人民军巩固与加强正面战场和东西海岸的防御力量，制止敌再次进攻和积极准备在有利条件下的反击作战，从军事上支持停战谈判，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根据上述敌我双方基本情况和我们的战争目的，中央军委及时制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坚持长期、轮番作战，利用朝鲜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依托阵地以防御与反击相结合，消耗战与歼灭战相结合的手段，采取“零敲牛皮糖”的原则。集中优势兵力，多打小歼灭战，“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由大到小，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与消灭敌人，“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为

此，我在前沿开始构筑绵亘不断的有一定纵深的坚固防御阵地；组织部队轮换休整，补充兵员，总结经验，加强训练，提高战术与技术水平；改善部队的技术装备，加强特种兵建设；并调第 23 兵团（辖第 36、第 37 军，共四个师，董其武司令员，高克林政治委员）及第 149 师入朝，加速修建朝鲜北部机场，（第 23 兵团于九月七日入朝，主要修建南市、泰川、院里地区机场，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完成任务后回国。后改编为第 69 军。）七月至八月初，我志愿军空军歼击第 4 师第 12 团再次进驻安东，参加实践锻炼，为志愿军空军于九月大规模参战作好准备。同时，为加强后方建设和改善供应运输，加速健全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建设；建立和健全铁道运输司令部，统一负责铁路运输、抢修和铁道防空，积极修筑大量隐蔽仓库，囤积作战物资，修筑横向公路，确保东线供应。

为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六月一日，中央军委任命陈赓、宋时轮为志愿军第二、第三副司令员。陈赓、宋时轮仍分别兼任第 8、第 9 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八月，中央军委又任命甘泗淇为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在解方出任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期间，由张文舟代理志愿军参谋长职务。

在敌我力量相对均衡，从军事上不能迅速解决朝鲜问题的情况下，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于六月二十三日在联合国新闻部举办的“和平的代价”广播节目中发表演说，建议和平解决朝鲜问题。陷于战争进退维谷的美国政府，立即命令其“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于六月三十日发表声明表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谈判在元山港外丹麦伤兵船上举行。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合电复李奇微，建议双方代表在三八线南我方控制的开城会晤。经双方商定，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各由五名代表组成。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首席代表是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参谋长南日大将，代表有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参谋长李相朝少将，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朝鲜人民军第 1 军团参谋长张平山少将。“联合国军”首席代表为美国远东海军司令特纳·乔伊中将，代表有美国第 8 集团军副参谋长亨利·霍迪斯陆军少将，美国远东空军副司令劳伦斯·克雷奇空军少将，美国远东海军副参谋长阿雷·勃克海军少将和伪第 1 军团长白善焯少将。为加强停战谈判的组织领导工作，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李克农率领乔冠华、浦山、毕季龙等谈判工作班子于七月六日到达平壤，七日下午，同朝中代表团代表相继到达开城。中朝代表团即已形成并开始工作。代表团分两个部分，即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和志愿军代表团。对外朝鲜人民军为主，实际谈判工作，则由李克农主持。志愿军代表团成立了党委，李克农任书记，邓华、解方、乔冠华等为委员。柴军武（改名柴成文）为代表团秘书长。七月八日，为安排双方代表第一次会议的具体事宜，双方联络宫在开城来凤庄举行预备会议。七月十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来凤庄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从此，在朝鲜战场上，便形成了史无前例的长达两年零一个月的战略上的相持局面。这一时期中，一方面表现了在战场上敌我都企图打破对方的防御，争取主动，以配合停战谈判所进行的反复的、尖锐的军事斗争；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在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异常尖锐、复杂、曲折的外交斗争。敌我双方均采取战略防御，并且军事斗争与外交斗争，交织进行，边打边谈，以扛促谈，这就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

第二节 一九五一年夏、秋季防御战役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十二月三日)

一、战役前一般情况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敌我双方相对峙于三八线附近，构筑工事，调整部署，进行作战准备。敌人控制了西起临津江口经高浪浦里、涟川、铁原、金化、杨口、城隍谷、冷泉里至明波里附近地区。到八月中旬，敌先后建成了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即与我接触线（敌叫“耳明线”），第二道防线距第一道防线约十公里。为中间阵地，西起铁原西南的263.4高地，东经读书堂下、地境洞、大成山到北汉江两岸之小高飞云伊，全长六十公里（敌称“怀俄明线”），第三道防线西起临津江口，沿江而上，经积城、道城叽、华川、杨口、兜率山、山头谷里至东海岸之杆城以北马达里一线，全长二百二十公里，距第一道防线约二十至三十公里（敌称“堪萨斯线”）。各道防线均构筑了坚固工事，设有大量地雷和铁丝网。

六月中旬，敌前线部队有四个军共十七个师、四个旅和一个团，成一个梯队展开：

美第1军指挥伪第1师、英第28、第29旅和美骑兵第1师、伪第9师及美第3、第25师共七个师（旅）展开于临津江口至金化以西地区，以土耳其旅、加拿大第25旅分别位于杨州、文岩里附近地区为预备队：

美第9军指挥伪第2师、美第7师、伪第6师共三个师，展开于金化至舞龙里以西地区，美第24师位于华川附近地区为预备队；

美第10军指挥伪第7师、美陆战第1师、伪第5师共三个师。展开于舞龙里至城隍谷地区，美第2师和伪第8师分别于洪川东北孔雀山、鹰峰山地区和县里地区为预备队，伪第1军团指挥伪首都师、伪第11师，展开于城隍谷至明波里地区，伪第3师位于榆岬里地区为预备队；

美空降兵第187团为美第8集团军预备队，位于洪川附近地区。

敌人利用停战谈判开始、朝鲜战局相对稳定之机，从六月中旬至九月间，积极备战：从美国本土运来十多万兵员补满缺额（其他国家军队也补满缺额八千多名）：对一线部队进行轮换休整；增加炮兵、坦克部队；扩编了三个伪军师，并为伪军培训军官与增编炮兵部队；美空降兵第188团和空军第116、第136两个轰炸机联队进驻日本：为便于指挥，将英第28、第29旅和加拿大第25旅、新西兰炮兵第16团组编为英联邦第1师：同时，扩大金浦、水原、大丘机场，新开辟了原州、水原、方鱼津、镇海、大田、蔚山、金海、浦项、巨济岛等十几个海空军运输补给基地；修建了东豆川里、水平、麟蹄等十几处前沿机场，主要供炮兵校正机使用。此外，积极修筑道路，运输作战物资，并出动大量飞机轰炸我交通运输线和后方基地等。

早在准备同敌进行谈判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对于停战谈判开始后可能出现的形势和敌之行动企图，就作了充分估计，深知敌人虽然被迫切求和，但决不会改变其侵略本性。在谈判期间，敌人可能玩弄种种阴谋伎俩和乘机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因此，要求志愿军必须极力提高警惕，积极注意作战，七月二日毛泽东主席指示志愿军首长：我军应“争取在十天内，用极大努力加强第一线部队的人员，特别是武器和弹药的补充。请将后方应运人员、武器、弹药等在这十天内运入北朝鲜境内”，“我第一线各军必须准备对付在

谈判前及谈判期内敌军可能对我来一次大的攻击，在后方则举行大规模的空炸，以期迫我订立城下之盟。如遇敌军大举进攻时，我军必须大举反攻，将其打败。”并指示志愿军首长，应令六月下旬已入朝的第20兵团及即将再次入朝的第50军开到指定地点，防敌乘机在元山登陆；第38、第39、第42军应准备应付敌可能在西海岸登陆。根据上述指示和既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我军在停战谈判开始以后，即一面积极打击敌之审扰活动，掩护我军防御阵地的构筑，准备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一面则积极地对敌实施战役反击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预计八月中旬完成，准备待敌进攻时举行战役反击，以取得政治上的有利地位。如敌不进攻，则视情况于九月举行战役反击。

八月中旬，我军已在西起土城里，经松岳山、五里亭、平康、鸡雄山、登大里、栗城洞、大岩山、沙泉里至东海岸之高城地区东西绵延二百五十公里构筑了主要防御阵地；在西起南川店、经市边里、安峡、玉洞里、新城山、云磨山、乍德山、昌道里、龙门山、竹叶山、国土峰至东海岸高城构筑了第二道防御阵地。此时，志愿军共有三个兵团十七个军，朝鲜人民军有七个军团。其中：在正面，志愿军展开了两个兵团另一个军共八个军，人民军展开三个军团。其中，第19兵团第一梯队第64、第47军展开于土城里、五里亭地区，第二梯队第63、第65军位于新溪东、西地区同（停战谈判开始后，以第47军及人民军第1军团各一个师进入开城及其以南地区，以保卫开城谈判会场区域）；由志愿军司令部直接指挥的第42军展开于中于城、院里地区；第9兵团第一梯队第26、第27军展开于院里（不含）、登大里地区，第二梯队第20军位于昌道里附近地区（七月，第20、第27军互换）；人民军第5、第2、第3军团展开于北汉江东岸栗城洞至东海岸高城以南地区。另以志愿军第50、第38军，人民军第4、第1军团展开于西海岸龙岩浦至礼成江口，原在西线的人民军第6军团位于化川里地区，以加强东线防御力量，人民军第7军团展开于东海岸元山、咸兴地区，组织海岸防御。志愿军预备队第39、第40军及第3兵团之第12，第15，第60军分别置于顺川、祥原及谷山、下有里、新谷院等地区。为贯彻“轮番作战”的方针，志愿军第20兵团则集结于东线元山以西地区，准备随时支授朝鲜人民军作战或歼灭登陆之敌。

我军一面积积极构筑工事，一面组织部队轮流进行休整，调整组织，配齐干部，补充兵员，改善装备，增调部分炮兵入朝。部分步兵师增编了小口径高射炮兵营。各部队普遍举办轮训班，训练干部和技术人员，总结作战经验，提高战术技术水平。

为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我军全面加强后勤建设，改善交通运输供应工作。早在第五次战役期间，志愿军党委全面地总结了战略反攻阶段后勤工作的经验教训，于五月三日做出了《关于供应问题的指示》。充分肯定了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战争是人力物力的竞赛，尤其对于具有高度技术装备的美军作战，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物资供应，要想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同时指出“必须认识到在敌人掌握了制空权，我军车辆又不够，而百万大军包括飞机大炮坦克工兵等等，一切物资都需从国内运来的情况下，后勤工作是极为困难和复杂的，没有全军的协助，仅仅依靠后勤部门同志的努力，要完成此种艰巨任务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志愿军党委认为，后勤工作“是目前时期我们一

切工作中的首要环节”，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后勤的领导，把它列为议事日程的第一项”。为加强对志愿军的作战物资供应与战勤的管理，减少物资供应转发的层次，五月十九日，中央军委决定撤消志愿军各兵团后勤部，成立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下简称志后），在志愿军首长直接领导下，负责管理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后勤组织与设施。其主要任务为：对作战物资的接收、转运、保管，分配，收客流散人员，后送伤病员，修护桥梁道路，保证通信联络，组织警备、防空，维持后方秩序等一切后方诸勤务工作。为加强对后勤工作的领导，各部队均指定一名副职具体领导后勤工作，现有各分部副部长应抽出一些兼大站站长。凡过去配属志愿军后方勤务部之各部队。统归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建制序列。根据这一决定，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于六月在遂安附近的上朝阳里成立。洪学智兼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志后成立后，即开始全面加强后勤建设，先后召开了运输、卫生、兵站以及第二届后勤工作会议，实行划区供应与建制供应相结合的供应体制，建设既能前后贯通，又能左右衔接的纵横交错的兵站运输网，采取固定运输的“分段包干制”，抽调若干具有一定军事素质的军政指挥员加强各业务部门和各分部的领导，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提高业务水平和工作效率，加强思想建设，开展三爱一反（即爱车辆、爱物资、爱伤员和反浪费）运动。另外，将担负后方勤务的工兵、高射炮兵、公安、通讯、运输等部队统统列入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的建制，归该司令部领导。至十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直属部队已发展到六个分部、二十八个大站、四个警卫团又九个营、十三个汽车团、二十九个辎重运输担架团、三个公路工程大队、三十九个兵站医院、四个高炮营、三个通信营、八个运输营，共十四万余人。另配属有公安第18师、步兵第149师和六个工兵团八个高射炮兵营，共四方余人。总人数达十八万余人（不包括军以下后勤人员）。军以下后勤力量和组织机构也迅速得到充实和发展。各军增编了担架团和运输团。军后勤编二至四个兵站、二个汽车连、三至四个医疗所（医院）和一个警卫连，人数多达七千余人。师后勤下属一个医院（收容所）和一个运输连，共四百余人。这样，志后就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多兵种的后勤部队，从而开始将我军后勤建设推向新的阶段。在此期间，志后在阳德、成川、遂安地区和新幕、新溪、伊川、洗浦里一线地区共修筑隐蔽仓库四千三百多个，囤积了可供部队一个月用的弹粮和其它物资。沿化川里、三防里、箕山里、支下里、新溪、新幕、青石头里一线南北地区，构筑了掩蔽部。部队交通运输、物资供应有所改善。

但是，七月下旬朝鲜北部发生了四十年未有的特大洪水灾害，后勤物资主要集散地三登附近一片汪洋，仓库、医院和高射炮阵地均遭水淹。后方几乎所有的公路路面全部被水冲坏，许多路基被冲塌，二百多座公路桥梁全波冲垮。铁路也遭到严重破坏，大批库存物资被冲走，连有些待避的汽车也被冲走，有些物资受潮霉烂变质。加上敌人乘机对我交通运输线进行破坏，给我军交通运输和物资供应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二、一九五一年夏季防御战役 （八月十八日——九月十八日）

敌人对谈判并无诚意。在谈判中，一面积极进行作战准备，一面节外生枝，蛮横无理地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仅讨论议程问题就拖了半个月，至七

月二十六日才达成协议，会议通过五项议程：（一）通过议程，（二）作为在朝鲜停止敌对行为的基本条件。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包括监督停火条款实施机构的组成、职司和权力；（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同日，朝鲜停战谈判进入第二项议程的讨论。在讨论军事分界线问题时，我方建议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停战，理由是举世公认，公平合理，切实可行。二十七日，美方借口“海空军优势的补偿”，无理地提出将分界线划在开城、金川、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通川一线，即深入我方实际控制线以北约三十八至六十八公里，妄图不战即垂手可得包括我战略要地开城在内的一万二千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一讹诈被我严词驳斥后，敌竟公然声称“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妄图以武力相威胁。

敌人为了紧密配合其在谈判中实施政治讹诈，在军事上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活动。七月十三日，侵朝“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命令其空军加紧战斗活动，妄图“充分发挥空中威力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效果，来惩罚在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接着，加紧了对我方交通线和其它军事设施的轰炸。七月三十日，敌曾集中了一百余架飞机轰炸平壤，三百五十四架飞机轰炸“特定的军事目标”，妄图在心理上给我施加压力。与此同时，还加紧了其地面上的作战活动。

从七月二十六日开始，美第2师向我东线朝鲜人民军第2军团防守的大愚山阵地发起猛烈攻击，每天均以团以上的兵力轮番攻击，并有两个伞兵营配合，经与朝鲜人民军反复争夺，连续激战五天，以死伤二千余人的代价最后占领该高地。在其他地段上，敌人也不断以营以上的兵力向我攻击。不久，便于八月十八日向我发动了夏季攻势和空中攻势（即“绞杀战”），与此同时，在进行谈判的中立区进行多次的挑衅活动：枪杀我方军事警察，轰炸我方代表团驻地。

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我方谈判代表于八月二十三日宣告停开谈判会议。同时，军事方面，也做了相应的部署。为了掌握主动权，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决定推迟原拟定的九月份对敌实施战役反击的计划（只加紧准备而不发动），而准备对敌实施战术反击，以配合谈判，并借以“收复些地方，推前接触线，更好的了解敌人阵地及其巩固程度，”为我尔后实施战役反击创造条件。

敌人发动的夏季攻势，共持续了一个月，先后动用了美军两个师、伪军五个师的兵力，主要进攻方向为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人民军防守的阵地，正面约八十公里。其直接目的是为了夺取我东线突出部阵地，拉平战线，与其中部战线取齐，改善其防御态势，并防我举行战役反击。在该线防守的部队为朝鲜人民军第2、第3、第5军团。担任第一线防守的有六个师，第二线为三个师。战役经过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八月十八日开始，至三十一日结束。敌首先以美第2师，伪第7、第5、第8、第11师和首都师各一部，共约三个师的兵力，实施全面进攻。进攻重点为人民军三个军团的结合部。当时人民军防御工事尚未完全修好，朝鲜北部又发生了洪水灾害，公路、桥梁被冲断，加之敌空军对我后方交通实施“绞杀战”，致使我后方供应更加困难，粮弹不能及时供应。在这种困难情况下，为配合开城谈判，粉碎敌人的进攻，朝鲜人民军经过英

勇顽强的连续作战，与敌人反复争夺，充分发挥了各种火器效能，给敌人以严重的打击。至三十一日，仅第 5、第 2 军团阵地被敌突入二至六公里，第 3 军团阵地屹立未动。

第二阶段，从九月一日开始，敌人又重新发起攻势，不断地以营、团兵力向我攻击，而以项岭地区，杜密里以北 773.1 高地（敌称该线为“血岭”）地区，大愚山以北加七峰、1211 高地地区及加田里以北地区战斗最为激烈。九日开始，敌转入重点进攻。先后向加田里北五公里的黄基至松鱼月四公里地段，松鱼月至道味枳十二公里地段、道味枳至芦田四公里地段集中猛烈攻击。尤以文登里东南三公里的 851 高地和加七峰北 1211 高地战斗最激烈，朝鲜人民军巧妙地组织了各种步兵火器，特别是发挥了迫击炮的威力，以顽强的抗击与连续反冲击，予敌人以大量杀伤。敌因伤亡惨重。称这些高地为“伤心岭”。至九月十八日，敌人除在此处继续保持进攻外，在其它地段均已被迫停止进攻。敌所发动的夏季攻势，终于被英勇的朝鲜人民军所粉碎，十月十日，敌以美第 2 师全部并在五十辆坦克及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了结束“伤心岭战事”的最后一次猛攻。“美军再度被手榴弹和步枪火力挡住”，仍以失败而告终。

为配合人民军作战，志愿军第 27 军于九月一日至三日，以三个团的兵力，在五个炮兵营的火力支援下，向金城以南的注坡里东西一线地区之敌七处阵地实施反击，共歼敌一千九百余人。第 64、第 47、第 42、第 26 军各以一部兵力，于九月五、六日，先后向德寺里、338.1 高地、中马山、西方山、斗流峰等阵地发起反击，歼敌二千余名，占领了西方山、斗流峰等要点，改善了我军平康平原的防御态势。

夏季战役，是在我军阵地防御工事不坚、经验不多、弹粮供应不足、部队疲劳等困难条件下进行的。朝鲜人民军、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斗；全线歼敌七万八千八百余人（内美军二万二千余人），而敌人仅突入我东线阵地二至八公里，占领我土地一百七十九平方公里。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连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莱德雷也不得不承认“这次的攻势是没有选好时机，没有选好地点，没有选好敌人的败仗”。

三、一九五一年秋季防御战役 (九月二十九日——十月二十二日)

为了配合停战谈判，粉碎敌人可能对西线我志愿军防御阵地的进攻，保卫开城及三八线以北的土地，志愿军党委早在九月上旬召开了有军以上干部参加的党委扩大会议。会议指出：朝鲜停战谈判是在敌我力量旗鼓相当的情况下产生的。当前，敌人还不愿意放弃战争政策，停战谈判一时难以有明确成果。因此我军必须加强作战准备，提高联合兵种作战的水平，坚持持久作战。根据战场上敌我双方情况，会议还明确指出，今后“大踏步进退的机动战”机会已日益减少，而“阵地战的战争形式”则日益明显，因此，要求我军“要学会阵地攻坚与阵地防御”，并提出今后我军的作战指导方针：在防御作战中应是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对每一阵地必须进行反复争夺，不得轻易放弃阵地，要采取不断的阵地反击及小出击，歼灭出犯或突出部之敌，以求得多杀伤敌人，争取时间；在进攻中，如无特别有利时机，技术条件还未适当解决前，不宜进得太远，必须稳扎稳打。最后，会议作了如下部署：第

一，第一线部队，时刻准备打击可能进攻之敌，和随时准备歼灭小股出扰之敌。同时，还要积极准备打一些以消灭敌人突出部为目的的小型攻坚战，求得每次歼灭美军一个连至一个营，以取得攻坚作战的经验。第二，为随时防范与还击敌人以正面攻击和在东西海岸登陆，要求全军把进一步加强防御阵地作为战略任务，大力加强第一线和第二线阵地的工事，并着手构筑东西海岸纵深工事和第三线（西起海州，东经麒麟里、南川店、市边里、伊川、洗浦里、淮阳至化川里）阵地的工事。第三，为加强中间运输线，保障供应运输顺畅，全军立即着手修建阳德、谷山、伊川线（第3兵团负责）；阳德、马转里、佳丽州、洗浦里线（第9兵团负责）；市边里至南川店，市边里至遂安，市边里至五里亭、朔宁线（第19兵团负责）；洗浦里以东之线（第20兵团负责）；以及伊川至玉洞里之线（第42军负责）等几条具有战略意义的标准公路。九月十六日联司又发出《关于小型作战的指示》，要求我重要阵地，特别是核心阵地，必须是“隧道式的据点”。

根据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精神和联司指示，各部队均以构筑工事为重点，全面地加强了作战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为了增强防御力量，粉碎敌人正在酝酿的攻势，还进一步调整了部署：除早在八月末将开城地区的第47军一个师和人民军第1军团一个师均归还建制，调第65军至开城地区，以加强开城和朔宁方向的防御和将第68军由阳德地区调至洗浦里地区准备接替人民军第5军团防务外，九月上旬，又以第20兵团第67军接替了第27军金城地区防务，第27军撤至马转里、阳德地区整补。另给主要防御方向上的第一梯队军各加强二至三个榴弹炮兵团，一个火箭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兵团以及一个坦克团。在便于敌坦克突入和空降的地区，各军均增强了反坦克火器和高射火器，设置了反坦克、反空降地域。为了准备空军参战，第23兵团已于九月七日入朝担任修建南市、泰川、院里机场任务。此后，为了加强东西海岸防御。防止敌人在我侧后登陆，中央军委于九月十六日决定，调第16军至东北通化地区待机，所属第47师则先于军主力入朝，进至咸兴、兴南地区，归第9兵团指挥，担任海防守备任务：调第11军凤城、安东地区待机，准备支援朝鲜西海岸作战。同时，为了统一海岸防御作战指挥，经同朝鲜人民军总部协商，决定分别成立东西海岸联合指挥所。西海岸指挥所由韩先楚任司令员，人民军第4军团军团长朴正德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38、第39、第40、第50军和人民军第1、第4军团。东海岸指挥所由第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任司令员，人民军第7军团军团长李离法兼任副司令员，统一指挥志愿军第9兵团第20、第27军和第16军之第47师以及朝鲜人民军第7军团。

敌夏季攻势被粉碎后，仍不甘心失败。九月二十九日又在西线发起了秋季攻势。企图威胁我开城翼侧，为夺取开城战略要地创造条件，以便继续达到其攫取三八线以北一万二千余平方公里土地之狂妄目的。其进攻重点，首先指向西线朔宁、市边里方向，同时在东线北汉江东面地区配合行动。

（一）粉碎敌在西线的进攻（九月二十九日——十月十八日）

敌人发动进攻之前，为转移我军注意力，隐蔽进攻企图，先于九月二十一日在北汉江以西我第67军正面集中了八个步兵营、七十五辆坦克，并在一百余门大口径火炮及大量航空兵的支援下，发起了所谓“特种混合支队作战试验”的进攻。经激战终日，我歼敌一千一百余名，击毁敌坦克十五辆。敌仅占我前沿三个支撑点。

九月二十九日，敌采取“逐次进攻，逐步推进”的战法，首先在西线开始发动秋季攻势。其进攻主要指向高旺山、朔宁及天德山、安峡两个方向。首先，攻击铁原以西的夜月山、天德山我军阵地，夜月山、天德山是铁原以西的制高点，是在我军战线中向敌方突出的地区。敌人企图首先夺取这一地区，消除我军对铁原以西地区的威胁，保障其向朔宁方面进攻，并从侧翼成胁开城，为尔后夺取我开城要地创造条件。战斗一开始，铁原、涟川地区之美第3师以两个团的兵力，在六十辆坦克和一百余门火炮的支援下，向我第47军防守的夜月山、天德山地段进攻，其重点指向我一个连防守的夜月山阵地。十月三日，敌又集中美骑兵第1师全部、美第3师两个团、泰国第21团和英联邦第1师，在坦克二百多辆、火炮三百多门及大量航空兵支援下，以高旺山、马良山和天德山、418高地为重点，向我第64、第47军整个防御正面，实施猛烈进攻。我军与敌展开英勇顽强的战斗，坚决抗击与连续反冲击，大量杀伤敌人，顽强坚守阵地。每一阵地均经数次乃至数十次的反复争夺，战斗异常激烈，尤以马良山、天德山阵地为最甚。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敌人虽然前进了三至四公里，但伤亡较大，进攻受挫，至十月十八日，我粉碎了敌在西线的进攻。共歼敌两万二千余名。

（二）粉碎敌在东线的进攻（十月八日——二十二日）

敌人在西部战线的进攻发起后，于十月八日、十三日，在东线又先后向我北汉江东西芳通里至文登里地区之第67、第68军正面发起进攻。其进攻主要指向瑞云里、竹岱里至金城及松岬里至文登里方向。

十月八日，正当我第68军接替北汉江以东人民军第5军团防务之际，敌集中美第8师、伪第8师全部，在四十余辆坦克掩护下，向文登公路及其西侧发动了进攻。在进攻中，敌人集中大量坦克沿文登公路向北突击，实施“坦克劈入战”。我军一面交接防务，一面战斗。十月十日，敌已向我文登公路及以西阵地突入六公里。我第68军第204师（附第202师一个团）接防后，在无工事依托，兵力、炮火不足，敌情、地形均不熟悉的情况下，与敌顽强激战。为阻止敌坦克集群的进攻，在文登公路两侧地区设置了附有大量防坦克障碍物的反坦克阵地，并集中了一个师的反坦克武器，组成反坦克大队，专门打击敌人的坦克。至二十日，与敌激战十三昼夜，共歼敌约七千七百余人，并在文登公路设置的防坦克地域内，击毁敌坦克二十八辆，击伤八辆。我第68军在左翼人民军的密切协同下，粉碎了敌人以“坦克劈入战”夺占我文登里之企图。

十月十二日，敌又集中美、伪军四个师、七个工兵营、二百余辆坦克，在十四个榴弹炮兵营（二百五十余门火炮）及大量航空兵支援下，向我第67军二十四公里的防御正面上实施进攻。敌利用便于机械化部队行动的地形条件，采取以坦克引导步兵实施战术迂回的战法，在大量航空兵和炮兵火力的支援下，以营团兵力向我一个连的阵地轮番攻击。我军依托阵地顽强阻击。第一梯队师、团均组织了反坦克部队，在敌坦克便于通过的道路上设置了大量防坦克障碍物，迫使敌坦克不敢大胆楔入，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经三昼夜激战，我歼敌一万七千余人，敌只前进不足二公里。我第20兵团为了给敌以更大打击，适时将兵团预备队第68军第202师（欠一个团）投入战斗。十六日，敌转入重点进攻。其火力更加集中。攻我一个连、排阵地即发射炮弹一万发以上，有的达三万发以上。我军利用弹坑顽强抗击，边打、边补充、边组织，昼间抗击，夜间反冲击，抢修工事，战斗异常紧张激烈。十五日

十八日连续四昼夜的梨船洞防御战，敌以一个至三个团的兵力，在坦克及航空兵的配合下，猛烈进攻我第 199 师两个连的阵地。我连续打退敌人二十五次冲击，歼灭美军四千余人。十七日敌以步兵、坦克迂回至我阵地侧后。我于十八日安全撤出阵地。十九日以后，敌进攻力量明显减弱，主要依仗其火力对我个别阵地实施毁灭性的轰击，其步兵发展甚微，至二十二日，即停止了进攻。在此次防御战中，第 67 军以反坦克炮兵结合步兵反坦克武器及障碍配系，共击毁敌坦克三十九辆，击伤八辆；仅在十六日争夺月峰山阵地时，我炮兵即击毁敌坦克十三辆。从而打击了敌人坦克进攻的疯狂气焰。

敌向我第 67、第 68 军进攻的同时，于十月初继续向东线人民军防守的文登公路以东的 1211 高地、1052 高地等发起了进攻，朝鲜人民军与敌反复激烈争夺一个月，歼敌一万五千余名，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211 高地被朝鲜人民军誉为“英雄高地”。

自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十二日，我军粉碎了敌人的秋季攻势，共歼敌七万九千余名。敌仅突入我阵地纵深在西线约三至四公里，在东线约六至九公里，共占我土地四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四、一九五一年秋季有限目的的进攻之西海岸攻岛作战 (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三十日)

我在夏季防御作战中，粉碎了敌人的攻势。敌人的所谓“军事压力”计划遭到彻底破产。这一沉重打击，使敌人深深感到在停战谈判会议上用讹诈手段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用“军事压力”手段也同样难以得到。因此，敌人在尝到无可奈何的苦头之后，又不得不被迫返回到谈判桌上与我恢复停战谈判。经我方同意将停战谈判会议地址由开城移到板门店。由于美方无理阻挠与破坏而中断了六十三天的朝鲜停战谈判，于十月二十五日在板门店复会。（此时，我方谈判代表邓华、张平山分别由边章武、郑斗焕代替，志愿军代表团党委调整为书记李克农，副书记杜平，委员有边章武、乔冠华、解方、柴成文）复会后，美方虽放弃了侵占我一万二千余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却又提出了将开城地区调整到美方占领之下，要求我方退出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主张。我军为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粉碎敌人占我开城的企图，于二十九日专令第 65 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力量，如敌进攻，则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尽可能地向前推进，消灭敌之小股部队。十一月中旬，又以第 63 军进至开城东北之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 65 军打击向开城地区进攻之敌，并令第 40 军第 119 师准备随时参加开城作战。同时，为了打击敌人的气焰并吸取对坚固防御阵地之敌进攻战斗的经验，于十月三十日至十一月底，在志司统一组织下，以第 64、第 47、第 42、第 26、第 67 军（该军于十一月七路由第 12 军接替）各一部，分别向敌十五个前沿阵地连排支撑点实施了二十七次进攻，歼敌万余人，并攻占敌阵地二十一处，经与敌反复争夺，我巩固了九处阵地。我军初步取得了对于坚固防御阵地之敌进攻战斗的初步经验。另外，我为了驱逐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骚扰破坏的李伪军，于十一月中旬，以第 65 军一部，对该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将阵地前推到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同时，为消灭盘踞于椒岛、艾岛、大和岛、小和岛等沿海岛屿上的美伪

特务武装，清除其情报基地，解除对我侧后的威胁，并配合板门店“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我第50军一部，于十一月五日至三十日，在清川江口至鸭绿江口之间的朝鲜西海岸附近，进行了四次渡海作战，先后攻占了十余个岛屿，歼敌特务武装五百七十人。志愿军空军轰炸航空兵第8师为配合渡海作战，也于十一月间三次出动，轰炸大和岛、小和岛。此次攻岛作战规模虽然不大，却是一次小规模的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这在我军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朝鲜人民军一部也相继攻占了大同江口的避岛、青羊岛及翁津半岛外围的巡威、昌麟诸岛屿，歼敌特务武装二百余人，清除了朝鲜西北部海域敌情报基地，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迫使敌人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按照我方提出的原则——以双方部队的实际接触为军事分界线，达成了第二项议程的协议。二十七日，双方代表团批准了这一协议，并取得“如果停战协定在三十天内签字，则所确定的军事分界线和非军事区就不再予以变更”的谅解。此后，朝鲜停战谈判相继进入了第三、第四、第五议程的讨论。

一九五一年夏、秋季防御战役是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正值朝鲜北部山洪爆发，敌空军又乘机实行“绞杀战”，昼夜封锁破坏我交通运输线，部队供应极端困难。然而我军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克服与忍受了一切困难，进行了日以继夜的鏖战，大量杀伤了敌人，粉碎了敌人的进攻，并胜利地对敌进行了小的局部反击作战。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并逐渐地加强了东西海岸的防御，取得了阵地防御与对坚固防御阵地之敌进攻的初步经验，自六月十一日至十一月底，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共歼敌二十五万余人（包括六月中旬至八月中旬夏季防御战役前的歼敌数）。敌人遭到惨重失败后，内部争吵加剧。在敌人秋季攻势开始时，曾叫嚣“使朝鲜战争能在军事上胜利结束”的布莱德雷，到十一月初，就换了另一个腔调攻击李奇微说：“用这种战法，李奇微至少要用二十年光景才能到达鸭绿江边。”

在这一阶段作战中，表现了军事打击与停战谈判相互配合，文织进行的特点。敌人对谈判毫无诚意，仍企图以武力实现其侵略野心。停战谈判的最初四十四天（七月十日至八月二十二日），由于敌人的无理破坏，谈判会议曾中断三次。敌人在谈判上的恐吓讹诈被我严词驳斥后，即施行“军事压力”，我军粉碎了敌“夏秋季攻势”并继而发动两次战术性的反击，给敌以大量杀伤，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寸迫使敌人于十月二十五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这说明了只有以强有力的军事斗争为后盾，才能推动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这一阶段作战，我是在“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对敌人的进攻，我采取了带有坚守性质的机动防御方针，即：积极防御，节节抗击，反复争夺，歼灭敌人的方针。即不轻易放弃阵地，也不单纯死守。敌人进攻，我坚决阻击，并及时抓住有利时机进行小规模的反击，敌不进攻，我则寻机主动进攻敌人，以此不断地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在作战过程中，我军根据情况的变化，将原拟定的实施战役反击计划，适时改为战术性的局部反击，打小歼灭战，这不仅有效地打击了敌人，而且使我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保持了主动。实践证明，这一改变是十分正确的。同时，在与占有技术装备优势的敌人进行阵地防御作战时，在极端艰苦的战斗中，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创造了坑道工事的雏形，并在实战中显示了它的作用，初步解决了“能不能守”的问题，给我军以后的坚守防御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在这一阶段作战，尤其是在秋季防御战役中，粉碎了敌人大量坦克的进攻。仅东线的第 67、第 68 军即击毁敌坦克六十七辆，击伤八辆，为我军打坦克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军采取统一组织、集中使用的方法，以军、师为单位组成了包括工兵分队、无后座力炮分队及步兵反坦克小组的反坦克部队，在近战歼敌的原则下，各兵种间密切协同动作，结合防坦克障碍配系，充分发挥山炮、野炮、炸药、爆破筒等多种武器的最大效能，从而粉碎了敌人坦克的进攻。从此以后，在长期对峙作战中，敌人再也未敢使用如此大量的坦克直接配合作战。

第三节 反“绞杀战”和反细菌战的斗争

一、反“绞杀战”斗争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将其空军投入战斗，并不断增加兵力。至一九五一年十月志愿军入朝时，其空军兵力增加到十五个联队（大队），共有各种型号作战飞机（包括海军作战飞机）一千一百多架。连同英国、澳大利亚、南非联邦及南朝鲜空军，总共有各种型号作战飞机一千二百多架。其中半数以上用于轰炸破坏我军后方的集结地域、补给基地、运输车辆和交通枢纽、公路铁路桥梁等。至一九五一年七月，随着我军战线南移，并初步恢复了铁路运输时，敌人投入战场上的航空兵部队又有大量增加，而且飞机的作战性能有很大的提高。其航空兵已增至十九个联队（大队），各种型号作战飞机总数已经达到一千四百余架。其中有美国当时最先进的F—86型喷气战斗机七十五架，F—84型喷气战斗机三百架。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为配合谈判，其航空兵更加剧了对我后方的轰炸破坏。

我军入朝初期，既无空军参战，又缺乏对空防御武器与防空经验。敌机在潜伏特务配合下，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低空扫射，白天钻山沟，夜间找灯光，猖狂已极。一九五一年底以前，防空部队只有一个高射炮兵团，与敌航空兵斗争，主要采取伪装、隐蔽、疏散等防护手段，一切较大的作战活动和后勤活动，均利用夜间进行，加上后勤机构和工作不适应作战要求，处于边打边建状态，因而在战役组织实施与后方运输补给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由于敌机的轰炸破坏和汽车驾驶员缺乏夜间闭灯行驶的经验，又时值严冬，雪深路滑，运输效率极低，车辆损失也大，我军入朝作战的头七个半月内，即损失汽车三千多台（平均每月四百多台），使大量作战物资积压在鸭绿江北。第一至第三次战役期间，前方粮食供应仅能达到需要的四分之一；第四次、第五次战役时，虽有好转，但也仅能满足需要量的一半，远远不能满足作战的需要。前线部队挨饿受冻，影响了战役的组织与实施。但是，由于全军逐渐开展了积极的对空射击，有效地打击了低空飞行的敌机。我军后勤工作和后勤部队在边打边建中，陆续得到改善与加强。一九五一年一月下旬，在沈阳召开的志愿军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以后，提出了“建设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的战斗口号，开始建立固定的兵站线，并沿公路干线设置了夜间对空监视哨。在公路干线上每隔一至三公里设一组，以监视敌机活动，发现敌机即鸣枪报警，汽车司机闻警马上闭灯行驶。采取这一措施，提高了运输效率，减少了运输车辆和物资的损失。六月，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成立后，使志愿军后勤建设和工作逐步进入了与作战要求基本相适应的新阶段，为尔后的反“绞杀战”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与此同时，铁道兵部队已增至四个师和一个直属桥梁团、一个援朝铁路工程总队。七月，根据中朝两国协议，在安州由中朝组建了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简称“军管总局”），统一负责朝鲜境内的铁道运输的管理、组织与实施。刘居英任局长兼政治委员，金黄一（朝方）、黄锋任副局长。同年八月，在沈阳又成立了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简称“联运司”），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兼司令员，东北局秘书长张明远兼政治委员，朝鲜铁道副相南学龙和刘居英、李寿轩等为副司令员，崔田民等为副政治委员。下辖朝鲜铁道军事管理总局、运输局、朝鲜铁路复归指挥局、抢修指挥局等机构，

统一管理朝鲜境内的铁路运输和铁路线的抢修维护等。此时，铁路运输线已由一九五〇年底时的三百四十多公里，增加到一千两百多公里。

为加强我军后方对空防御，保障我军供应运输，一九五一年一月，经中苏两国商定，苏联空军出动两个歼击机师（米格 15 型飞机）协助掩护清川江以北辑安至江界、安东至安州两条铁路运输线。此时，我志愿军空军已组建了第三批部队共八个师（歼击师六个、轰炸师、强击师各一个），正式开始组建第四批部队，至一九五一年六月，又组建了歼击师七个和轰炸师、运输师各一个。四批空军部队共组建了十七个师，计：歼击师十三个，轰炸师二个，强击师和运输师各一个。其中能够先后参战的部队，已经有九个歼击师和两个轰炸师。志愿军空军为积极准备正式参战，于一九五〇年底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初，曾派出歼击第 4 师第 10、第 12 团，先后以大队为单位，随同苏联空军进行小规模轮番实战锻炼（该师第 12 团于七月初至八月初再次进行实战锻炼）。三月中旬，经中朝两国协议，成立了以刘震为司令员，王涟（朝方）、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的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简称“空联司”），统一指挥中朝空军联合作战。

志愿军高射炮兵部队从一月起也陆续得到了加强，至七月下旬已有四个师又三个团和五十个营，共有三十七毫米口径高射炮七百三十三门，七十六点二毫米和八十五毫米口径的高射炮七十二门。其中三个师又一个团用于掩护机场修建，一个师又两个团六个营用于掩护交通运输线，大部分独立高射炮兵营则配属在各军，掩护前线作战活动。

美军被迫转入战略防御和停战谈判开始后，仍梦想以其空中优势进行战略轰炸解决朝鲜问题。七月十三日，李奇微给远东空军司令下达了“在此谈判期间，应采取行动以充分发挥空中威力的全部能力，取得最大的效果，来惩罚朝鲜任何地方的敌人”的命令。当其在谈判中妄图攫取我一万二千金平方公里土地的无理要求遭到我严正驳斥后，即乘朝鲜北部洪水成灾，我后方供应更加困难之机，在敌对我发动“有限目的”的夏季攻势的同时，其空军对我也开始实施“空中封锁战役”，即“绞杀战”（又称“窒息战”、“破坏战”），即依仗其空军优势，以封锁我后方铁路运输为中心的空中作战行动。其目的是切断我运输补给线，分割我前后方，以“窒息”我军，达到用军事压力，迫我接受其停战谈判中的无理要求。

敌空军为了实施“绞杀战”，动用了百分之八十的兵力，其战斗轰炸机和战略轰炸机几乎全部投入使用，并计划以三个月时间全部把毁朝鲜北部的铁路系统，使我之“铁路运输陷于完全停顿的地步”。我后方所有部队，在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下，以无比顽强的战斗精神进行了反“绞杀战”斗争。

根据敌飞机活动规律和我之对策，反“绞杀战”大体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一九五一年八月中旬至八月底）

敌利用朝鲜北部特大洪水灾害，以铁路线为主要目标，对我交通运输线实施全面轰炸封锁，主要要逐段轰炸铁路路基和反复轰炸铁路桥梁，并阻我修复。在其全面实施“绞杀战”以前，敌空军从七月起就进行了试验和准备。八月十八日，敌对我交通线的轰炸破坏全面展开，即“绞杀战”开始。其第 5 航空队的绝大部分兵力主要用于切断朝鲜西北部的铁路线，集中轰炸宜川至肃川、熙川至顺川之间的铁路干线；轰炸机指挥部的 B—29 重型轰炸机负责轰炸宜川、新安州、顺川和平壤等地的重要桥梁，舰队航空兵则负责封锁朝鲜东部的铁路线。战斗轰炸机每天通常出动两次，一般使用三十二机到六

十四机的大编队进行活动。每个战斗轰炸机联队每天攻击一段长二十四到四十八公里的铁路线。F—86 喷气式战斗机则主要以若干小编队组成“阻击屏幕”进行掩护，并在大机群活动的同时，以四至六机小编队进行游猎活动，伺机偷袭我起飞、返航降落成散队的飞机。为防止我航空兵部队进驻朝鲜境内，对其空军活动和地面部队造成严重威胁，B-29 重型轰炸机除轰炸重要桥梁外，还主要负责轰炸破坏朝鲜北部的机场。至八月底，整个铁路交通处于前后不通中间通的状况。

敌人在轰炸我铁路线的同时，也加剧了我对公路线及运输车辆的轰炸破坏。白天以战斗轰炸机扫射待避车辆和囤积物资，在重要桥梁、路线上投掷定时炸弹和一触即发的蝴蝶弹，阻止车辆通行。夜间在公路上空用 C—47 运输机投下照明弹，用 B-26 轻型轰炸机分区搜寻目标，进行跟踪追击轰炸，妄图摧毁我“所有的公路交通”和“每条线路上的每辆卡车和每一座桥梁”。

当时我一线各军一度存粮不足一周，二线各军存粮也不足半月，情况十分严重。为了粉碎敌之“绞杀战”和战胜洪水灾害，除组织部队翻晒浸湿受潮的粮食、物资，动员二线部队、机关节粮支援一线外，采取了以下措施：

加强对空斗争。志愿军高射炮兵部队共有四个师另三个团又五十个营，分别担任掩护前线与后方任务。其中归志后直接指挥、担任掩护后方交通运输的高射炮兵由三个团又十个营增加到四个团又二十五个营，主要掩护铁路桥梁和仓库区。为保障夜间行车安全，调整和加强了后方运输线上的防空哨。八月，调第 50 军第 149 师配属志后担任防空哨任务，连同原有的公安第 18 师及有关分部警卫团，担任防空哨任务的兵力共有七个团又两个营，约八千二百多人，在二千一百多公里的运输线上昼夜监视敌机活动。同时，对各种物资加强疏散、伪装，设立假目标，真真假假，迷惑敌人。

在组织铁道兵集中力量抢修被破坏的桥梁和线路的同时，志后还统一组织汽车运输部队、工兵和后勤各种力量，采取了铁路、公路与水上漕渡相结合的接力运输方式，在洪水泛滥和江桥遭到破坏的地方，组织漕渡，采取分段倒运的办法，使各段线路有机地联系起来。这种铁路、公路和漕渡相结合的接力运输方式，是在洪水泛滥、敌机轰炸情况下创造的一种特殊的运输形式。它使我军达到了路断、侨断而运输不断的目的。采取这种形式并结合抢装、抢卸，仅八月份即将一千一百多车皮约合三万四千吨的物资抢运到前线，初步改善了当时缺粮、少弹的供应状况，比较圆满地完成了运输任务。

第二阶段（一九五一年九月——十二月）

敌人在“绞杀战”的第一阶段，普遍轰炸交通线和桥梁，收效不大，于九月份开始了“绞杀战”的第二阶段，即集中轰炸清川江以南的新安州、西浦、价川间铁路“三角地区”。此处是朝鲜北部铁路和公路运输的咽喉，这个地区被破坏，不仅南北、东西的铁路运输将同时中断，而且公路运输也将受到严重影响。且西浦至新安州段两侧多水田，顺川至价川段则路基较高，被破坏后修复困难。敌人利用这一地势特点，每天平均出动五批一百零三架次飞机集中轰炸这一地区，并逐步压绵轰炸地段。最初，集中轰炸京义铁路（汉城至新义州）渔波至新义州段和满浦铁路（满浦至西浦）顺川至价川段；随后，敌人又将重点封锁区集中在京义铁路的大桥至肃川的十七公里和满浦铁路泉洞至中坪的二十二公里地段上。十一月开始，又将封锁地段紧缩到万城至肃川十公里地段和泉洞至龙源里十公里地段上。最后更压缩到肃川至万城间铁路线上的里程桩“317”——“318”一公里地段及龙源里至泉洞间“29”

公里处之一点上。同时，轰炸时间由定时改为不定时，轰炸次数由每天二至三次增至五至六次，轰炸机群也由每次出动二十至三十架增至五十至六十架。敌人企图是在一小段或一点上连续反复轰炸，使我不能修复，从而达到彻底中断我交通运输之目的。当时正值敌人发动“秋季攻势”，我军前方战斗异常紧张，大量作战物资（包括冬装）急待前运，铁路运输成了当时后勤工作的焦点。

为粉碎敌人对“三角地区”的集中封锁、破坏，我军在联司首长统一领导下，采取了集中使用兵力，密切防空、抢修、运输的协同，加强分段倒运等办法，并加强了“三角地区”的防空兵力。九月初，中央军委决定将东北军区防空司令部所属的四个高射炮兵团和六个高射炮兵营拨归志后直接领导和指挥。九月下旬，从掩护机场修建的高射炮兵第64师中抽调了十一个独立高射炮兵营和六个高射机枪连，加上原有高射炮兵部队，在铁路线上组成了四个防空区，即：平壤、安州、定州、价川、顺川区，殷山、新仓里区，阳德、龙池院里区，平壤、物开里区，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上的防空力量。十月中旬以后，又陆续将掩护机场修建的大部分高射炮兵调往“三角地区”和其他重要铁路地段。还从国内抽调了一个雷达连、五个探照灯连，配合高射炮兵作战。到十二月初，“三角地区”及其附近目标的高射炮兵部队增为三个师又二十三个营和城防高射炮兵四个团及一个高射机枪团和一个探照灯团，仅在“三角地区”的新安州至鱼波段和价川至顺川段，即集中了高射炮兵七个团又八个营对敌机作战。同时，以高射炮兵第64师为基础，在安州成立铁道兵高射炮兵指挥所，实施统一指挥。防空火力增强后，狠狠打击了敌机疯狂气焰，仅十二月一个月，就击落敌机三十八架，击伤六十八架。

早在八月下旬，我志愿军空军即奉命同苏联空军一部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和掩护机场修建的任务，根据中央军委确定的“逐步前进”、“轮番作战”的方针，从九月下旬，志愿军空军歼击航空兵以师为单位，采取以少到多、以老带新、先打弱敌、再打强敌等稳妥办法，陆续投入作战。九月二十五日，歼击第4师出动三十二机，配合苏联空军一百十二机与袭击我顺川、安州，平壤等铁路目标的敌百余架混合大机群进行了空战。这是我空军首次与敌大机群作战。在这次空战中，飞行员刘涌新单机与六架敌机激战，击落F—86飞机一架。他是我空军第一个击落F—86飞机的飞行员。此后，二十六日、二十七日，我空军配合苏联空军又连续同敌空军进行了大规模空战。从九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七日，五天空战中，敌被我击落二十六架，击伤八架。从而被迫“决定其战斗轰炸机以后不在米格走廊（注：敌人大致把新义州、新安州、熙川、楚山地域上空空域称为‘米格走廊’）内进行封锁交通线的活动”。十月，我歼击第4师又协同苏联空军与敌连续进行了六次大规模空战。其中，五日，该师第10团起飞二十机，在清川江大桥上空打敌战斗轰炸机，掩护地面部队过江，击落敌机三架，击伤二架，我被击落一架。十日，该师第10、第12团先后起飞三十八架机，配合苏联空军八十机到清川江口以南打击来袭我铁路交通线之敌。击落敌机四架，击伤一架，而我无损失。十月下旬，歼击第3师接替歼击第4师继续配合苏联空军担任掩护泰川一带新建机场和平壤、安东一线交通运输的任务。随后，歼击第2师第6团和歼击第14师也先后于十一月四日和十六日转到一线参战。空联司于十月完成了安东指挥所的建设，十一月三日刘震司令员率指挥机构由沈阳赴安东，从此，我志愿军空军就在安东指挥所的组织指挥下作战。十一月十八日，

歼击第3师第9团起飞十六机，协同苏联空军八十八机出击在永柔、安州、清川江附近轰炸扫射我铁路目标的敌F—84飞机，第9团击落敌机六架，我无损失。其中第1大队大队长王海率领六机，勇猛冲杀，击落敌机五架。该大队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与敌空战八十多次，共击落击伤敌机二十九架，荣立集体一等功。十一月二十三日，该师第7团又创造了一次空战击落击伤敌F—84八架，我仅轻伤一架的范例。其中大队长刘玉堤即击落四架。十二月二日，我志愿军空军第一次参加了双方多达三百架飞机的大空战，歼击第3师首次与美F—86飞机作战。当天下午，敌机八批一百二十余架，袭击我泰川、博川、顺川地区交通运输目标。歼击第3师起飞四十二机，配合苏联空军四个团反击该敌。该师第7团二十二机在肃川、清川江口上空与二十余架敌F—86飞机作战，因缺乏经验，此战我也被敌击落二架、击伤一架。此后第3师又参加了两次双方三百架飞机的大空战，并取得了与F—86飞机作战的初步经验。十二月八日，我歼击第6师进入一线作战。十二月九日和十一日，歼击第2师第6团和歼击第14师分别开始在歼击第3师掩护下打敌小机群。从此，志愿军空军开始了自己带领新部队作战的阶段。歼击第3师于一九五二年一月中旬由歼击第4师接替返回二线休整。该师在朝鲜北部上空作战八十六天，取得击落击伤敌机六十四架的重大胜利。志愿军空军自九月下旬至十二月底先后投入四个师又一个团，战斗出动三千五百二十六架次，击落各型敌机七十架，击伤各型敌机二十五架。由于我歼击航空兵的积极作战，很快迫使敌战斗轰炸机的活动空域撤到清川江以南，并迫使敌B—29战略轰炸机从十月份起转入夜间活动。

在加强对空防御的同时，也进一步加强了铁路线的抢修力量。九月八日，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抢修指挥所在安州成立前方指挥部，负责统一指挥铁道兵各师（团）、工程总队及朝鲜人民军各铁道联队。随后，中央军委给铁道兵配属了五个新兵独立团、补充新兵九千人，加上铁道兵原有部队和朝鲜铁道工程旅等，我在朝鲜北部铁路线上的抢修力量已达七万多人。在抢修斗争中，根据敌机轰炸情况和我之需要，采取重点抢修的方针，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三角地区”及东、西清川江和东大同江三座桥梁上，而暂时放弃平壤至物开里段的抢修工作。在抢修中，充分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创造性地采取了诸如架设活动桥梁，白天移开，晚上移回；以枕木排架代替后方填补大弹坑等方法，节约了抢修时间，又迷惑了敌机，减少了桥梁损失，提高了运输效率。兵力分成昼夜两班，轮流替换，二十四小时不停地抢修。做到随炸随修，当天被炸，当晚修复，当晚通车，至十二月，共修复路基土石方四十九万三千二百多立方米，“三角地区”全部恢复通车。

为在有限的通车时间内，通过更多的列车，铁路运输上创造了密集的“列车片面续行法”，即在通车的夜晚将列车排列在一个或几个区段上，同一方向行驶，并缩小列车间隔时间和距离。运用此法大大提高了运输通行能力。在未修复的地段，则组织汽车、马车、人力车进行长区段的倒运。在紧急情况下，也采取过汽车远程直达运输的办法。为解决当时运输力不足问题，还动员了全军三分之一的兵力抢运冬装。

为便于统一指挥朝鲜境内铁路运输线的防空、抢修、抢运工作，十二月间，在安州成立了前方铁道运输司令部（简称“前运司”），原中朝联合铁道运输部抢修指挥局前方指挥部改组为抢修指挥所，同铁道军事管理总局和铁道兵高射炮兵指挥所等均隶属前运司，由它统一指挥。从此，在朝鲜境内

的铁道运输部队、抢修部队和高射炮兵部队，在前运司的统一领导下，使“运输——抢修——防空”三位一体，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大大提高了铁道运输效率。

与此同时，根据九月八日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志司组织了七个工兵团和二线休整的各军及各兵团直属部队，在朝鲜人民的协助下，掀起了一个规模巨大的抢修公路热潮。至十二月，全军共出动一百五十七万多人次，共加固加宽原有公路三十条，总长二千一百五十八公里，新修公路七条，总长二百九十二公里。从而大大缓解了公路运输紧张状况，改善了运输条件。

由于我军防空、抢修、抢运三位一体的联合作战，至十月，我铁路运输情况一度好转，曾争取到半个多月的时间通车。十月下旬，敌机轰炸封锁更为加剧，我“三角地区”铁路运输再度中断。经重新部署力量，到十二月，终于彻底打破了敌对我“三角地区”的封锁。敌人也无可奈何地承认：“凡是炸断了的铁路，很少是在二十四小时内未能修复的”，“对铁路实行‘绞杀作战’的效果是令人失望的”。据不完全统计，在此阶段，我铁路运输抢运过封锁区的作战物资共达一万五千四百多车皮。同时，我公路运输也得到了很大改善，汽车运输能力较四至八月提高百分之七十五以上。从而逐步改善了我军供应状况，保证了我军作战的基本需要，并使前线开始有了粮弹储备。

第三阶段（一九五二年一月至六月）

到一九五一年底，敌人实施“绞杀战”已超过了其原计划的时间一个月，并未达到预期目的，但敌人不甘心就此罢手。李奇微认为“如果终止空中封锁交通线的活动，或者缩小这种活动的规模”，就会使我军“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内就能积聚起足够的补给品，从而有能力发动一次持续的、大规模的攻势”。于是，决定继续实施“绞杀战，一直到‘战术态势或停火协议使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时’为止。一九五二年一至三月，敌航空兵为了避开我日益增强的对空炮火，被迫放弃对“三角地区”的昼夜轰炸破坏，改变为机动的重点突击与轰炸我铁路两头，即封锁我作战物资的来路和去路的战术。其目标区为：宣川至定州、定州至岭美、新安州至顺安、价川至熙川等段（以上各段均为我物资来路）和顺川至阳德、三登至新成川、元山至高原等段（以上为我物资去路）。三月以后，又对上述地段采取了“饱和轰炸”，即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集中所有能够用来执行封锁任务的飞机对铁路线上的几个小段实施猛烈轰炸。其中，重点轰炸定州至新安州之间通过沼泽地带的铁路干线。与此同时，敌还对我主要公路运输线实行逐段控制，层层封锁，投掷定时炸弹、蝴蝶弹、四爪钉和用重型炸弹将公路炸成许多大坑等，以阻挠我车辆夜间行驶。

在对空作战方面，我歼击航空兵继续采取轮换作战的方针。一月中旬，歼击第4、第15师先后接替歼击第3师和第2师第6团。由于新部队增多，暂时不能打硬仗和大仗。为加速锻炼部队，采取了乘敌之隙，远程奔袭的方法打击敌人，从打弱小之敌中提高部队战斗力。如歼击第6师于一月三十一日起飞三十六架，奔袭活动于平壤以南黄州、沙里院地区的敌机，并击落F—84、F—86飞机各一架。二月十日，歼击第4师第12团第3大队大队长张积慧在僚机单子玉的掩护下，将美空军第4联队第344中队少校中队长、号称“空中英雄”的乔治·阿·戴维斯及其僚机击落，在美国引起了较大震动。二月中旬，歼击第14师转回二线休整，歼击第6师继续单独作战。第4师则

开始掩护歼击第 15 师作战。继续抓紧敌大机群活动的间隙。采取奇袭战法，深入平壤以南地区，打击分散活动之敌。三月份以后，敌将大机群改变为小编队分批连续出动，轮番交替活动，广泛采取游猎方法，加紧封锁我机场，阻止我机出动反击。此时，我为加速部队实战锻炼，歼击第 12、第 17 师和歼击第 18 师于三月下旬和五月下旬接替歼击第 6、第 15 师转到一线，歼击第 3 师也于五月上、中旬接替歼击第 4 师。由于我空军频繁换防，新部队比重更大，战斗力有所减弱。在这种不利形势下，又未能随敌人战术的改变而及时采取相应对策，特别是不能更有效地防止敌 F—86 飞机的连续偷袭，因而常常陷入被动，以致空中战线又退回到鸭绿江一线。这一阶段，我歼击航空兵先后有七个师参战，共出动二千五百八十八架次，击落击伤敌机四十八架（一月份未统计）。

根据敌机活动规律的变化，我高射炮兵采取了“重点掩护、机动作战”的方针，一方面以掩护后方交通的三个高射炮兵师为主，配属若干高射炮兵团、营，组成三个高射炮兵群，重点部署在新安州、顺安、熙川、顺川、新成川、阳德铁路沿线，掩护车站、桥梁和兵站仓库；一方面又划分了各高射炮兵部队的机动作战地区，在不影响重点目标掩护的原则下，广泛实施机动作战，以游击、伏击等办法打击敌机。如高射炮兵第 513 团，在定州、宣川地区的四十多天游击作战中，共击落敌机三十七架，击伤一百九十二架。在反“绞杀战”的第三阶段中，我掩护交通运输的高射炮兵部队共击落敌机一百九十八架，击伤七百七十九架。这个阶段，掩护铁路运输的高射炮兵，除轮换四个团外，还增加了一个团，并增调了探照灯兵二个连和雷达兵三个连入朝，协同我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作战。

在铁路抢修方面，我采取了“以集中对集中，以机动对机动”的方针。即在确保“三角地区”通车的原则下，对明显的敌之轰炸重点亦适当配备了较多的兵力，对其他地区则视敌机破坏程度临时机动兵力进行抢修。为了对付对我铁路桥梁和重要地段的轰炸，还修筑了迂回线路和便线、便桥，以保证顺畅通车。

在铁路运输方面，针对敌机夜间轰炸多在“月圆期”和每天二十二时至二十四时的活动规律，铁路运输采取“抢二十二点”，利用月亏期集中突运待避列车等办法。并在列车“片面续行”运输的基础上，增设信号队，实行全面性的合并续行运输，进一步提高了运输效率。使本阶段铁路各线通车夜达到了百分之六十八点九至百分之九十六。

后勤装卸部队与铁路运输密切配合，实行“分散甩车，多点装卸”，加强兵站仓库的伪装、防火、抢救措施，发现敌机轰炸征候，采取及时转移、分散储存等方法。由于我积极地进行反“绞杀战”斗争，在五月份即超额完成了我军半年的运输任务，并提前完成了朝鲜政府的物资输送。

在这一阶段，公路运输同样进行了艰苦斗争。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在全军普遍整修公路的基础上，又新修公路七百多公里，架设和加固桥梁七十余座，修涵洞四百多个，使平元铁路（平壤至元山）南北有了八条公路干线和若干支线，解决了东线供应问题。在各主要河流渡口架设便桥，公路沿线大量设置车辆待避所和夜间行车设施，使汽车运输能力比一九五一年下半年提高了百分之七十左右。同时，还调整和完善了防空哨。在三十二条共二千五百多公里的公路上，使用了一万二千六百多人的兵力，设置了一千三百多组对空监视哨，保证了汽车部队的安全运输，使汽车损坏率在第一季度降到百

分之二点三，第二季度降至百分之一点七。

在反“绞杀战”的斗争中，志愿军与朝鲜全体军民群策群力，各军兵种在统一领导下密切协同，积极斗争，将敌空军的活动空域压向清川江以南，并形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胜利地粉碎了敌切断我交通运输线的企图，打破了敌人“空中优势”的神话，使我后方供应条件获得了进一步改善。由于这个阶段我高射炮兵和歼击航空兵共击落击伤敌机一千多架，至四月，敌战斗轰炸机实力降到了最低点，已无力对我铁路两头同时进行“饱和轰炸”，只能轰炸清川江以北一头了。敌于六月被迫放弃“绞杀战”。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在汉城记者招待会上，也不得不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了惊人的奇迹。”这正是对其“绞杀战”惨败的招供。

敌人“绞杀战”失败后，便集中力量破坏我水电站、前沿至纵深八十公里地幅内厂矿、城镇和我军的仓库及指挥机关，企图破坏我前线指挥、阵地工事及作战地区的物资供应以及加重对和平居民的威胁。六月二十三日至七月八日，敌连续出动一千四百多架次飞机狂炸水丰、赴战、长津、咸兴等发电站，七月十一日与八月二十九日出动一千三百至一千六百多架次飞机轰炸平壤及其附近地区，并叫嚣炸毁朝鲜北部七十八座城市。自八月起进一步加紧了对我新溪、伊川、淮阳之线以南战役纵深以内的轰炸，仅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敌在我七个军阵地上空即出动飞机二千七百五十七架次，投弹二千三百四十三枚。针对敌人这一行动，我除以航空兵对敌作战和加强要地防空外，并将掩护交通与后方兵站基地的高射炮兵向前移动，加强第一梯队受敌威胁最大的各军。各军除加强阵地管理，搞好隐蔽、伪装等措施外，也将其半数以上的高射炮兵靠近了防御前沿，以连为单位采取游动射击，并结合增设假目标与步兵火器的埋伏火力打击敌机。从此，我反轰炸斗争的重点，遂转到了正面战线。由于我军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与敌人进行斗争，敌人对我战役浅近纵深的轰炸，并未造成严重威胁。

我军反“绞杀战”斗争的经验表明：虽敌空中力量与我对空防御力量强弱悬殊，我军技术装备处于劣势，但只要善于组织力量，集中统一指挥，密切协同动作，发挥群众智慧，是完全可以取得对空斗争的胜利的。

二、反细菌战斗争

细菌战亦称“生物战”。是利用细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农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种灭绝人性的罪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首先使用了细菌武器。战后的一九二五年六月，在瑞士日内瓦签订的《关于禁用毒气或类似毒品及细菌方法作战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然而，一些国家却一直在研究和用它。一九三五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曾先后在我国东北、广州及南京等地建立制造细菌武器的专门机构，并于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在我国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撒布过鼠疫和霍乱等病菌，以致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和流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一直豢养着大批日本细菌战犯，继续秘密研究与制造各种细菌武器。一九五一年十二月，美军从朝鲜北部南逃时，曾在黄海道撒布过天花病毒。一九五一年美军正式制定了在朝鲜进行大规模细菌战的计划。同年十月，侵朝

总司令部即命令其空军执行。一九五二年初，敌以火炮发射、飞机投掷等多种方式，通过各种生物或食品、杂物等媒介物，在我前后方，广泛地展开了细菌战，对朝鲜北部七个道、四十四郡投掷了细菌弹。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朝鲜政府发表声明，三月八日中国政府严正声明抗议美国进行细菌战。我国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世界上许多国家、人民团体和组织都发表声明谴责美帝国主义的这一罪恶行径。由于细菌战违反人道主义与国际公法，故敌在实施中始终严守秘密。其罪行被我揭露后，初则沉默，继则抵赖，最后以其御用学者从学理上进行狡辩。可是当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上提出“号召各国参加并批准一九二五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提案时，美国却又无理地予以否决。为了揭露敌人的罪行，三月十五日，我国政府组织了以李德全、廖承志、陈其瑗为首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分赴朝鲜和我国东北进行调查。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和由世界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也进行了现地调查。调查结果，从学理上和事实上揭穿了敌人的罪行。一九五二年五月以后，我陆续公布了二十五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关于美军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其中有三名上校军衔的战俘还分别供述了美国官方关于进行细菌战的决策情况，从而更加有力地驳斥了帝国主义的无耻抵赖。世界各国人民和国际性民主组织都纷纷谴责美帝国主义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敌人发动细菌战，激起了我军广大指战员的无比义愤。在志愿军党委统一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细菌战斗争。

为了领导反细菌战斗争，三月上旬，组成了以邓华为主任的中国人民志愿军防疫委员会，团以上单位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同时还成立了防疫专门组织：由国内派来的四十余名专家组成了四个防疫检验队、一个机动防疫队和七个传染病医院。其中一个基地队留志愿军领导机关，三个前线队分属给第19、第20、第9兵团，负责前线各部队的中级化验；以志愿军原有三百人的防疫大队与国内派来的一个大队组成机动防疫队，并从这个队派出四个小分队分别配属前线三个兵团，负责备兵团机动防治；以各军及后勤分部卫生医务人员组成二十二个中型防治分队，各师及后勤大站组成七十多个小型防治分队，负责本单位一般防治工作。另外，划分了防治负责区：前线与海岸防御第一梯队各军接作战分界线，预备队各军按驻区范围分区负责；后勤分部负责兵站基地与兵站运输线。朝鲜方面负责平壤、开城、元山、新安州与定州西北至鸭绿江口地区。防疫组织迅速遍布朝鲜北部。在疫情侦察勤务上，设置了监视哨、游动侦察组、交通要道检疫站，进行现场监视、消除细菌媒介与被污染地管理勤务工作。这样，敌人布撒的细菌媒介，均能为我及时发现与扑灭。

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动员起来，讲究卫生，减少疾病，提高健康水平，粉碎敌人的细菌战”的号召，志愿军全面展开了反细菌战的防疫卫生运动。进行全面的防疫教育与防疫卫生宣传，对卫生防疫人员二千三百多人进行了短期培训，对全军人员普遍进行防疫注射，并为驻地朝鲜人民注射疫苗一百三十二万人次。在全面深入的清洁卫生、捕鼠、杀虫、灭蝇运动中，仅四、五两个月就捕鼠五百一十多万只，扑灭了大量的蝇、蚊、蚤及其他昆虫。

在敌人发动细菌战初期，有少数部队和居民发生过散在性的鼠疫和霍乱等烈性传染病，后来由于志愿军的防疫工作组织周密，预防接种率高，卫生

教育普及，基本上杜绝了烈性传染病的发生。一九五二年内，志愿军一般传染病的发病率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大大减少。整个朝鲜北部居民的情况也是如此。敌人发动的细菌战，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反而在政治上、道义上都遭到了失败。

第四节 一九五二年春、夏季巩固阵地的斗争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九五二年八月)

我军粉碎敌人一九五一年夏、秋季攻势后，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敌我双方均无大的作战行动，兵力部署也没有大的变化。敌人第一线有美军六个师，英军一个师，伪军六个师，共十三个师；第二线有美军一个师，伪军两个师及土耳其旅，共三个师一个旅。我军第一线有志愿军八个军，人民军三个军团，共十一个军（军团）、三十三个师（第一梯队展开二十二个师）；第二线有志愿军三个军，人民军一个师，共三个军、十个师：部署于东、西海岸的有志愿军六个军，人民军三个军团，共九个军（军团）。敌人为了破坏我军防御的稳定性，打破战场上的僵持局面，取得停战谈判的有利地位，在继续使用大量航空兵对我军后方实行所谓“绞杀战”，企图切断我军前后方的联系，断绝我后方供应的同时，在前线又采取“不断的小规模有限进攻”，对我进行频繁的袭扰活动和航空兵、炮兵的轰炸、炮击活动，在我海防区进行侦察骚扰。

此时，敌人虽在我军打击下，又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并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同我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以双方现有实际接触线为临时军事分界线，双方由此线后退二公里以建立军事停战期间的非军事地区。但在同一天讨论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十二月十一日同时讨论第四项议程——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时，美方却不顾我方提出的合理主张，蛮横无理地提出限制战后我方修建、改善机场，干涉我内政和所谓“一对一交换”、“自愿遣返”等阴谋，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等无理主张，继续进行讹诈，阻挠和拖延停战谈判的进行。

在战场上，敌从一九五一年夏秋季攻势失败后，认识到在当时情况下，对我进行大规模的进攻是得不偿失的。因而被迫采取“攻势防御”方针，只进行维持现防线所必须的小规模进攻，以不断消耗我军，配合其谈判。于是，从一九五二年春季开始，除继续实施“绞杀战”和“细菌战”外，正面战场转入加强阵地，不断以小部队对我进行袭扰和进攻，并加强其航空兵、炮兵对我前线的破坏活动。此外，还采取一些巩固后方和加强实力的措施，以支持其长期作战。

一九五二年四月，李奇微调任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其“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由美国陆军野战部队司令马克·克拉克接任。克拉克到任后，除继续执行上述方针外，并拟定了除正面战场以外的军事和政治“八项措施”。在军事上主要是轰炸我水电区，轰炸平壤，轰炸主要补给线，轰炸部队集结地域、仓库、车辆等无数小的军事目标；在政治上主要以“释放战俘”，停止谈判会议，扩编伪军和视情况利用蒋介石的军队。克拉克企图以上述“挑战性的活动”，妄图迫使我军屈服，实现其“光荣的停战”的美梦。

我志愿军根据毛泽东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关于继续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节约兵力、物力和财力，采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坚守现在的战线，大量消耗敌人，以争取战争的胜利结束”的指示，决心利用战线相对稳定的时机，大力巩固现有阵地，加强后勤建设，并以小部队的积极活动，消耗疲惫敌人，同时，大力加强和巩固我军后方，改善供应运输，积极加强部队的装备和训练。增强我军作战能力，以争取战

场主动。

在巩固阵地的斗争期间的一九五二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回国休养，接着又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其在志愿军的一切职务由陈赓代理。六月十一日，陈赓又调回国工作，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之职由邓华代理。七月十一日，中央军委调杨得志任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韩先楚接任第19兵团的职务；杨成武因病回国，由郑维山任第20兵团代理司令员；宋时轮奉调回国任职。八月二十一日，中央军委又任命王建安为第9兵团司令员。

一、逐渐构筑成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阵地体系

我军转入战略防御后，当时在阵地上仅构筑了一般的野战防御工事。在战斗中，这种工事经常遭到敌人炮兵与航空兵火力的严重破坏，虽然也能抗击敌之进攻，并取得胜利，但是，我军的人员与物资也遭到了较大的伤亡与损失。夏季防御战役后期，特别是在秋季防御战役中，战士们创造性地把防炮洞加深成半坑道或将两个相邻的防炮洞从内部挖通成马蹄形（“U”），这就是坑道工事的雏形。这种由群众创造出来的工事，在敌人炮兵、航空兵的猛烈火力轰击下，经受了考验，初步显示出它的优越性。因此，志愿军司令部及时推广这一经验，于九月中旬到十月下旬，多次指示全军：为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要点需构筑隧道式工事”，并于战役结束后，立即在全战线上掀起了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

一九五二年二月以后，敌人针对我普遍构筑了坑道工事的情况，以重炮、重型炸弹与毒气弹，有计划地进行破坏，我个别阵地因坑道构筑不符合作战要求，受到部分损失，志愿军司令部提出坑道工事必须做到“七防”——防空、防炮、防毒（疫）、防雨、防潮、防火和防寒。根据这些要求，各军队又改进了坑道出口过少、顶部过薄、幅员过小、不够隐蔽、不便运动和缺少生活设备等缺点，使之更适应战术与长期作战的要求。四月下旬，志愿军司令部召开了第一线兵团及军参谋长会议，及时总结经验，对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的作用，进一步统一了认识，认为构筑坑道工事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敌人，保存我之有生力量，而更重要的是可以依托它有效地打击敌人。因此，会议提出构筑坑道必须与各种野战工事相结合，必须与防御兵力相适应，必须有作战与生活设备等要求，强调把坑道工事建成能防、能攻、能机动、能生活的完整体系；并统一了坑道工事的规格标准。从此，我军坑道工事便在志愿军司令部的统一要求与组织下，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五月底，我正面各军第一道防御阵地坑道工事基本完成，至八月底，经过十个月的艰苦劳动，终于完成了我正面战线第一梯队各军的坑道工事。仅正面战线我志愿军第一梯队军中的六个军即构筑坑道近二百公里，堑壕、交通壕约六百五十公里，火器掩体一万二千多个，连同人民军构筑的坑道工事，从西海岸临津江入海处至东海岸杆城止，整个战线基本形成了以坑道工事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使我军阵地日益巩固，防御能力更加提高，伤亡日益减少，形成了一条坚不可摧的地下长城。从此，我军抗击敌人的进攻和主动打击敌人都有了可靠的阵地依托。

在前线构筑坑道工事的同时，后方也开始了地下仓库、地下医院的建设。三月下旬，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开始组织修建永久性、半永久性仓库。到六月底，新建了能容纳一千二百多车节皮物资的石洞库和能容纳七百九十多

节车皮物资的土洞库，并修补了能容纳六百三十多节车皮物资的原有仓库。九月至十一月，在三登，阳德、安州附近修建地下医院，可收容伤病员七千余人。

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防御体系，是堑壕防御体系与支撑点防御体系的发展，是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新创造。这种防御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军阵地防御作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过去我军依托野战工事进行防御，难以对付有强大火力的现代化装备敌人的进攻，为了减少伤亡，一般不进行坚守防御，而进行机动防御，以空间换时间，准备尔后的反击，但伤亡仍然较大，防御不能持久。有了坑道工事后，不仅在防御中能抗击敌人的强大的火力袭击，有效地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增强了防御的稳定性，而且在进攻中还可以它为依托，减少部队的伤亡，提高进攻的突然性。同时，可以大量节约一线兵力，增强二线兵力和东西海防线上的兵力。大规模地构筑坑道仓库、医院，使前后方均可加大物资储备量，及时地保障了部队的供应和伤病员的安全，为后勤工作的好转创造了有利条件。因此，有了坑道工事之后，在朝鲜战场上能不能守和能不能保障给养的问题解决了。正如毛泽东主席在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的：“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二、采取积极手段消耗、削弱敌人，巩固阵地

在构筑坑道工事的同时，为进一步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及“坚守现在战线，大量消耗敌人”的指示，志愿军司令部指示全军：采取积极手段巩固现阵地，不放过有利时机，歼灭运动的和暴露的敌人，以达到不断消耗、削弱敌人，置敌人于被动地位。这一时期，我军积极开展了群众性的狙击活动（当时叫冷枪冷炮活动），小分队战斗活动，挤占中间地带的有利地形及进攻敌警戒阵地和突出的连、排支撑点等战斗手段同敌人进行斗争，并把斗争焦点逐渐推向敌人阵地。

一九五二年三月以前，我军主要是粉碎敌人连以下分队进攻和侦察，袭扰活动，并积极组织连以下小分队以袭击、伏击、反伏击等战术手段和开展狙击活动等，主动打击敌人，消耗敌有生力量，以掩护我军构筑坑道工事。

在此期间，朝鲜停战谈判关于战俘遣返问题，敌顽固坚持其“自愿遣返”主张，曾两次野蛮屠杀我方被俘人员，并让国民党特务到战俘营活动，企图将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强迫运到台湾。为了配合谈判，打击敌人气焰，志愿军司令部于三月下旬指示前线各军，在三月底四月间，每军组织一两次“有准备、有计划、有节制的主动攻击和歼敌”的小战斗。根据这一指示，自四月初起，我前线各军除打击敌侦察、袭扰等活动外，开始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小分队战斗活动，挤占中间地带和主动攻击敌突出的连排阵地。五月，我军主要防御阵地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基本形成后，这种作战活动就在全线普遍展开。由于敌对我攻占的阵地“有失必反”，并连续反扑，

对我某一阵地进攻时也实施连续攻击，因而形成阵地的某一点或数点上敌我及方均陆续投入众多的兵力、兵器进行反复争夺的局面，斗争日趋激烈。如190.8高地的反复争夺战斗，三次进攻石岘洞北山战斗，上浦防东山的反复争夺战斗，四次进攻座首洞南山战斗，双岭洞以西高地四昼夜的反复争夺战斗，持续十二天的官岱以西高地的反复争夺战斗，都是在这一时期进行的。炮兵除直接支援步兵作战和进行游动射击外，从四月底开始，也有重点、有计划地对敌战术纵深内的炮兵群进行摧毁射击。

在一九五二年春夏季巩固阵地斗争期间，我军进行小分队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是在战场处于敌我对峙、我军阵地尚不够巩固的情况下，为贯彻毛泽东提出的“零敲牛皮糖”的一种有效的作战形式。小分队活动是以步兵分队为主，并有炮火支援计划和预备队，采取伏击、反伏击、袭击等战斗手段。狙击活动是群众性的战斗活动，是整个战线前沿阵地所有步枪和轻、重机枪优秀射手并包括部分单辆坦克和单炮或炮兵连依托阵地或采取游动方式对敌暴露目标进行的有组织的射击。小分队战斗活动和狙击活动是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大量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非常活跃、非常生动的一种对敌斗争手段。同时，也是打击敌方士气，造成其疲劳厌战的有效手段。如志愿军第15军第135团，仅四个月就用冷枪冷炮歼灭敌人两千余名，敌人对该团第6连57.7北阵地惧怕地称为“狙击兵岭”。我军从五月至八月，仅狙击手就歼敌达一万三千六百余人。另外一月至八月的游动炮射击歼敌也达八千九百余人。这一活动有效地打击和杀伤了敌人，限制了敌人在基本阵地的白天活动，迫使敌人只能龟缩在工事内。所以，在巩固阵地的斗争中，中、朝部队广泛开展了狙击活动，大量杀伤了敌人，给予敌人极大的威胁，限制了敌人活动，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八月，我军在巩固阵地的斗争中，共进行了各种类型的大小战斗一千八百余次，歼敌十一万七千九百余名（合人民军歼敌三万余名），占领中间地带若干有利地形、敌警戒阵地和突出的连排支撑点，使其变为我军的防御前沿，把斗争焦点推向敌人的阵地，我军阵地获得了空前巩固。我军坑道工事经受了战斗考验，并初步取得了依托坑道工事进行攻防战斗的经验，为尔后进行大规模的阵地攻防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但也付出了伤亡三万六千余人的代价。

在巩固阵地斗争期间，我迫使敌人放弃了战后限制朝鲜北部修建和改善机场的无理要求，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日达成了停战谈判的第三项议程，即关于停火休战的具体安排问题。

为了贯彻中共中央、毛泽东关于节约兵力、物力、财力，争取持久的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志愿军在一九五二年巩固阵地的斗争期间，还完成了精简整编和“三反”运动两项任务。通过精简整编，精简和回国就食的人员达二十余万，减轻了后方供应的压力，同时，充实了战斗部队的人员，武器装备也得到了加强，特别是航空兵、高射炮兵、反坦克兵的武器装备得到了明显的加强。一九五二年九月同一九五一年十一月相比，航空兵可轮番出动掩护交通运输线的歼击航空兵师由五个师二百五十架飞机增加到九个师四百五十架；高射炮由七百一十九门增加到九百八十八门；无座力炮由六百一十三门增加到一千零三十门。我军越战越强。

第五节 一九五二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与上甘岭防御战役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一九五二年秋季战术性反击作战 (九月十八日——十月三十一日)

(一) 战前敌我情况

一九五二年春、夏季，由于我军广泛开展冷枪冷炮和主动出击等战斗活动，敌人加紧了工事构筑，至八月，在其基本阵地上已形成了以地堡、掩蔽部与堑壕、交通壕相联结的环形支撑点式的防御工事。并加强了基本阵地上的防御力量，对前沿各点均坚决扼守，且“有失必反”。敌人在正面战场展开五个军十八个师，其具体部署：

美第1军之陆战第1师、英联邦第1师、美第3、第2师展开于高栈洞、长湍、高旺山、方席洞地区，其预备队伪第1师位于富坪里附近地区。美第9军之伪第9师、美第7师、伪第2师展开于约山洞、铁原、金化、后川里地区，其预备队美第40师位于加平附近地区。伪第2军之第6师、首都师、第3师展开于城后里、科湖里、通先谷地区。美第10军之伪第7师、美第25师、伪第8师于1090高地、加七峰、590.5高地地区，其预备队美第45师位于杨口附近地区。伪第1军之地11、第5师于沙泉里、新岱里至东海岸江亭地区。

在这期间，朝鲜停战谈判除战俘遣返问题外，其余各项议程均已达成协议。至八月五日，双方就停战谈判草案的文字细节，在实质上已取得协议。该协定草案规定了遣俘问题的原则，即“本停战协定生效时各方所收容的全部战俘须尽速予以释放与遣返”。但是，由于美方拒绝执行上述已同意的原则，仍顽固地坚持其强迫扣留我方战俘的无理主张，以致遣俘问题不能解决，停战谈判从五月起便处于停顿状态。

朝鲜战场的僵持，停战谈判的停顿，越来越引起美国人民的不满和朝野两党的争吵，同时也增加了参加侵朝战争的其他国家与美国之间的矛盾。这时又值美国总统大选和联合国第七届大会的临近，美国当局为了摆脱这种不利的局面，从七月开始就酝酿向我发动新的局部进攻，祈求以战场上的胜利作为竞选筹码和缓和矛盾的资本。于是，美国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威廉·费克特勒以及远东海军头目先后窜到朝鲜前线进行策划；五月接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克拉克与李承晚、美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以及侵朝美军各军头目也相继到铁原、金化地区频繁活动，与此同时，中部战线敌军调动、运输频繁，并进行各种战斗演习。八月十五日，美空降第187团由巨济岛前调，加强美军第7师防务。在西线，位于西海面的美军第90特混舰队同位于西线汶山地区的美陆战第1师和在日本休整的美骑兵第1师正在建立通信联络。之后，该舰队与美陆战第1师进行两栖登陆演习。美航空母舰“独角兽”号、“西西里”号和战列舰“依阿华”号相继开往西海面。伪军特务则奉命加紧收集延安、白川地区我军情报，并称“有左右时局之重要性”。另据俘虏供称：敌所以拖延停战谈判，目的在于夺取延安半岛上的开丰郡和延白郡。在东海岸，敌海军也有小的动作。总之，敌人从各方面都在进行作战准备。

八月，我根据所得情况判断，敌人为配合国内外政治斗争的需要，可能

发动局部进攻，在延安半岛实施登陆作战，迂回我西部战线侧背或占领延安、白川地区，威胁开城，同时在中部以平康为重点进行箝制性进攻，配合其登陆作战。为粉碎敌人的进攻，我军调整了部署，加固了阵地，储备了弹药物资。至九月上旬，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同时，志愿军轮换作战的计划仍按原计划执行。即在九、十月间，以第 23、第 24、第 46 军入朝，替换第 20、第 27、第 42 军回国。

此时，中国人民志愿军有十六个军和朝鲜人民军六个军团，分别担任正面战场和东西海岸的防御任务。其具体部署是：

在正面战场，第 19 兵团指挥第 65、第 40、第 39 军，展开于礼成江口、九化里、马良山、上浦房地区；第 63 军配置于延安、白川、温井里地区为预备队，并有支援青丹至礼成江口地区海岸防御任务。第 3 兵团指挥第 38、第 15 军，展开于将军洞、晓星山、西方山、忠贤山地区；第 60 军配置于谷山附近地区为预备队。第 20 兵团指挥第 12、第 68 军展开于牙沈里、金城、文登里地区；第 67 军配置于洗浦里、淮阳地区为预备队。朝鲜人民军前线司令部指挥第 3 军团及第 1 军团主力，展开于文登里以东至东海岸浦外津里地区，另以四个团担任高城、通川地区海岸防御；人民军第 2 军团配置于蓬岷里、化川里地区为预备队。西海岸指挥部指挥第 50、第 42、第 64 军及人民军第 4 军团，担任西海岸海州至龙岩浦地区防御。第 9 兵团（兼东海岸指挥部）指挥第 20、第 27 军及人民军第 7、第 5 军团，担任东海岸车底、元山、退潮地区防御。第 47 军于江东、成川地区为志愿军预备队。另外，志愿军第 23、第 24、第 46 军将于九月上、中旬先后入朝参战。

当我准备工作结束后，我发现美骑兵第 1 师仍在日本休整，美陆战第 1 师仍守原防未动，除正面战线中部敌军活动仍较频繁外，其他方面转向沉寂。因此，判断敌人向我侧翼登陆之可能性尚不大，但是有可能对我正面发动局部进攻，以迫我屈从其遭反战俘问题上的无理主张。为了粉碎敌人可能发动局部进攻，主动打击与大量杀伤敌人，锻炼部队，取得经验，并配合停战谈判，遂决定于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二十日之间，乘第 39、第 12、第 68 军秋季换班之前，向敌人进行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上述三个军各在其正面选择三至五个有利目标进行反击，求得歼敌一部，并在反复争夺中大量杀伤敌人。其他各军亦选择一、二个目标进行反击，配合行动。

这次反击是联司统一计划、各军分散组织实施的。联司主要确定方针和目的，提出作战要求，指定进攻的重点方向，规定作战持续时间，审查批准重点方向的作战计划，保障作战物资，必要时实施兵力、兵器机动予以支援。兵团则保障整个作战方针和计划的贯彻执行，进行监督检查，具体审查修正各军作战计划，组织军与军之间的协同，进行战术指导。军根据上级作战方针和目的，选择进攻目标，进行战斗部署和各种具体准备工作，并具体指挥战斗的实施。这次反击作战，是我军主动发起的，时间充裕。因此，联司强调各部要做好充分准备，各级指战员对选定的目标要进行反复侦察，在确实掌握敌情、地形等情况的基础上，制订周密的作战计划，要组织好步炮协同和各种战斗保障。要求各部队应以构筑冲击出发地的屯兵洞和进行战斗训练为准备的重点，要进行沙盘作业和在相似地形上反复演练。根据敌人“有失必反”的特点，联司还要求各军必须充分做好打敌连续反扑和与敌反复争夺的准备，指出：“这是我诱敌脱离工事，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良好机会，这样才划算得来，要提倡打阵地前的歼灭战。”同时，也指出，如一旦攻击

不成，伤亡过大，应迅速撤出战斗，不应恋战。

为保证反击作战弹药供应和防止浪费，志愿军司令部还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并确定参战火炮的弹药消耗标准，规定了实行弹药预算制度和反击敌排、连、营阵地的弹药消耗限额。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根据反击作战计划，对所需弹药提前储存于先头大站，并储备了两个半月的主副食品。

（二）作战经过

我第一梯队各军根据联司的统一计划与要求，在原来防敌进攻准备的基础上，很快地完成了这次反击作战的准备工作，并提前于九月十八日开始了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这次反击作战，共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九月十八日——十月五日）

各军经过充分准备，于九月十八日开始，先后向预定目标发起了攻击。担任主要攻击的第39军，于十八日晚，以约四个连的兵力，在一百一十五门火炮的支援下，向上浦房南高地和高阳岱西山敌两个连支撑点发起攻击，全歼美军两个连又一个排，毙、伤、俘敌二百五十名。在上浦房南高地战斗三天、高阳岱西山战斗八天中，共打退敌人一个排到一个营的兵力连续反扑三十四次，毙伤敌一千三百余人。随后，又对198.6高地、水郁市北山两处发起攻击，九月二十八日，第12、第68军分别对官岱里西山690.1东北高地、座首洞南山，572.4高地、938.2北高地展开攻击，其中，第68军在572.4高地即全歼伪军两个多连，并于二十九日至十月二日先后打退了敌人六个步兵营六十五次反扑，歼敌近三千名。为了配合这三个军的战术反击，第38、第65、第40军也先后对石岘洞北山，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柞木洞北山、坪村南山等地发起攻击。在上述反击目标中，守敌为一个营和一个连的各一处，一个连防守的三处，一两个排防守的共九处，一个班防守的一处，共十五个目标。我担任反击的部队约十八个步兵连，但支援的炮兵比较多，攻击敌一个连的支撑点，一般可得到八至十个炮兵连约四十门火炮的支援。由于战前准备充足，炮兵提前对敌工事进行了破坏射击，各部队之间相互主动支援，大多数部队均在发动攻击半小时内，即攻占敌阵地，全歼或大部歼灭守敌。至十月五日，敌人虽在飞机、火炮、坦克的支援下，以一个班至一个团的兵力向我进行了连续反扑达一百六十多次，但均为我击退。在此期间，朝鲜人民军第3、第1军团在东线，对854.1高地、811.7高地和351高地也先后发起攻击。至十月五日止，我第一阶段对敌十八个目标进攻十九次，共歼灭敌人八千三百多人（其中美军二千余人）。我军也伤亡了二千余人。

第二阶段（十月六日——三十一日）

为了予敌以更有力地打击，联司首长决定第一梯队各军在第一阶段取得胜利和经验的基础上，于十月六日开始进行第二阶段的作战。

六日，我志愿军七个军在宽达一百八十余公里的正面上，以一个团另十三个连又二十三个排和三十五个班的兵力，在七百六十门火炮、迫击炮的支援下，向敌一个班至一个营兵力防守的阵地共二十三处发起进攻（其中六处是第一阶段打过的目标）。计：第65军对86.9高地，第40军对坪村南山、松隅村北山、项洞里西山、201高地西北山，第39军对高阳岱北山和东北山、198.6高地、上浦防南山，第38军对394.8高地、281.2高地、凤树洞北山，第15军对上佳山西北山、381东北山、399.8高地南山，第12军对官岱里西北山，栗洞东山、690.1东北高地、座首洞南山，第68军对1089.6高地、

883.7 东山腿及西山腿、938.2 东北高地等。经激烈战斗，除第 38 军对 394.8 高地伪军两个营和 281.2 高地伪军两个连防守的阵地的进攻，由于准备不充分，伤亡较大，放弃争夺外，其余各点均达到预期目的。七日以后，我第 65、第 39、第 12、第 68 军又先后对 29.5 高地，高阳岱东山，栗洞南高地，1089.6 高地等十一个目标进行了攻击。

这次反击作战，原计划于十月二十二日结束。因敌人十月十四日向我第 15 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发动了“金化攻势”，为了配合上甘岭地区防御作战，志愿军首长决定将这次反击作战延长到十月底。所以，从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第 65、第 40、第 39、第 12 军和第 15 军又先后向 29.5 高地，坪村南第 1、第 2 无名高地，高旺山西及西北山腿，198.2 高地，690.1 西北高地和 275 东无名高地等十四个目标进行反击。第二阶段反击作战共歼敌一万八千九百多人。我军也伤亡八千多人。

历时四十四天的战术性反击作战，我军先后对敌连、排支撑点及个别营防御枢纽部共六十个目标，进攻了七十七次（包括人民军对三个目标进攻三次），毙、伤、俘敌七千七百余人，敌我伤亡对比为一点五六比一。在打敌排以上兵力四百八十六次反冲击与敌反复争夺中，毙、伤敌一万九千五百多人，敌我伤亡对比为三点二比一。这次反击作战，我全歼敌两个营指挥所、十个连、六十九个排、八个班和两个团、一个营、七个连、八个排、五个班的大部，毙、伤、俘二万七千二百多人（内人民军毙、伤、俘敌一千七百多人），我军伤亡一万零七百余人（内人民军一百四十九人），敌我伤亡对比为二点五四比一，攻占敌阵地十七处。反击战中共缴获各种火炮三十二门，各种枪二千三百七十三支，击毁各种火炮五十七门、坦克六十七辆、汽车七十四辆，击落敌机一百八十三架，击伤二百四十一架。在整个作战期间，敌人八个师忙于应付，来回调动，疲于奔命，完全处于被动挨打地位。毛泽东对这次“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的战术反击作战，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在十月二十四日为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的给志愿军的贺电中指出：“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和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

二、上甘岭防御战役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一）战前敌我情况

我军开始全线战术性反击作战之后，敌人一直在密切注视我军行动，十月六日，美国陆海军头目又窜到朝鲜前线，与李承晚及其前线指挥官会晤，研究我军意图，认为我军之战术反击作战，目的在于迫使其接受我方关于遣返战俘的方案，于是决定发动他们早以准备的局部攻势。十月八日，美方悍然片面中断停战谈判，宣布停战谈判会议无限期休会。十四日，敌即向我发动了一九五二年以来最大的一次进攻——“金化攻势”。其意图是：首先夺取五圣山前沿支撑点上甘岭以南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二个连的阵

地，尔后夺占五圣山主阵地，在我战线中央打开一个缺口，分割我防御体系，迫我后退，以军事压力造成其谈判的有利地位，并改善其金化地区防御态势，破坏我进攻计划和查明我坑道情况，为尔后进攻创造有利条件。

五圣山位于金化以北，为我第 15 军防御的重要阵地，海拔一千多公尺，西瞰金化、平康、铁原地区，东扼金化经金城通往通川至东海岸的公路，是我中部战线的战略要点，是朝鲜中部要冲平康的天然屏障。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是五圣山的前沿要点，山高坡陡，地形复杂，便于我小分队活动及开展狙击活动（故敌称之为“狙击兵岭”），阵地突向敌方，对敌金化地区威胁极大。

敌人以原防守万渊里、后川里地区的美第 9 军第 7 师和伪第 2 师实施进攻，并集中十三个炮兵营、一个坦克营又两个连以及大量航空兵进行支援。敌人对这次攻势非常重视，由美第 8 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策划和直接指挥。

我第一梯队各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坚守阵地，寸土必争，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准备粉碎敌可能发动的“秋季攻势”的指示，均制定了各种情况下的作战方案。第 15 军在第 3 兵团的编成内，制定了粉碎敌三到四个师进攻的防御计划。当时判断敌人向西方山、平康方向进攻的可能性较大，因此，第 15 军将防御重点放在了西方山、平康方向。九月初，调整了部署：以第 44 师（附第 29 师第 87 团）为右翼，固守发利峰、王在峰、西方山、斗流峰地区；以第 45 师为左翼，固守五圣山、忠贤山地区；第 29 师第 85 团固守灵台、甄峰地区，并加强两师接合部的保障，其第 86 团为军预备队，配置于五圣山以北的岚眉峰附近地区。

十月五日，伪第 2 师一个参谋向我投诚，供称敌将向我五圣山方向发动进攻时，第 45 师当即作了抗敌进攻的一般准备，同时还准备集中两个团及全师大部炮兵对注字洞南山伪军一个营的阵地进行反击。十五日，志愿军司令部根据敌十四日行动，电示第 15 军：“应集中力量，准备粉碎敌人任何进犯，并不断组织小的反击作战，大量歼敌，取得经验。注字洞南山的反击暂不进行为宜。”第 15 军遂令第 45 师将力量集中到上甘岭方向。

（二）作战经过

战役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顽强抗击、反复争夺（十月十四日——二十日）

十月十二日、十三日，敌对我第 15 军防御正面进行了航空兵和炮兵的预先火力准备，重点在五圣山、上甘岭及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两阵地。十月十四日三时对我上甘岭地区进行两小时的直接火力准备后，美第 7 师、伪第 2 师以七个营的兵力，在三百余门火炮、二十余辆坦克及大量航空兵的掩护下，于五时分多路向我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发起猛烈进攻。同时，美第 7 师、伪第 9 师还以四个营的兵力对我第 29、第 44 师防御之 410 高地、芝村南山、上佳山西北高地、391 高地进行箝制性进攻。

坚守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的是第 45 师第 135 团的第 9、第 1 连。因第 15 军各级炮兵原拟执行反击注字洞之敌而转移了阵地，当天不能适时变换阵地进行支援，所以，第 9、第 1 连主要以步兵火器，依托坑道和残存的野战工事顽强战斗，先后击退敌人一个排至一个营的兵力三十多次冲击，杀伤了大量敌人。但终因我野战工事被摧毁，防守分队伤亡过大，弹药消耗殆尽，当日下午，除 597.9 高地的第 8、第 2、第 11、第 7 号阵地和 537.7 高地北

山第9号阵地外,其他表面阵地均被敌占领。当晚,我第45师乘敌立足未稳,组织四个步兵连实施反击,恢复了阵地。

第15军为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保障五圣山的安全,指示第45师要顽强抗击、反复争夺、大量杀伤敌人,力求在基本阵地挫败敌人的攻势。并将原准备反击注字洞南山之两个营的炮兵转至上甘岭方向。十五日,志愿军首长指示第15军暂时停止反击注字洞南山之敌,集中力量粉碎敌人对上甘岭地区的进攻。

十月十五日至十八日,双方争夺更为激烈。敌先后投入两个步兵团又四个步兵营的兵力,在大量航空兵和炮兵的支援下,连续向我冲击。我第45师以顽强阻击与连续反冲击,与敌进行反复争夺。我反击部队接敌距离较远遭敌炮火阻拦,伤亡较大。为了缩短接敌距离,减少伤亡,十八日,我利用夜暗将四个步兵连秘密进入坑道或待机位置,十九日夜,在炮火支援下,分别以四个连和三个连的兵力,同时向占领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实施反击,经激战全歼守敌,恢复了全部阵地。

二十日,敌复以三个营的兵力向我猛烈冲击,我防守部队顽强抗击至黄昏,因伤亡过大,弹药供应不上,除597.9西北山脊外,表面阵地再度为敌占领,我退守坑道继续坚持斗争。

这一阶段,敌投入七个团共十七个步兵营、十八个炮兵营三百门火炮的兵力,我投入三个团共二十一个步兵连,山野榴炮十九个连四十六门炮、火箭炮六个连二十四门炮的兵力,在两个连的阵地上反复争夺,战斗异常紧张激烈,阵地数次易手。经七昼夜激战,共毙、伤敌七千余人,我第45师也伤亡了三千二百余人。鉴于第45师已无力组织大的反击,我遂决心以坑道斗争与小分队反击为主要手段,消耗与疲惫敌人,掩护主力调整部署,进行反击的准备工作。战役遂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坚守坑道、准备反击(十月二十一日——二十九日)

经过第一阶段作战,敌我双方均调整了部署,准备继续展开争夺。二十五日,敌人将受重创的美第7师西移,其进攻597.9高地的任务由伪第2师接替;伪第2师将右翼一个团的防务交给伪第6师,调伪第9师于金化以南史仓里地区为预备队。

我军为坚持坑道斗争,准备反击,十月二十日,第3兵团指示第45师应以全力打击向597.9及537.7高地北山攻击之敌,以确保该两处坑道阵地,以争取时间,为尔后反击创造条件。并令第29师接替第45师除上述两阵地以外的全部防务。同时,调第12军第91团进至平康以北地区,归第15军指挥。

敌人占领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为巩固既得阵地,并继续向纵深扩展,一面积极抢修工事,一面用炸弹、炸药、燃烧弹、毒气弹、喷火器等企图破坏坑道,消灭我退守坑道的人员。我退守坑道的部队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斗争,始终保持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高昂的战斗意志,以顽强的毅力克服了缺粮、缺水、缺氧等困难,不断地以小分队出击,杀伤疲惫敌人。从二十一日至二十九日,我各坚守坑道的部队以突然袭击、潜出袭击和乘夜暗偷袭等手段,主动出击一百五十八次,除九次失利外,其余均获得成功,共歼敌两千余人,并恢复七处阵地。在此期间,我纵深部队为支援坚守坑道的斗争,先后以二至五个连的兵力,在坚守坑道部队的配合下,向占领537.7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进行了七次反击,并击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

兵力的十二次反扑，曾三次恢复了全部阵地，但终因无力坚守，又被敌人占领。与此同时，对占领我 597.9 高地表面阵地之敌也以两个班至九个排的兵力反击五次，曾一度占领主峰。每次反击成功后，都使坚守坑道的部队得到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增强了坚守坑道的力量。

为了支援 597.9 高地和 537.7 高地北山坚守坑道的斗争，第 29、第 44 师先后对柏德里，381 高地、391 高地之敌进行反击，并与敌反复争夺，歼灭敌人两千余人。

为配合上甘岭方向的防御作战，从二十二日至三十一日，第 65、第 40、第 39、第 38、第 12 军又先后向敌人十几个目标进行了反击。

第 15 军在坚持坑道斗争的同时，积极进行反击准备工作。二十五日，在战斗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军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认为：597.9 高地地势险要，是敌我争夺的重点。该高地的得失对整个战场形势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应首先集中兵力夺占 507.9 高地，待收复巩固后，再夺占 537.7 高地北山，彻底粉碎敌之进攻。决定第 29 师第 85、第 86 团共抽调八个连对 597.9 高地实施反击；第 87 团以五个连对 537.7 高地北山实施反击；配属给该军的第 12 军第 91 团为预备队。同时，第 3 兵团决定将第 12 军第 31 师主力配属第 15 军。还给第 15 军第 45 师补充了一千二百多名新兵，给第 15 军又加强了四个炮兵连、一个高炮团。为保证反击所需要的粮弹，除军师后勤力量加紧运送外，还抽调第 29 师三个营及师团机关人员，专门担任四十里山路的火线运输任务。

第三阶段：实施反击，恢复与巩固阵地（十月三十日——十一月二十五日）

十月三十日二十一时，我第 45、第 29 师共以十个连的兵力（坚守坑道三个连，坑道外七个连），在一百零四门火炮的支援下，首先对占领 597.9 高地表面阵地之敌发起反击。经过激烈战斗，全歼守敌四个连，并打退敌人一个营兵力的多次反扑。至三十一日晚，恢复了主阵地。十一月一日，第 3 兵团决定将第 12 军第 31 师第 93 团配属第 15 军。一日至四日，敌人以四个多团的兵力，在航空兵、炮兵的支援下，进行连续反扑。为粉碎敌之反扑，第 91 团于一日晚投入对 597.9 高地的争夺，在炮兵密切协同下，英勇奋战，连续粉碎敌人数十次的反扑。五日，第 31 师第 93 团一个营也投入战斗，同第 91 团最后粉碎了敌人对 597.9 高地的进攻，巩固了阵地。此次作战共歼敌六千余人。

十二日至十四日，敌先后又以三个营的兵力连续反扑，均被击退。从此，我全部恢复并巩固了 597.9 高地。

十一月五日，第 3 兵团首长鉴于第 45 师已胜利完成任务，部队急需补充休整，便将该师撤出战斗，以第 12 军第 31 师接替。第 34 师（欠一个团）为预备队。为便于指挥，由第 12、第 15 军共同组成五圣山战斗指挥所，统一指挥各参战部队。由炮兵第 7 师组织炮兵指挥所，统一指挥炮兵。上述两指挥所均归第 15 军首长指挥。

十一月十一日，我军反击重点转移到 537.7 高地北山。当天下午，我第 92 团以两个营的兵力，在猛烈炮火的支援下，向占领 637.7 高地北山表面阵地之敌发起反击。经过激战，当晚全部恢复阵地，全歼守敌。十二日，敌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密集炮火支援下，进行连续反扑。经激烈争夺后，阵地复被敌占领。十三日晚，我再次反击，将阵地夺回。十四日，我第 98 团投入战

斗，先后击退敌一百三十余次反扑，歼敌二千多人。十八日，第 34 师第 106 团接替第 92 团，投入战斗。该团接防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击退敌五十余次反扑，至二十五日，除两个班的阵地外，537.7 高地北山其余阵地全部恢复。至此，上甘岭防御战役胜利结束。

上甘岭战役自十月十四日开始，至十一月二十五日结束，历时四十三天。战场主要集中在仅有三点七平方公里的两个高地附近进行。双方逐次投入兵力、兵器，由战斗发展成战役。敌人先后投入美伪军三个步兵师的十个团又两个独立营和空降兵一个团，另有十八个炮兵营，火炮三百余门，坦克一百七十余辆，出动飞机三千余架次，总兵力达六万人。我军第 3 兵团之第 15、第 12 军先后投入三个师又一个团，和炮兵第 2 师、第 7 师，火箭炮 209 团，第 60 军炮团、师属山炮营，高炮第 601、610 团各一部，及高炮第 20、35 营（共有地面炮一百三十四门，高炮四十七门），还有工兵营、担架营等，总兵力达四万人。战斗中，敌共倾泻炮弹一百九十余万发，最多一天达三十余万发；出动飞机达三千多架次，投弹五千多枚，最多一天出动二百五十架次，投弹五百余枚；以致山顶土石被打松一米多，表面阵地全被摧毁，许多岩石坑道也被炸短三至四米。我军坚决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及“寸土必争”的指导思想，依托坑道，英勇顽强地与敌反复争夺达二十九次，打退敌人营以上集团冲击二十五次，营以下冲击六百五十三次。由于我军发扬了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和运用了灵活机动的作战方法，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敌人以伤亡二万五千五百余人（其中美军五千二百余人），损失飞机二百七十余架、大口径火炮六十一门、坦克十四辆的代价，仅占去我前沿两个班的阵地。敌人的军事进攻，在我军沉重打击下又一次被粉碎了。但我军也付出了伤亡一万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敌我伤亡比为 2.21：1。

上甘岭战役是在我军两个连防御阵地上进行的。这次战役，在如此狭小的地域内，双方参战兵力之多，作战持续时间之长，火力如此猛烈、密集，战斗如此紧张、激烈，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这次战役是对我军以坑道为骨干的防御体系的一个严重考验。战役的胜利进一步显示了我军防御的稳定性，显示了坑道工事在防御作战中及反复争夺战中的巨大作用，并使我军获得了依托坑道进行坚守防御作战的经验。在以坑道为骨干的阵地条件下，抗击敌人的进攻，主要以坑道为依托，利用坑道外的野战工事阻击和杀伤敌人。退守坑道只是在敌人占领了我表面阵地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一种作战手段。其目的在于保存有生力量，疲惫与杀伤消耗敌人，争取时间，准备反击，恢复阵地。但坚守坑道作战只能在坑道内的人力、物力允许的条件下，坚持一定的时间，而且必须同上级保持通讯联络，使上级了解情况，实施正确的指挥，及时向坑道内补充兵员和粮弹，以及必须有纵深部队进行战术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支援，同时要不断组织以班组为单位的小型偷袭、强袭等各种积极战斗活动，进行反击和以狙击手射杀敌人。保护坑道口，要以纵深炮兵火力控制坑道口，阻止敌人对坑道口的破坏。而恢复阵地的基本手段，则是靠阵地纵深部队配合，组织强有力的反击。其方式可以坑道内外互相配合，也可将反击部队事先投入坑道内，以坑道为依托进行反击。同时要有进行多次反击，反复争夺的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直到最后恢复阵地，粉碎敌人的进攻。实践证明：我在坚守防御中，依托坚固坑道工事，与敌反复争夺，使每一阵地都成为消耗敌人的“肉磨子”，就能大量杀伤和消耗敌人，粉碎敌之进攻。

这次战役也是一场名副其实的“打钢铁”、“打后勤”的现代化作战。在四十三天的战斗中，我供应各种物资一万六千多吨，实际消耗一万一千吨。其中弹药就达五千五百多吨，平均日消耗量一百二十八吨，是一九五一年秋季防御战役的一点七倍。但是，后勤工作改善后，在秋季战术反击作战的物资储备基础，实行重点保障，临时增调汽车加强该方向的运输保障；严密组织人背马驮的火线运输，先后投入八千五百多人，仅第45师就组织了三千五百人，保证了作战的需要。

这次战役也进一步证明了我军政治工作的无比威力。在极端困难残酷的作战中，它鼓舞了全军斗志，发扬了党团骨干的模范带头作用及领导作用，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役中涌现了在危急情况下，以无比的英勇、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果敢机智地以身体堵塞敌人枪眼，为反击部队打开前进道路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士和许许多多的英雄模范事迹，从而保障了战役的胜利。

第六节 准备反敌登陆作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中旬——一九五三年五月上旬)

上甘岭战役后，敌我双方都没有较大的作战行动，停战谈判仍处于中断僵持之中。朝鲜战争继续处于僵持状态，美国在两年零四个月的侵朝战争中，损失兵员三十一万多人，直接战争经费达一百五十亿美元，间接战争经费达八百亿美元。美帝国主义将其主力七个师长期陷在朝鲜战争的泥沼中，不但伤亡损失严重，而且破坏了它与苏联抗衡的战略格局。显然，战争长期拖延对其不利，因此，急于寻找一条解决朝鲜战争以摆脱被动的途径。欲从正面进攻打破僵局，已无可能；扩充伪军以抽出自己的力量来保持机动并减少伤亡，又非一时所能办到；冒险扩大战争又力不从心，达成停战，由于自恃装备优势又不甘心，最后不得不祈求两栖登陆，以打破僵局。美国新当选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解决朝鲜战争问题展开了积极的活动，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指挥过诺曼第登陆，在竞选中就许诺“要亲自到朝鲜去赢得这场战争”，当选后于十二月二日至五日，在即将于新内阁中任国防部长的查尔斯·威尔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等军界要员的陪同下前往朝鲜视察，与侵朝敌军高级将领克拉克、范佛里特以及李承晚等人举行一系列会议。回国后即宣称：要用“行动”而不是“语言”来结束这场战争。随后，又在就职后发表的第一个国情咨文中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状态，公开唆使蒋介石军队窜犯大陆，参加侵朝战争。敌方舆论大肆进行战争叫嚣，公开扬言：“举行两栖登陆，以切断共军的铁路供应线，要比从正面进攻有效得多。”“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亦认为，实施两栖登陆是“取得胜利、结束朝战”的最好方法。据战后敌方资料透露，克拉克曾成立专门小组，制定了两栖登陆作战的实施计划，并按计划进行了实际准备。一时，朝鲜战场上的形势趋于紧张。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依据当时情况判断，朝鲜战争有可能拖延下去，在今后一年内还会趋向于激烈化。但敌人从正面向我较坚固的纵深工事实施攻击的可能性不如向我后方两侧进行登陆作战的可能性大。为了取得战略上的主动，十二月上旬，毛泽东主席召见了志愿军代理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对反登陆战备工作做了具体部署。要求坚决阻敌登陆。二十日，中共中央给志愿军党委下达了《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根据种种情况判断，敌人有从我侧后海岸线，特别是西海岸汉川江、清川江、鸭绿江一线，以七个师左右兵力举行冒险登陆进攻的充分可能。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有坚决粉碎敌人登陆进攻，争取战争胜利的任务。为此目的，我军必须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在对我侧后威胁最大的海岸线及其纵深，部署充分的兵力和火力，保证粉碎敌人从海上的进攻及其大量空降部队的进攻。在其他可能遭受敌人登陆进攻的地区（通川、元山地区，瓮津半岛地区，镇南浦、汉川江地区及咸兴以东地区），则部署可能有的兵力和火力，同样要用其全力争取粉碎敌人的进攻；坚决地迅速地采取加修新铁路线，改善旧铁路线（满浦、球场间），加宽许多公路线，加设仓库、场站，以及预先运储大量粮弹物资等项措施，保证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正面侧面全军（包括人民军）的运输畅通，供应不缺。为了加强反登陆作战的领导，同朝鲜方商定，任命邓华

兼西海岸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方虎山（朝方）为副司令员，杜平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谋长由志愿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兼任。志愿军总部工作由杨得志主持。一九五三年一月，中央军委任命李志民为志愿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号召志愿军全体指战员要“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指出“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为贯彻上述指示，中央军委抽调第1、第16、第21、第54共四个军集给于东北地区，准备入朝；还向海空军下达了准备支援朝鲜战场反登陆作战的预先号令；对辽东半岛、山东半岛的海岸防御也作了部署；制定了五十万新兵的动员计划；调集了一批改善朝鲜运输条件的物资器材等等。

志愿军党委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历次指示，将反登陆战备工作列为中心任务，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先后召开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和军以上干部会议，认真地进行了传达、布置。经过充分研究，确定了“积极防御、坚决歼灭”的反登陆作战方针。即以一部兵力组成大纵深的坚强的海岸防御，坚决阻击敌人登陆，力求歼敌于海岸或滩头；而置主力于纵深机动位置，一面准备坚决迅速地歼灭敌之空降部队，保证我后方安全和交通顺畅，一面支援一线部队作战，将敌消耗到一定程度之后与敌决战，进行战役反攻，最后歼灭敌人。在战术指导上则紧紧把握反空降、反坦克（登陆艇）和连续反击三个主要环节，而反空降又是关键。根据此项作战方针，志愿军在祖国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和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进行了紧张的反登陆准备工作。

一、根据总政治部拟定的《积极准备，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政治动员要点》，在全军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政治动员。深入进行形势任务教育，说明反登陆战备的重要意义，防止与纠正了少部分人员中存在的侥幸与恐惧心理，普遍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进一步激发了国际主义、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把准备工作变成了广大指战员的自觉行动。

二、调整充实东西海岸指挥机构。抽调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部分人员加强西海岸指挥部，并在西海岸指挥部内设立了空军指挥所和海军办公室，负责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事宜。东海岸指挥部，由接替第9兵团的第3兵团兼任，以许世友任司令员，王近山、金雄（朝方）任副司令员，杜义德任副政治委员。此外，以再次入朝的第1坦克师机关为基础，组成第2装甲兵指挥所，负责指挥东西海岸坦克部队的作战。

三、根据作战方案，调整部署，加强训练。志愿军司令部全面分析、判断了敌人几种可能的登陆兵力、地点和时间，制定了反登陆的几种可能的作战方案。根据“要使新入朝的部队能依托工事得到锻炼，使有经验的部队加强东西海防”的原则调整部署，将反登陆的重点置于西海岸。西海岸部署了七个军（军团）共二十一个步兵师又一个旅（含朝鲜人民军一个军团三个师又一个旅），地面炮兵十四个团又九个营，高射炮兵两个团又十三个营，坦克六个团。准备用于支援海岸防御作战的空军有十四个师七百多架飞机，海军鱼雷艇十八艘，海岸炮十八门。部署于东海岸的有四个军（军团）共十三个步兵师又两个旅（含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共六个师又两个旅），炮兵两个团又三个营，高射炮兵五个营，坦克一个团。另有十四个军（军团）（含朝鲜人民军三个军团）位于正面战场和纵深机动位置。为了提高我军高级干部的反登陆作战的指挥能力，统一战术思想，西海岸指挥部在一九五三年二月

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邓华作了“关于反登陆作战的战术问题”的报告。并以这个报告为教材，轮训了基层干部。各部队在统一思想、加紧构筑工事的基础上，担任海防任务的部队以反登陆、反空降、反坦克为中心，进行了训练，担任正面防御任务的部队以阵地阻击、坚守坑道、连续反击、反坦克、反空降和小分队出击为中心，进行了训练。通过训练，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

四、全力展开反登陆作战的工程作业。自一九五三年一月开始，志愿军从上到下全力以赴地掀起了比一九五二年春夏季巩固阵地的斗争规模更大的构筑工事的热潮。全军先后投入了十七个军又两个步兵师、九个炮兵师、两个坦克师、三个工兵团的力量，克服了天寒地冻、敌机轰炸和器材不足、缺乏技术等困难，于四月底基本上完成了构筑工事的任务。全军共挖坑道八千余条，长七十万余米，挖堑壕、交通壕三百余万米，挖反坦克壕五万多米，构筑水泥永备工事六百余个。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战场整个防区内设置了两道防御地带，每道防御地带内均构筑二至三道防御阵地。还在敌人便于实施空降和坦克机动的地域构筑了反空降、反坦克阵地，部分地区改变了地形，设置了障碍。这样，就在我东西海岸和正面形成了一个长一千一百三十五公里，纵深达十至二十公里的以坑道为骨干，结合野战工事的坚强防御体系。

五、扩建铁路、公路，构成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网。为防止敌人对我发起登陆战役后，交通中断使作战受到影响，中央军委决定新建铁路和公路，作为纵深机动的运输路线。一九五三年一月，组成中朝新建铁路指挥局，先后抽调志愿军六个铁道兵师（第5、第6、第7、第9、第10、第11师）和五千名铁路员工、技术干部入朝，连同朝鲜人民军铁道兵第3旅，负责新建一条从龟城经人院面、价川至殷山与满浦线价川、顺川段相平行的纵向铁路和一条由八面院里经球场至长上里的横向铁路，构通平北线（水丰至定州）与平德线（平壤至德川）、平元线的联系。新线建成后，使京义、满浦、平元三条铁路干线结成一体，不仅减轻了铁路枢纽新安州、价川、西浦“三角地区”的运输负担，而且沿西海岸之京义线一旦遭到破坏，我军铁路运输仍能纵横机动，不至中断。

在新建铁路的同时，各军和志后指挥的五个工兵团还新修了八条公路，并整修了战备公路和急造军路，在主要地段，加修了预备路和迂回路，总长达五百六十多公里，架桥四十多座。通过新建和整修加宽公路，在各后勤分部之间均有一两条主要公路；师至各团至少有可通汽车的道路和马车路各一条；由团至各营，至少有一条马车路和两条人力运输路，营到连阵地均有两条至四条人力运输路；各部队之间，至少有一条横贯路相衔接。这样，使整个战区形成了一条前后贯通、左右衔接的运输网，大大改善了我交通运输状况。

六、大量储备作战物资。为保证一线部队在敌人大举进攻，而后方供应被切断的情况下，仍有足够的物资坚持长期作战，志后动员全体力量，向前线抢运物资。至一九五三年二月底超额完成了四个月需要量的囤积任务。全军弹药总储量达十二万三千八百多吨，其中各军共储备四万三千六百多吨，比准备前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七点九。每个炮兵师平均储备一千余吨，比准备前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点六。粮食储备二十四万八千多吨，可供全军食用八个半月，还储备马料五个半月、汽油四个月的消耗量。为了保管好这些物资，志后增建了大批仓库，其中石洞库容量达四万两千四百多吨，土洞库容量为

一万三千一百吨，还修建了容量为十六万八千多吨的露天野垛。这就使全军作战有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在我东西海岸防御部队进攻反登战备工作的同时，正面战场部队根据志愿军首长指示，一面抢运粮弹，加固工事、训练部队，准备粉碎敌人从正面实施进攻；一面遵照“稳扎狠打，逐点蚕食”为作战原则，以积极的军事行动，掩护我反登陆备战工作。在此期间，我军曾多次挫败敌人小规模进攻，巩固了阵地。例如，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敌以一个加强步兵营的兵力，在近百门大炮、三十余辆坦克和近两百架次飞机的支援下，向我第23军防守的205高地以南一个排防御阵地（敌称之为丁字山）发动了“模范战斗”。这次战斗，是在敌“金化攻势”被粉碎后，为遮掩其难以收场的尴尬局面，在即将卸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范佛里特亲自策划与指挥下“所进行的最猛烈的攻击”。战斗发起前，特邀了许多美军和“联合国军”高级将领及李承晚集团的高级官员以及大批新闻记者前来观战，企图借此恢复美军的威望。结果，在我军顽强抗击下，敌人以失败而告终。整个反登陆战备期间，我军阵地寸土未失。与此同时，我军也多次向敌发动了小规模战术性反击。仅歼灭守敌一个排到一个连的战斗即达四十七次，尤以马踏里西山，梅岷里东山和上浦防东山进攻最为激烈。其中，三月二十三日，我第47军以一个营又两个排的兵力，强攻美第7师哥伦比亚营第2连防守之上浦防东山（敌称之为老秃山），一个半小时即攻占了敌人长期经营的坚固设防阵地，并全歼守敌。二月中旬，新上任的第8集团军司令马克斯韦尔·泰勒，亲自赶往督战，在大量航空兵支援下，先后投入师、团预备队与我反复争夺，但我仍巩固了已占阵地，歼敌二千余人。正面战场的这些积极战斗行动，有效地配合了反登陆的准备工作。

一九五三年四月，我反登陆战备工作基本完成。这时，我在朝鲜战场已集结了雄厚的兵力，部队装备有了改善，工事更加坚固，有了一条比较顺畅的交通运输网线，储备了充足的作战物资，提高了指战员的军政素质，全军上下斗志昂扬。为执行干部轮换计划，中央军委于四月十八日任命李达为志愿军参谋长，许世友、黄永胜、杨勇分别为第3、第19、第20兵团司令员，轮换解方、王近山、韩先楚、郑维山回国。并规定赴朝轮换的上述高级干部，五月上旬到职（五月五日，又任命张南生为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王平为第20兵团政治委员）。由于我军反登陆战备工作有了充分准备和正面战场防御日趋稳固，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以军事手段结束朝鲜战争的企图，四月二十六日，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为朝鲜停战的实现铺平了道路。同时，我军也基本上解除了东西海岸防御的后顾之忧，从而为我军尔后放手发动夏季反击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七节 一九五三年夏季反击战役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七月二十七日)

一、战役前一般情况

(一) 敌军情况

由于我东西海岸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充分，正面战场防御的加强，使战争形势越来越有利于中朝方面。美帝国主义既不敢冒险扩大战争，又不能以政治讹诈迫使我屈服，其坚持扣留我方战俘的蛮横立场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为了摆脱困境，美国一方面加紧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扩充伪军以便逐步脱身；另一方面，谋求恢复谈判，以结束朝鲜战争。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给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写信，提议按照国际红十字会执行委员会在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建议，在停战前先行交换病伤战俘。我方鉴于对方有恢复停战谈判的意向，于三月二十八日复信表示同意，并指出：“关于优先遣返双方重病重伤战俘问题，双方谈判代表本已根据人道原则达成朝鲜停战协定草案第五十三款的协议。只因朝鲜停战谈判中断，此项协议无法实现”。并认为病伤战俘问题的解决应导致全部战俘问题的解决；同时建议双方立即恢复停战谈判。接着三十日和三十一日，中朝两国政府分别发表声明，提出了解决战俘问题的新建议，即“谈判双方应保证在停战后立即遣返其所收容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而将其余的战俘转交中立国，以保证对他们的遣返问题的公正解决”。这一建议得到了世界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美国政府也不得不以此作为谈判的基础。四月六日，朝鲜停战谈判双方联络组会议开始举行，十一日，双方签定了遣返病伤被俘人员协定，并于二十日开始交换病伤战俘。二十六日，终于恢复了中断达六个半月之久的朝鲜停战谈判双方代表团会议（志愿军谈判代表由丁国钰、柴成文接替边章武、解方）。但是，美国统治集团中的好战分子和南朝鲜李承晚统治集团，并不想很快达成协议，仍企图拖延战争，以保持紧张局势。

这时，敌人共有五个军二十四步兵师。其中季伪军有十六个师，正在扩建的还有一个师，连同其海空军共有六十四万余人，装备、火力已接近美军水平。美、英军八个师，连同其海空军约五十六万人，敌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万人。此时，敌基本阵地已筑有坑道或坑道式掩蔽部，并有大量地堡群和各种障碍物，已相当坚固（第二、第三阵地多为野战工事）。第一梯队展开十七个师，预备队五个师，正在整训、编组的两个师。美军主要部署在西线，伪军主要部署在东线。具体部署是：美第1军（辖五个师）第一梯队为美陆战第1师、英联邦第1师、伪第1师、美第7师，展开于临津江口至大马里地区；预备队美第25师位于东豆川里附近地区；军指挥所位于议政府。美第9军（辖五个师）第一梯队为伪第2师、美第3师、伪第9师、伪首都师，展开于大马里东至栗洞地区；预备队美第2师位于议政府、抱川地区；军指挥所位于场岩里。伪第2军团（辖四个师）第一梯队为伪第6、第8、第5师，展开于栗洞至883.7高地地区；预备队伪第3师位于华川地区；军指挥所位于新丰里。美第10军（辖五个师）第一梯队为伪第7师、美第45师、伪第20、第12师展开于938.2高地至沙泉里地区；预备队美第40师位于德谷里地区，军指挥所位于野村里。伪第1军团（辖三个师）第一梯队为

伪第 11、第 15 师展开于沙泉里至东海岸地区；预备队伪第 21 师位于杆城附近地区；军指挥所位于五湖里。另有伪第 22 师位于襄阳附近地区整训，归伪陆军本部直辖。伪第 25 师正在大丘编组。

（二）我军情况

我军经过反登陆作战准备之后，东西海岸有坚固的海岸防御工事，已无后顾之忧，作战部队也较前增加，志愿军和人民军总兵力已达一百八十八万人。其中，志愿军一百三十五万人，人民军四十五万人；地面部队，志愿军有十九个军，人民军六个军团，兵力、火力有了很大加强，阵地更为坚固，作战物资也较前更加充足，全军指战员积极求战的情绪也很高昂。但是，我军对坚固阵地实施进攻作战的经验不足，新入朝的七个军另一个师（第 1、第 16、第 21、第 23、第 24、第 26 军和第 33 师以及将于五月入朝轮换第 39 军回国的第 54 军），则尚未在实践中直接取得经验。

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敌我双方情况，为志愿军的行动确定了明确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按原计划进行。”据此，志愿军首长决定：继续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工事，随时准备粉碎敌人登陆；同时，以积极行动配合停战谈判，除准备继续进行个别的战术反击外，如五月上旬敌不进攻，我则于五月中、下旬举行类似一九五二年秋季那样的战役性反击作战。

为组织和准备夏季反击战役，志愿军司令部于四月二十日向各兵团发出了战役指示，三十日至五月四日又召开兵团干部会议进行研究讨论。会后，下达了战役补充指示。两次指示的要点是：

战役目的“主要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板门店谈判。同时，适当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

为有力地配合停战谈判，必须予美军以沉重打击，因为它是实现朝鲜停战的主要障碍。因此，作战重点置于西线，作战对象以打击美军为主。

作战指导上采取“稳扎根打”，“由小到大”的方针。所谓“稳扎”就是仍要掌握持久作战并能随时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无论大小战斗都要求有周密的计划、充分的准备，确有把握之后才能发起攻击，切忌轻敌麻痹和急躁情绪。思想上和组织上都要准备能够粉碎敌人任何规模的反扑，不但要准备对付一个“上甘岭”，甚至要准备对付两个至三个“上甘岭”，这样才能处置自如。所谓“狠打”，就是在完成了必胜的准备工作之后，对敌人要放手狠狠地打击。要求做到：“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为此，战役的规模和步骤要由小到大，全面不等齐的发展。开始时，进攻的目标以不超过一个营的阵地为原则（两个连为最合适），以便有把握地歼灭敌人，吸取经验，尔后视战役发展，有利时再适当扩大。

战术上针对不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打法。对敌阵地工事坚固、有坑道，攻克后便于我军防守的，作为第一类目标。我攻克后要坚决固守，在打敌反扑中大量杀伤敌人，直至敌无力来攻，阵地为我巩固为止。对敌阵地工事虽较坚固，但无坑道或地形对我控制不够有利的，作为第二类目标。我攻占后，迅速改造工事，打敌反扑，情况不利时主动放弃，再以第二、第三番部队向立足未稳之敌反击。经过拉锯式的反复争夺，达到大量杀伤敌人、阵地最后为我控制的目的。对敌阵地工事虽不强，攻占或不利于我坚守，又非要点的，作为第三类目标。我则采取抓一把就走的方式，攻歼守敌后迅速撤离，免遭敌炮火杀伤。

为贯彻“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保持战役的持续性和主动性，整个战役预定分为三个步骤进行，即每一步骤大体上以一个兵团为单位，于当面之敌中选择数点进攻，时间可持续七至十天，然后视情况再定；敌不进行大的反扑，我即以一個兵团在另一地段上进攻；若敌进行大的反扑，我则乘敌反扑之际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消耗敌人。根据这一原则，确定首先由次要方向之第 20 兵团及第 9 兵团发起进攻，以调动敌预备队、牵制敌人，尔后主要方向之第 19 兵团再发起进攻。人民军各军团对当面之敌也自选目标进攻，以行配合。各兵团、军要多选几个进攻目标，并做好充分准备，但进攻要有重点和分出先后。每个军同一时间内只能有一个第一类目标作为重点，第二类目标也只能保持一个，第三类目标由军自行掌握，但不能过多。当敌向我新占阵地进行持续轮番的反冲击，其投入的兵力达两个师以上时，则每个兵团只能保持一个重点；如持续时间更长，规模更大时，则全线只保持两个重点方向，其余各点均停止与敌争夺，以求集中兵力、炮火、弹药和器材，保证重点的持续作战。战役的准备工作于五月底完成，预定六月一日发起进攻，七月上旬结束战役。

为保证反击作战的胜利，志愿军司令部决定：一，从二线部队中抽调九个步兵师，从西海岸和预备炮兵中抽调八个榴弹炮兵营、四个火箭炮兵团、一个反坦克炮兵团、一个高射炮兵师另两个高射炮兵团和六个工程兵营，分别加强给参加反击作战的第一线各军（第 46、第 1、第 23、第 24、第 67、第 60 军），从而使第一线参战各军增强了火力，并掌握有两个师的预备队，各兵团也掌握有一个师的预备队，充实了持续作战的力量。二，除补足各军缺额外，并给正面各军另编一个三、四千人的补充团，以保证随打随补，持续作战。三，以第 16、第 54 军和炮兵一个师另四个团为志愿军总预备队。四，为加强侧后及后方防御力量，以铁道兵第 7 师接替第 21 军先期入朝的四个团于咸兴地区构筑工事的任务，第 21 军则全部集结，准备支援西海岸反登陆和反空降作战的任务。五，为了保障战役的充分供应，命令空军歼击航空兵和高射炮兵积极打击敌机，加强对平壤以北交通线的掩护。其具体部署是：

第 19 兵团所属第 46（附第 40 军第 120 师）、第 1 军（附第 47 军第 141 师）除原配属之炮兵外，另加强炮兵第 2 师榴弹炮兵两个营、火箭炮兵和反坦克炮兵各一个团及高射炮兵第 62 师一个团以及工兵两个营，于后川洞至将军洞以西地段选择目标实施进攻；第 64 军一个师为兵团预备队。该兵团第 65 军因地形不利，且距板门店会址太近，不参加进攻，仍按原任务进行防御。第 9 兵团所属第 23 军（附第 47 军第 139 师）、第 24 军（附第 68 军第 204 师）除配属之炮兵外，另加强炮兵第 2 师榴弹炮兵一个营、火箭炮兵两个团、高射炮兵第 61 师及两个工兵营，于将军洞至牙沈里地段选择目标实施进攻；第 47 军第 140 师为兵团预备队。第 20 兵团所属第 67 军（附第 68 军第 202 师）、第 60 军（附第 33 师）除原配属之炮兵外，另加强坦克第 2、第 3 师的炮兵两个营（一个榴炮营和一个野榴炮混合营）、火箭炮兵一个团、高射炮兵第 63 师一个团及工兵两个营，于牙沈里以东至文登里地段选择目标实施进攻；第 68 军第 203 师为兵团预备队。第 16、第 54 军，炮兵第 1 师及第 2 师两个团、火箭炮兵第 21 师两个团于顺川、顺安，肃川等地区为志愿军预备队。

参战的各兵团、各军根据志愿军司令部下达的战役指示，从四月下旬起，开始了战役准备工作。首先上下结合，反复研究选择攻击目标，总计选定五

十六个目标，其中按敌守备兵力区分，营的目标七个、连的目标十七个、排的目标三十二个。然后部队反复侦察，干部针对预选目标进行沙盘作业和图上作业，制定作战方案。部队根据作战方案进行训练，并选择相似地形进行演练。为了缩短冲击距离，减少运动中的伤亡，争取战斗的突然性，不论战斗大小与参战兵力多寡，均在冲击出发地区普遍地秘密构筑了屯兵洞，在地形隐蔽、山大林密的条件下，选择了潜伏区，个别部队曾以坑道作业逼近敌人。

为了搞好战役的后勤保障，志后确定由第2分部负责供应，并抽调百名干部和四个汽车团、三个辎重营、六个工兵连、两个弹药库，以及部分医疗队、手术队、护送队加强第2分部。同时要求各级后勤在战前按时按量将各种作战物资储齐，力求最大限度地靠近前沿，以便缩短战中运输距离。参战各军也加大弹药储备量。为了加强道路的维护和对空防御，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以两个警卫团、六个辎重营、两个工兵团又六个工兵连的力量，维护战役后方道路。第20兵团还抽调六个步兵团、十个工兵连的力量维护战术后方道路。在对空防御方面，还增加了对空火力、掩护后方基地和交通运输。

二、作战经过

战役自五月十三日开始，至七月二十七日结束，历时七十五天，共进行了三次反击。第一次和第二次反击是由各兵团、各军根据准备的情况先后发起的，第三次反击是根据志愿军司令部统一规定的时间发起的。其实施经过分述如下：

第一次反击（五月十三日——二十六日）

四月二十七日，停战谈判恢复后，美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不断提出许多枝节问题进行纠缠。为克服美方设置的障碍，五月七日，我方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八点新方案，主张将不直接遣返的战俘由双方同意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境内看管，在限期内由所属国派人前往解释，消除顾虑，期满后仍在中立国看管的战俘由政治会议协商解决。中立国遣返委员会由波兰、捷克斯拉伐克、瑞士、瑞典和印度组成。美方仍拒绝我方这一合理主张，继续阻挠谈判的顺利进行。此时，我各部队对进攻的准备工作尚未就绪，但为了配合谈判，志愿军首长于五月十一日决定，各部队对较小目标的反击，凡是准备好了的，即可开始作战。据此，第20兵团所属第60、第67军和第9兵团所属第24、第23军先后共使用了八个步兵连、十个排、十七个班的兵力，在大量大炮支援下，于五月十三日开始，至二十五日先后向伪第20、第5、第8、第6、第9师、美第3师及伪第2师等八个师的正面共二十个连排支撑点发起反击。至十五日，我共进行了十三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了九个连排支撑点的敌人，歼敌约一千五百多人。五月十六日，中央军委指出：“目前谈判仍在拖延，何时能停尚难判定。因此，我们在朝的作战方针，仍然是坚持过去的‘长期的稳扎稳打’的方针”，并提出为了准备粉碎敌人较去年十月规模更大的反扑和避免反击时开口过大，持续时间拖长，弹药发生困难，陷于被动，最好是将战役反击分三个步骤进行。即每一个步骤大体上以一个兵团范围为单位，于当面之敌中选数点反击之，持续时间可七至十天。然后视情况再动。敌不进行大的反扑，我则由一个兵团在另一个地段上反击，敌若进行大的反扑，我则乘敌反扑之机，集中优势兵力，大量歼灭、消耗敌人，

如此则我们更加主动、更可持久。同日，志愿军首长决定“战役不采取统一时间开始”，已开始的第20、第9兵团，对准备好的各点仍然继续进行攻击，二十五日以后再将对作战重点转向西线第19兵团方向。因此，第20、第9兵团所属的第60、第67、第24、第23军继续对连以下目标实施反击至二十五日，又先后进行了十六次战术反击作战，攻歼敌十一个连排支撑点的敌人。

从五月十三日至二十六日，第60军对敌人883.7西北及东北高地、1089.6东山脊等七个支撑点，先后进攻十三次；第67军对敌科湖里南高地及直木洞南高地等四个支撑点进攻六次；第24军对敌537.7东北高地等六个支撑点进攻七次；第23军对敌洪元里高地等三个支撑点进攻三次。上述战斗，我军除一处失利、四处敌人跑掉外，均全歼守敌。其中第67军科湖里南高地战斗，我以一个连又一个排在二百二十多门火炮的支援下，一举歼灭守敌一个加强连后，敌先后以一个排至两个多营的兵力向我反扑二十六次，均被我击退，歼敌一千三百余人，并巩固了阵地。第60军1089.6东山脊战斗，我以一个连零一个排在四十余门火炮支援下，仅经二十分钟激战即全歼守敌，随后又击退敌一个班到一个排的兵力的多次反扑，歼敌二百四十余人，我伤亡三十一人，不但“伤亡小、消耗小、胜利大”，而且巩固了既得阵地。

这次反击作战，我军对敌连以下二十个目标进行了二十九次进攻（战术反击作战），共歼敌三个连又二十二个排、三个班，另二个连、一个排、二个班大部，连同打敌反冲击，共毙、伤、俘敌四千一百多名，并巩固了两个目标，把阵地推向敌方两平方公里。同时，也了解到敌人前沿阵地工事情况和伪军作战的特点。这些都为第二反击提供了经验。

第二次反击（五月二十七日——六月二十三日）

第一次反击作战结束后，我第20兵团所属之第60、第67军稍事休整，即按预定计划于五月二十七日第二步反击作战，并在已取得经验的基础上将攻击目标扩大到进攻敌人营的阵地。当晚，第60军以四个步兵连的兵力，在各种火炮一百余门的支援下，一举歼灭了949.2北高地及949.2西北、883.7西北两山腿守敌一个连又九个排以上，并于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击退了敌一个排至两个营规模的反扑三十八次，歼敌一千六百余人，巩固了既得阵地；第67军以四个步兵连的兵力，在各种火炮二百几十门的支援下，向伪第8师防守的栗洞南山及690.1高地东北、西北两山腿发起进攻，歼敌一个连又六个排，并于二十八日至六月四日击退敌一个排至五个连规模的反扑四十一一次，歼敌一千七百余。五月二十八日，西线第19兵团也开始反击作战。第46军攻歼了马踏里西山—梅岷里东南山土耳其一个连另二个排及攻歼坪南山英军一个连大部。两次战斗共歼敌一千三百余人。

我军反击作战的连续胜利，有力地配合了停战谈判的斗争。在我军事打击下，五月二十五日，美方被迫基本上同意了我方五月七日提出的“将不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继续留在原拘留地，交由中立国来进行遣返的安排”的方案。并接受了由波兰、捷克斯拉伐克、瑞士、瑞典及印度组成的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议事程序上，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至此，朝鲜停战谈判达成全部协议的日期已指日可待。然而，就在此期间，李承晚集团却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声言要“进军鸭绿江”、“单独打下去”，并指使其谈判代表退出谈判，在汉城、釜山等地还导演了反对停战的所谓“群众游行”。

根据这种形势，为了分化敌人，打击李承晚集团的战争叫嚣，进一步促进停战谈判；同时，为了使我军此次战役反击行动打得更策略些和使我新入

朝的部队迅速赴一线得到实战锻炼，志愿军首长于六月一日决定，将原以西线为重点、打击美军为主的计划，改为以打击伪军为主，适当打击美军，暂不打击英军。所以这次反击作战仍以东线第 20 兵团方向为重点。第 19、第 9 兵团的第 46、第 1、第 23、第 24 军和朝鲜人民军第 3、第 7 军团积极配合。参战各军除以各自正面上选择若干敌连以下目标进攻外，第 20 兵团之第 60、第 67 军，在上次作战的基础上，适当扩大作战规模，由一次歼灭敌一个连，扩大到攻歼敌营、团阵地并相机夺取伪第 5、第 8 师的主阵地。为保证重点方向作战和锻炼新入朝的部队，志愿军首长决定调第 54 军（欠一个师）和两个榴弹炮兵营加强第 20 兵团，准备接替第 67 军防务；调第 16 军准备接替第 23、第 24 军平康地区接合部各一个师的防务，并归第 9 兵团指挥。同时，原配属给第 24 军指挥的第 68 军之第 204 师归还建制，第 47 军准备接替即将回国的第 38 军西海岸防务，令第 21 军全部入朝集结于谷山地区为志愿军预备队。

各兵团、各军根据志愿军首长的指示，对作战计划作了适当调整。第 20 兵团于六月四日召开作战会议，对反击作战计划作了进一步研究，决定集中力量进一步打击位于汉江两侧的伪第 8、第 5 两个师，并准备吸引和粉碎敌人可能从纵深机动两个师以上的兵力进行反扑。为保证该兵团作战规模扩大的需要，志愿军司令部从第 9 兵团方向抽调了炮兵第 7 师一个团（欠一个营）转隶第 60 军，以总预备队炮兵第 2 师一个团（欠一个营）加强第 67 军。

第 20 兵团经一周左右时间休整与准备后，于六月十日开始，即将作战规模扩大到打敌一个团的阵地，并以进攻 883.7 高地和座首洞南山为重点。六月十日，第 60 军以三个团的兵力向 883.7 及 902.8 高地伪第 5 师一个团的主阵地进攻。为了争取战术的突然性和减少伤亡，九日夜间冲击部队六个连另二个排秘密进入敌阵地前与侧翼隐蔽处潜伏。次日晚，在各种火炮二百五十余门支援下，经二十分钟炮火准备后，突然发起冲击，迅速施以迂回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法，经五十分钟激战即全歼守敌，首创阵地战以来一次战斗攻歼敌一个团（欠两个连）的范例。至十四日，我先后击退敌一个排至两个营的兵力反扑一百九十余次，巩固了阵地，并乘胜向水洞里方向扩张战果。该军另以四个团的兵力于十四日晚一举攻占 949.2、628.6（位于 949.2 高地西南）及 552.8 高地，并向纵深发展。至十五日，我全部攻占了伪第 5 师 582.8 高地、水洞里、孙右目、广石洞以北两个团防守的阵地。与此同时，配属该军的第 33 师于十四日、十五两日，两次进攻 1089.6 高地伪第 20 师一个营的主阵地，经反复争夺，至十八日巩固了既得阵地。从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五日，第 60 军共打敌十五个目标，反击十六次，先后歼敌一万五千八百余人，经反复争夺，全部巩固了已占阵地，把阵地向敌方推进了四十二平方公里。

第 67 军于六月十二日，以三个团的兵力向座首洞南山，即敌人吹嘘的模范阵地“首都高地”伪第 8 师一个团的主阵地发起攻击。攻击前一天，将八个连的兵力潜入敌阵地前我秘密构筑的屯兵洞内，次日晚在各种火炮三百余门、坦克八辆支援下，经过二十八分钟炮火准备后，突然发起冲击，迅速攻占了该高地，全歼守敌，并继续向龙虎洞及 552.6 高地方向扩张战果，粉碎了敌师二梯队的多次反扑，至十四日，全部占领伪第 8 师尤虎洞以北共一个多团的阵地。从五月二十七日至六月十五日，第 67 军共打敌十一个目标，反击十一次，经反复争夺，巩固了栗洞甫山、座首洞南山 690.1 东北、西北、522.6 高地、科湖里南高地及尤虎洞北山高地等七个目标，共歼敌一万三千

五百余人，把阵地向敌方推进了十二平方公里。

在第20兵团进行反击期间，为配合该兵团作战，第19兵团第46、第1军先后对马踏里西山、坪村南山、高棧下里新村美伪军连排阵地发起攻击，共歼敌一千余人。第46军经反复争夺，攻占并巩固了马踏里西山，把阵地向敌方推进了一点五平方公里；第9兵团第23、第24军先后对十二个敌连以下目标，进行了二十四次反击，歼敌五千九百人，经反复争夺，第24军先后巩固了597.9东及399.8南两个高地，把阵地向敌方推进了一平方公里。朝鲜人民军第3、第7军团也先后对十个敌连以下目标进行了十一次反击，歼敌五千八百余人，经过反复争夺也分别占领了811.7高地及351高地，把阵地推向敌方一点五平方公里。

六月八日，双方就战俘遣返问题达成协议。至此，朝鲜停战谈判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十六日，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重新划定了军事分界线。这条线比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向敌方推进了一百四十平方公里。由于双方规定十六日零时起攻占的阵地无效，因此，志愿军司令部于十五日十九时命令各部，“从六月十六日起，一律停止主动向敌人攻击，但对敌人向我发动的任何进攻，则应坚决地给予打击”。第二次反击遂告结束。

此次反击，先后对敌团以下兵力防守的五十一个阵地进行了六十五次进攻，打退敌人一个排到两个营规模的反扑共七百三十三次，歼敌四万一千多人，给伪第5、第8师以歼灭性打击，并巩固阵地二十七处，扩大阵地面积达五十八平方公里，我军伤亡一万九千余人。

这次反击作战，我军已由一次攻歼敌一个加强连的阵地发展到一次攻歼守敌一个团的阵地，突破敌阵地正面达十二公里，纵深达六公里，并彻底查明了敌基本阵地到团预备队阵地的工事构筑情况，使敌金城以南突出部东侧更加暴露，部队得到了锻炼，总结了经验，从而为第三次反击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第三次反击（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十七日）

正当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协议，从六月十七日深夜起，假借“就地释放”之名，强迫扣留我方战俘二万七千余名，严重破坏了已达成的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并公开叫嚷“反对朝鲜停战”，要“单独干”和“北进”，妄图破坏朝鲜停战的实现。李承晚集团这种破坏战俘遣返协议的行为，立即遭到世界舆论的谴责。在侵略阵营内部，英、加、澳等国还抗议李承晚“破坏联合国军司令部权限”。十八日，“联合国军”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也急忙写信给我方代表，推卸美方的责任。鉴于这一形势，毛泽东主席于六月十九日及时指出，此时帝国主义阵营内部争吵和分歧正在扩大，“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敢再度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当天，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函“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指出这“是有意纵容李承晚集团实现其久已蓄意的破坏战俘协议、阻挠停战实现的预谋。我们认为你方必须负起这次事件的严重责任。”并质问他“究竟联合国司令部能否控制南朝鲜的政府和军队？”“朝鲜停战究竟包括不包括李承晚集团在内？”“停战协议在南朝鲜方面的实施有什么障碍？”要求他保证以后绝对不再发生同类事件。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为加深敌人内部矛盾，给敌以更大压力，正由

北京赴开城准备参加朝鲜停战协定签字的彭德怀司令员在途经平壤时，于六月二十日二十二时，向毛泽东主席建议推迟停战签字时间，“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再歼伪军一万五千人”。毛泽东主席二十一日复电表示同意，指出：“再歼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至于“何时签字，要看形势发展才能决定”。

这时，不但政治上对我极为有利，可以放手狠狠打击伪军，而且在军事上经过前两次反击作战，敌在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地区之四个师的阵地愈形突出，态势对我极为有利，同时我已查明了敌第一道防御阵地工事设施情况，并取得了进攻敌营、团阵地的经验，我军士气高昂，又有雄厚的物资储备。在这个方向上，我已集中了四个军的兵力和四百多门大口径火炮，有力量进行较第二次反击更大规模的进攻。因此，志愿军首长在接到毛泽东主席上述复电后，立即向各兵团、各军下达命令，决心在全线发起第三次反击。以第20兵团和第9兵团第24军及全军主要炮兵部队，在金城以南之上所里至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约二十五公里正面，以歼灭该地区伪军四个师，拉直金城以南战线为目标，实施主要突击，其它各军在各自正面上积极行动，牵制敌人，以配合主要方向作战。为保证主要方向作战及锻炼新入朝的部队，迅速调整了部署：调第16军接替第24军右翼师和第23军左翼师平康地区防务，以缩小第24军防御正面，使其能集中全力配合第20兵团作战；第21军归第20兵团指挥，接替第60军北汉江以东防务；第60军调至北汉江以西接替第67军左翼师防务，第33师转归第21军指挥；第68军接替第67军右翼师防务；第54军分别配属第68、第67军和担任第20兵团预备队。

金城以南从上所里至金城川和北汉江汇合处，是战线向北的突出部，其弧形正面约二十五公里，纵深约九公里。突出部的东北部是以轿岩山为主的一片山地，山高坡陡，易守难攻，是敌人防御屏障；北部、西北部山势较低，尤其金城西南地形开阔，双方阵地相距六百至一公里，不易接敌；中央梨船洞高地，是突出部的核心。突出部以东有北汉江，江水深达五米，不能徒涉；南大川位于突出部西扎部双方阵地之间；金城川从金城以西折向东南与北汉江汇合，平时才深不足一米，但雨季水涨，金城川也难徒涉，成为纵深战斗的较大障碍。

敌在这一突出部担任防御是伪首都师和伪第6、第8、第3师，其基本阵地普遍构筑了坑道、半坑道工事并结合大量的明暗火力点、地堡群，以盖沟、堑壕、交通壕相连接；在阵地前沿还设置了三至十五道铁丝网，并在其间埋设各种类型的地雷，纵深达一百五十至三百米，形成完整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坚固环形防御体系。但其纵深阵地工事较薄弱。

战役准备工作从六月下旬开始。为保证此次作战胜利，志愿军司令部特给第20兵团加强了榴弹炮兵一个团另一个营、火箭炮兵和高射炮兵各一个团、反坦克炮兵三个连和工程兵四个营。加强后的金城正面我军（含第24军）共有八十二毫米迫击炮地面以上火炮一千一百余门，平均每公里四十四点四门，坦克二十辆。敌我兵力对比为一比三，火力对比为一比一点七。

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六日，第20兵团先后召开了党委会议和师以上干部会议，研究和确定了战役部署。七月十日，该兵团下达正式作战命令，最后决定第20兵团五个军组成三个作战集团：以第67军及第54军第135师、第68军第202师（欠第605团）为中央集团；第68军（欠第202师）及第54军第130师组成西集团；以第60军（含第202师第805团）并指挥第21军

(欠第 62 师附第 33 师) 组成东集团; 以第 54 军第 134 师为兵团预备队。第 20 兵团除东集团之第 21 军在现地以积极行动箝制当面之敌不使其西调外, 首先以三个集团攻歼金城西南梨实洞、北亭岭、梨船洞至金城川地区之伪第 6 师全部、伪第 8 师大部、伪首都师一个团另一个营及伪第 3 师一个团, 拉直金城以南战线, 并坚守所占阵地, 抗击敌反击; 尔后视情况继续向南发展进攻。为完成上述任务, 各集团的任务:

中央集团在官岱里、轿岩山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攻歼轿岩山、官岱里西山之敌, 得手后, 迅速向南发展, 歼灭东山里、商山里地区之敌; 第二步协同东、西集团由北向南突击并歼灭梨船洞以西及西北之敌。

西集团由外也洞、灰古介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攻歼 522.1、522.8 高地及其以北诸高地之敌, 尔后继续攻歼梨实洞北山、上枫洞、二青洞、月峰山、开野里地区之敌; 第二步协同中、东集团由西向东突击并歼灭梨船洞以西及西北之敌。

东集团北汉江西岸之第 60 军在该集团大部炮兵支援下, 由松室里、龙虎洞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攻歼 585.2 高地、551.6 高地之敌, 尔后迅速向西攻歼细岷里、广大洞地区之敌, 第二步协同中、西集团由东及东南突击并歼灭梨船洞之敌。北汉江以东之第 21 军则巩固现阵地并以积极行动牵制当面之敌, 不使其西调, 并准备在必要时以一个师为第 60 军之预备队。

三个集团还各组成一个有力支队, 准备于突破后插向敌之纵深, 截断敌之退路, 歼灭敌之炮兵, 强占有利地形, 以利于第二步作战。

第 9 兵团之第 24 军由注字洞、杏亭地段实施突击; 并向 636.7 高地方向发展, 以协同第 20 兵团作战, 保障该兵团右翼安全。志愿军其它各军及人民军各军团则自选目标, 积极配合。

各军根据所受领的作战任务, 六月下旬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 除进行周密的敌情、地形侦察, 制定歼敌方案与组织协同外, 第 20 兵团以十三个步兵团和六个工兵营抢修和加宽战役纵深内的道路和构筑炮兵阵地, 在前沿, 除利用坑道和秘密构筑屯兵洞外, 在地形开阔的中间地带还选择了潜伏区和秘密修筑了接敌通路。此外, 为加强后勤保障, 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组织了前方指挥所, 在前沿实施后勤统一指挥, 并调集十个汽车团昼夜抢运, 共前运物资一万五千多吨, 仅炸药就有一百二十四吨、各种炮弹共七十万发重七千吨。另外, 志愿军司令部还向参战部队配发了渡河器材: 各式门桥四十七副, 中型橡皮舟、折叠舟三十六只, 制式浮桥两套, 以及必要数量的通信器材。

为迷惑与消耗敌人, 掩护我军作战准备, 六月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在部署调整前, 我第 67、第 80 军先后向 529.3 高地敌一个营和 938.2 高地及广石洞西高地敌两个营的阵地展开攻击, 经一周的激烈争夺, 共打退敌二百多次的反扑, 歼敌一万二千余人, 巩固了新占阵地。为了取得进攻轿岩山的依托, 第 67 军又于六月三十日进攻了与轿岩山相连的 690.1 高地, 七月十日攻占了轿岩山北山脚。由于这两次进攻危机敌人的要害轿岩山, 加之我进攻轿岩山的企图被泄露, 敌人不但加强了轿岩山的防守兵力而且将伪第 2 军团的预备队前调, 这就造成了我突破敌阵地的一定困难。但整个进攻正面的基本情况没有大的变化, 所以我仍按原定计划发起进攻。

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 天气阴沉, 我第 20 兵团一线部队和第 24 军完全出敌意外地在一千一百余门火炮的猛烈火力支援下, 经七至二十八分钟的火

力准备，同时向敌四个师二十五公里防御正面展开了突然而猛烈的突击。经一小时激战，我军全线突破敌前沿阵地。西集团，突破敌阵地后，其右翼第203师迅速攻占552.1高地后，师主力即向芳通里方向发展进攻。该师渗透迂回支队（一个加强营）迅速向敌纵深穿插，其先头一个化装成伪军的侦察班，在副排长杨育才的指挥下，以隐蔽迅速的动作，于十四日二时，出敌不意地插到二青洞附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伪首都师第一团（白虎团）团部，对该师迅速完成第一步任务起到了重要作用。我迂回支队乘敌混乱，又消灭了美军一个炮兵营大部和乘车北授的伪首都师机甲团一个营大部，击毙其团长陆根洙。

至十四日六时，第203师占领了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下棒岷一线以北地区。其第204师突破后，迅速歼灭552.8高地守敌，于十四日四时三十分进抵月峰山下，在战斗中活捉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第130师一部攻占424.2高地后，因未能迅速肃清坑道内之敌，延缓了向烽火山的攻击。至十四日十七时四十分前，先后占领了烽火山和月峰山。

中央集团突破后，其左翼第199师在对轿岩山进攻中，遇敌顽抗，于十四日零时，始占领轿岩山中峰和东峰；右翼第200师于攻占宫岱里后，迅速向敌纵深发展，于十四日六时即占领了龙渊里、东山里，割裂了伪第6师防御，使轿岩山和烽火山两敌侧后受到威胁，发生动摇，八时，即涉过金城川，乘敌混乱撤退之际，于十八时占领了梨船洞。该集团左翼师于十四日十二时二十五分始全部占领轿岩山，将敌大部歼灭。

东集团因准备仓促，进攻正面狭隘（仅两公里半），横越山脊，加之主要突破部队走错路、步炮脱节，进攻速度缓慢，至十四日十七时，一部西渡金城川，在梨船洞与中央集团会合；另一部于十八时攻占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南一点五公里的461.9高地。

第9兵团之第24军于突破后迅速歼灭了注字洞南山、杏亭西山之敌，于十四日黄昏前也全部占领432.8、杨谷一线以北地区，并继续向新木洞方向发展，保障了第20兵团右翼安全。

至此，金城川以北之敌全部被我肃清。由于我军全线突破，尤其西集团及第24军发展迅速，对敌金化要地造成严重威胁，敌慌忙调来刚换防的美第3师占领鸡雄山、千佛山、636.2高地，以阻止我军向纵深发展进攻，并向我第24军及西集团进行反扑，并以美空降第187团接替伪第9师左翼部分阵地，使伪第9师防务向东延伸，以增强金化以东地区的防御。我第24军及西集团十四日晚遂一面打敌反扑，一面有限度地继续向纵深扩张战果。至十五日，占领了新木洞、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间榛岷公路北侧一线地区。此时，中央集团占领了602.2以南高地及后洞里，东集团于夜晚以第二梯队师二个团南渡金城川，迅速占领了黑云吐岭、白岩山，949.5等高地。至此，我军全部进攻任务已经达成。

此时，敌战役预备队已调近战场。因连日淫雨连绵，河水上涨，金城川桥梁全部被敌机炸毁，加之新修公路路面泥泞不堪，炮兵机动受到很大限制，通信联络及供应均发生困难，为此，我军主力于十六日即主动转入防御，调整部署，构筑工事，修通通道，抢运弹药物资，准备抗击敌人的反扑。并以数个支队乘敌混乱之际，继续向前发展，求得占领有利阵地。

为挽回败局和缓和美伪之间矛盾，克拉克和泰勒（二月接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于十六日急忙赶到前线，整顿败军，部署反扑。十六日起，敌先后

以伪第3、第6、第8师以及伪第5、第7、第9、第11师和美第3师等部开始向我反扑，企图恢复阵地。十七日，以六个团的兵力向我黑云吐岭、白岩山一线阵地连续反扑。此时，我军通往黑云吐岭、白岩山等地的道路和桥梁均遭到严重破坏，物资供应与炮兵转移阵地都十分困难，鉴于该线阵地过于突出，又处于背水作战，炮兵支援与物资供应一时尚难解决，我东集团除以一部兵力固守461.9高地处，主力于当夜主动转移到金城川以北进行防御。中、西集团及第24军也适当收缩，集中力量固守432.8高地、梨实洞、北亭岭、间榛岫、602.2高地及巨里室北山等阵地。十八日以后，敌人的反扑重点转到我中央集团正面的602.2及其以西高地、巨里室地段。此时，我中央集团炮兵阵地已转移就绪，道路已修通，我军凭借有利地形和步炮密切协同，与敌进行了顽强的争夺战，战斗非常激烈，尤其十九、二十两日，敌每日展开三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四百余架次、坦克三十余辆的支援下，连续猛攻，均被我打退。至二十七日，我军共击退敌一个连至两个团兵力规模的反扑一千余次，歼敌约五万人，给敌以沉重打击，敌仅占去我巨里室北山一处阵地。

在此期间，我在其他正面上的各军和人民军也积极地组织了对十六个连以下目标进行了反击，共进攻二十七次，歼敌约一万六千七百人，有力地配合了金城方向的作战。

敌航空兵为了削弱我军的进攻力量和防止我空军加强活动，利用天气恶劣的条件和我飞行员一般不能飞复杂气象的弱点，大量出动，向北进犯，加强从中、低空对我重要交通干线、桥梁和朝鲜境内机场等目标的袭击。我空军为了适应气象条件的变化，旋即转入以中、低空云下作战为主。在敌活动频繁的情况下，尽管我参战空军尚不完全具备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的能力，仍连日战斗起飞，以小编队多梯次出击，连续截击。从六月中旬进入复杂气象条件下作战，至月底，共击落敌机二十一架、击伤三架，我机被击落二十架、被击伤十八架，基本上完成了保卫重要目标的任务。

第三次反击作战，全线共选择敌三十九个目标，进行了四十五次进攻，共毙、伤、俘敌七万八千余人，缴获坦克四十五辆，汽车二百七十五台，飞机一架，各种火炮四百二十三门，枪七千四百多支，收复土地一百七十八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造成了有利态势。我军伤亡三万三千余人。毛泽东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今后的任务》中，对此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敌人在我军节节胜利的攻势下，处境更加不利，急于停战。对我方的质问接连作了肯定的答复。六月二十九日，克拉克复信表示，今后“保证停战条款将被遵守”。接着“联合国军”停战谈判首席代表哈利逊，在七月十日至十六日几天的谈判中，对我方提出有关停战协定实施的所有问题，都做了明确的保证：“联合国军包括大韩民国军队在内准备实施停战协定的条款”；李承晚集团“将不以任何方式阻挠停战协定（草案）条款的实施”；如果李承晚集团进行任何破坏停战行为时，“联合国军”将继续遵守停战协定并承认中朝方面有权采取必要行动抵抗侵略，保障停战，而对李承晚集团不给予包括武器装备、物资供应以及军事行动的任何支持，对中立国和我方工作人员进入南朝鲜工作时将给予保护和工作上的便利等等。我鉴于美方已向我作出了完全的保证，且有关各方都希望尽快结束战争，尽管这时我军还可以乘

胜取得更大的胜利，但为了世界和平的利益，仍然同意了美方希望尽快签字结束战争的要求。于是双方再次校正了军事分界线，并于七月二十四日确定了最后军事分界线。它较六月十六日第二次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向南推进了一百九十二点六平方公里，较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划定的军事分界线，向南推进了三百三十二点六平方公里。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十时，双方司令官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当日二十二时生效。“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陆军上将克拉克在描述他签字的心情时写道：“我成了历史上签定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但是，中朝人民和世界人民则为战胜这个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赢得战争的胜利而欢欣鼓舞。

夏季反击战役，从五月十三日至七月二十七日，历时两个半月，共进行了三次反击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参战兵力达十个军，另有朝鲜人民军两个军团，敌人先后投入十八个师，在宽达二百公里正面上先后由小到大地选择了一百一十个目标，进行了一百三十九次进攻，其中，第三次反击作战，在金城以南地区，我军一举突破敌四个师二十五公里的防御正面，发展纵深最远达十五公里。整个战役我以伤亡五万四千余人的代价共歼敌十二万三千余名，收复土地二百三十八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给予敌以严重打击，有力地促进了停战的实现，并使我军取得了夜间较大规模的对坚固筑城阵地之敌进攻的经验，同时也锻炼了部队。

此次战役是在长期防御作战胜利与反登陆充分准备的基础上进行的。在长期对峙中我军正确执行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断削弱了敌人，积蓄了力量，阵地空前稳固，部队装备得到改善，现代化技术兵器数质量有了增强，交通运输物资供应也有了保障，尤其是我军取得比较丰富的阵地防御作战经验和一定的阵地进攻作战经验，部队的合同作战能力和组织指挥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些都是我军举行反击战役的胜利基础。正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军才能毫无顾虑地组织与实施这次战役。战役过程中，各级指挥员都紧紧掌握了“稳扎稳打”、“由小到大”的指导方针，从始至终保持了战役的灵活性与主动性。在战斗中，我军装备虽不如敌人，但政治素质、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却大大超过了敌人，同时发挥了我军夜战近战的特长以及各兵种的密切协同，所以不论进攻或防御，均表现了强大的战斗力。真正作到了“攻必克，守必固，打必歼”的要求，这次我军在金城地区实施的较大规模的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作战，在作战指挥上，正确选择进攻地段；战役前迷惑敌人、隐蔽企图，既着重解决突破，又相应地解决了纵深战斗问题；达成战役任务后，及时转入防御，巩固新占阵地，有力地打击敌人的反扑等，这些都是取得金城战役全胜的重要措施。

此次战役的突出特点，就是打谈结合。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配合停战谈判，争取在对我有利的条件下实现停战。因此，重点打击对象的选择，进攻发起的时机和作战规模的确定，都是随着谈判的需要和美、英及李承晚集团对停战谈判的不同态度，加以变化。实践证明，军事斗争必须服从政治斗争，而军事斗争的胜利又有力地促进了政治斗争的胜利。只有二者紧密结合，才能取得军事与政治的完全胜利。

此次战役，是对敌坚固防御阵地的进攻。在连续三次反击作战中，我志愿军先后参战十个军，五十三万余人，火炮四千多门，其中金城战役，在原来一个军的防御正面上，我集中了二十四万人，一千一百多门火炮，战役规

模大，参战兵力兵器多，持续时间长，对我战役后勤保障是一次重大考验。此役，我消耗各种作战物资达三万吨，其中第三次反击作战仅弹药就消耗一万九千吨，约等于战略反攻阶段五次战役总消耗量的二点二倍。这表明了技术装备现代化程度愈高，对后勤保障的要求也越高，而后勤保障得好坏，则是现代化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之一。此役，我军取得重大胜利，与我军后勤保障得及时、充分是分不开的。由于敌掌握制空权，交通运输等仍受到一定限制，向敌深远纵深发展仍有一定困难，我军不宜作深远的进攻，这再次表明：现代条件下作战，将受到后勤保障的制约。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抗美援朝战争战略防御阶段，从转入战略防御到战争结束，历时两年零一个半月。这一阶段，军事斗争和停战谈判交错进行。我军贯彻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执行了“实行零敲牛皮糖”的作战原则，不仅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而且建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并且由野战阵地防御发展到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的坚固阵地防御，由战役战斗上的防御发展到战役战斗上的反击（即进攻）作战，由被动到主动，不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与朝鲜人民军一起共歼灭敌人七十二万余人，迫使敌人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保卫了朝鲜的独立和祖国的安全，捍卫了远东和世界的和平。

在朝鲜停战之后，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又并肩警惕着美、李反动派的战争挑衅，并在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和平建设中，尽了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同时，为维护停战协定，监督停战协定的实施，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也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经金日成首相同意，从一九五五年起，朝鲜停战朝中代表团由朝鲜同志负责直接领导板门店斗争。一九五四年九月五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言人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业已辞职。中国人民志愿军现由邓华任司令员。同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八年十月期间，志愿军司令员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先后由李志民、王平担任。为了保证朝鲜问题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得到合理解决，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至二十日，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莫斯科，与同时访问莫斯科的金日成商谈中国人民志愿军拟于一九五八年撤出朝鲜的问题。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两国政府会谈后发表联合声明，提出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二十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决定于本年年底以前，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分批撤出朝鲜。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五日起至十月二十六日止，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回祖国。留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的志愿军代表，仍将同朝鲜人民一道，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定实施的任务。

第四章 中朝人民的全力支援

第一节 中国人民的支援

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并将战火引向中国边境，霸占我国领土台湾，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全国人民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踊跃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抗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抗美援朝总会的领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对战争进行了有力的支援，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场战争是美帝国主义强加给朝鲜人民和中国人民的。中国人民组织志愿军入朝参战，完全是反抗侵略的正义战争。既援助了朝鲜人民反抗侵略，又保卫了祖国的安全与领土主权的完整。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时，新中国才成立一年，解放战争也才刚刚结束，新解放区还有残匪尚待肃清，国家需要全面医治战争创伤，各方面都存在很多困难，面对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及其高度现代化装备的军队，在经济力和军事力的对比上，我们的差距是相当悬殊的。但是我们是正义的战争，能够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援和拥护，可以组织全国人民的力量来打赢这场战争。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抗美援朝的觉悟，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五日开始，在全国进行了以仇视、鄙视、蔑视为中心内容的“怎样认识美帝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控诉美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侵华事实，揭露帝国主义社会是腐朽的、反动的。指出美国发动的战争是侵略性质的，必然遭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虽有原子弹，但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通过“三视”教育，使广大人民群众进一步认清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提高了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提高了人们的政治觉悟。群众中激发起来的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的革命精神，形成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他们提出，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随时听党和人民的召唤，只要前方需要，“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掀起了志愿赴朝参军参战热潮。全国各族工人、农民、青年学生踊跃报名参加志愿军，到处出现了母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争相入伍的感人事例。各地报名的人数超过预计的几倍甚至十几倍。华东地区报名参军达二十三万人，中南地区报名参军有二十五万多人，华北地区仅河北省，报名参军的就有十三万多人。遭受敌机野蛮轰炸的安东市（今丹东市），在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的几天内，就有五百多名青年工人报名参军，二百多名女工志愿赴朝做救护工作。地处国防前线的东北，全区农村民兵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人数就占全区志愿军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一。要求赴朝的各种专业队伍也是成千上万，其中有由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和农民组成的规模庞大的运输队、担架队，到朝鲜前线担任战地的各种运输和勤务工作。据统计，战争期间，仅东北地区农民参加过抗美援朝担架队、运输队、民工队的就有六十多万人，其中随军入朝就达二十一万多人。吉林省蛟河县有一个叫刘青山的老农民，除了让三个儿子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外，他自己也参加了志愿军的担架队。他们英勇地从事各种战场勤务工作，为保障我军作战起了重要作用。我国铁路员工报名志愿赴朝的达百分之八十以上，仅在上海铁路管理局范围内，除四千三百余名铁路员工参加了朝鲜的战地工作外，还有近三万人随时准备赴朝。他们与志愿军、朝鲜人民军一道，

在和敌人飞机轰炸、炮击、敌特骚扰破坏的激烈斗争中，巧妙机智、英勇无畏地用鲜血和智慧，组成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保障了前线的一切物资供应，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当美帝国主义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时，祖国人民及时派出防疫队，运送了大批防疫药品、器材，与中朝军队和朝鲜人民一道，有力地粉碎了敌人的细菌战。据统计，战争期间，各省市报名上战场的医务工作者均在半数以上，天津市要求到前线的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各地抗美援朝分会，都从志愿要求赴朝的医务人员中，挑选技术精、业务水平高、身体强壮的人，一批又一批地派往前线。先后有六千多名医务工作者在战场上为中朝部队服务。有些老医生、老专家未被批准上前线，则纷纷要求到抢救志愿军伤病员的医院工作，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后，朝鲜战场上的一切情况成了全国人民更加关心的大事，志愿军所遇到的各种艰难困苦更是成了祖国人民所惦念的事情，为了鼓舞前方将士英勇杀敌和帮助他们解除困难、解除后顾之忧，全国各族人民开展了慰问朝鲜前线中朝部队的慰问运动和优抚军烈属活动：开展了增产节约支援志愿军的运动；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等等，这些都有力地支援了战争，鼓舞了部队的士气。到一九五一年五月，全国人民捐献了一千一百八十六亿元（旧币），一百二十六万多件慰问品、七十七万个慰问袋。广大人民群众捐出了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财物，妇女们精心缝好了慰问袋，有的还把积蓄了多少年的“体己钱”，甚至把最心爱的结婚戒指、首饰也捐献出来。许多地区的妇女开展一人一双鞋的运动，赶做了大量新鞋支援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不少儿童省下买糖果的钱来慰问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最感动人的是贵州省苗族姑娘向志愿军献出了不轻易送入的挑花腰带，云南彝族姑娘把准备送给新郎的绣花衣也送到前线去。各族人民还赠送了各种名贵特产，名贵药材，慰问“最可爱的人”。祖国成千上万的慰问信，象雪片一样飞往朝鲜战场，亲切地慰问“最可爱的人”。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一九五一年四月、一九五三年一月、一九五三年九月，分别派出三届大规模的慰问团，代表中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烈军属、妇女、青年、学生以及工商界、文教界、宗教界、海外华侨等各界人民，深入到朝鲜前后方各地区慰问中国人民志愿军、朝鲜人民军和战斗中的朝鲜人民，并为他们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分送了五百多亿元（旧币）的慰劳金和慰问品，以及六千吨慰问物资。这些慰问活动，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斗意志。加深了中朝人民之间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朝鲜人民对于中国人民对他们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友谊，表示深切的感谢，更加坚定了反对美国侵略、保卫世界和平的共同胜利的信念。

全国人民在慰问朝鲜前线部队的同时，还特别关怀在国内的志愿军指战员的家属，开展了大规模的优待革命烈、军属的工作。他们把优抚工作，当成巩固国防、巩固部队的重大政治任务。人民群众“先军属，后自己”，尽一切努力，采取一切措施，以保证烈、军属的生活和生产。逢有重大节日，各界人民对烈属、军属进行慰问。医务界免费或减费为烈、军属治疗疾病。各个学校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烈、军属子弟，并优先发给助学金。在城市，贯彻“以组织生产、介绍就业为主，物质补助为辅”的方针，凡有条件参加劳动或从事某些职业的烈、军属，都陆续参加了生产或介绍他们就业，所以在城市中，烈、军属得到较普遍就业。在农村中，农民实行了固定代耕制。大都做到了按时播种，除草及时，多施肥料，晒干入仓，使代耕地达到

或超过当地常年的平均产量。烈、军属高兴地说：“种得早，锄得好，地里长得没有草，上肥不比群众少，地面还管修水壕”。住在云南边境的各族人民，向志愿军保证：“我们是你们的后备队，是你们的家庭的助耕队，也是你们的后勤队。”除此之外，地方政府还对特别困难的烈、军属拨出优抚专款给予救济，并发动党、团员和民兵捐助一些实物、现金，保证烈、军属的生活水平不低于当地农民的平均水平。

第一届中国人民慰问团慰问回国后，于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日，廖承志团长答新华社记者问时谈到，这次到前线慰问，加强了我们对抗美援朝战争必获最后胜利的信念，加深了我们对支援前线必须再接再厉的认识。指出当前前方最需要的东西，一是，飞机、坦克、大炮、高射炮、反坦克炮和汽车、大车等武器装备，有了这些就可以更有力地打击敌人，提早取得战争的胜利；二是，具有丰富营养的大量食品；三是，急救包和各种药品；四是，收音机、留声机、唱片、通俗的书报杂志、画报等精神食粮。代表团正在考虑进一步推动全国工人的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增加生产，来满足前线的需要；同时准备大力呼吁捐献飞机和汽车运动。为此，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于一九五一年六月初，发出了《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发出后，立即得到了全国总工会、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中华民主青年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全国自然科学专门联合会、全国科学技术普及协会、人民救济总会、红十字总会等社会团体的热烈响应。他们结合本系统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落实号召的具体要求与措施。

爱国公约是人民群众在抗美援朝运动中自己创造出来的，用以表示爱国决心和爱国行动的一种方式。它能使各阶层的爱国人民进一步地在行动上团结起来，推动国家的革命斗争和建设加速前进，从而也就更有力地支援了抗美援朝战争。订立爱国公约一般包括表达人们对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人民政府、人民军队的拥护和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抗美援朝行动以及人民政府镇压反革命的支持，这是共同性的内容。另一部分就是结合本单位、本系统的具体情况作好工作，提前完成任务等事项。这样，人民群众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反帝爱国的奋斗纲领和计划。人人按照爱国公约执行起来，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一定范围的爱国任务，就汇成了无比强大的力量。六月份，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订立爱国公约与捐献飞机大炮的号召后，全国在两个月内就捐献可购买飞机二千二百多架的金额，许多工厂把爱国公约和劳动竞赛结合起来，生产即迅速提高，连续出现各种新记录。许多人都说：订了爱国公约后，每逢做一件事情就得想到合不合爱国公约；一听到国家号召，就想到自己所担当的责任。订立和执行爱国公约对于贯彻落实党的“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起了很好的作用。

捐献飞机大炮的运动，是直接为了改善志愿军的武器装备，使志愿军如虎添翼，以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取得战争的早日胜利。这个运动是同增产节约运动和订立爱国公约等运动结合起来进行的。它普及全国各地区和各阶层，既推动了捐献工作，又促进了生产建设的发展。根据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统计，截至一九五二年五月，全国人民共捐献了五万五千六百五十亿六千二百三十万六千八百三十四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三千七百一十架。全国各族人民，在高度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的鼓舞下，绝大多数地区都超额完成了捐献任务。如上海市原定捐献计划为人民币五千零十八亿元

(旧币)，结果捐献八千四百九十一亿三千六百八十五万二千八百八十九元(旧币)，可购买战斗机五百六十六架。内蒙古自治区各族人民捐献出可以购买三十一架战斗机的巨额现款；广西各族人民捐献超过计划一倍。捐献中，有的将两年中积累的工资二百万元(旧币)全部献出，有一位一百零三岁的维吾尔族老妈妈，用拾麦穗、纺线换来的钱作了捐献。学生也把节省下来的早点、糖果钱作了捐献。湘潭县猪鬃公司的工人陈楚生，46岁还没有结婚，可是他献出了自己为准备结婚而积蓄的五十万元(旧币)，还长期捐献工资的百分之四十。北京石景山钢铁厂(首都钢铁公司前身)的职工，通过加班劳动、增产、拣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石景山钢铁厂号”战斗机一架。甘肃玉门油矿职工，以八天时间，用增产所得捐献了“石油工人号”战斗机一架。四川简阳县棉农，在增产增收的基础上，两个月内就上交捐献两架“棉农号”战斗机现款。各地文艺界普遍举行义演，一些脱离舞台一二十年的老艺人也参加义演，将演出收入作捐献。著名豫剧演员常香玉，怀着满腔热情，带领“香玉剧社”到处奔波演出半年，以全部收入和自己的积蓄，捐献了一架“香玉剧社号”战斗机。由于这次捐献武器运动的开展，改善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武器装备，提高了他们的作战能力，更有效地打击了美国侵略者。

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以大量物资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当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不少地区的人民群众就开展劳动竞赛，以此来增加生产、支援战争。特别是东北地区，它是支援朝鲜战场的直接后方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基地。因此，在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初志愿军入朝的消息见诸报端，东北就在许多厂矿企业开展了爱国主义劳动竞赛，当年东北地区国营工业即超额百分之十一点五完成了全年生产计划。

全国性的生产劳动竞赛和增产节约运动，紧随东北之后也在各地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在工业战线上，一九五一年第一季度，全国有二千八百多个厂矿企业开展了劳动竞赛，参加竞赛的职工达二百多万人。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抗美援朝总会在发出捐献飞机大炮和推广爱国公约通告的同时，提出了增加生产，增加收入的口号，以增产收入作为捐献之款。许多工矿企业也就把爱国公约、劳动竞赛、增加生产和捐献结合起来进行。工人们发挥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地创造了各种新纪录，有力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恢复。一九五一年三月，山西的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李顺达领导的互助组，向全国各地发出爱国增产竞赛挑战书，到九月底，全国就有一万二千多个互助组、二千七百多个农业劳动模范应战。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的开幕词中，又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号召。从此，增产节约运动在全国各条战线的人民群众中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到一九五二年，这个运动就普及到了全国。工人阶级纷纷提出“工厂就是战场，机器就是枪炮”的战斗口号，他们以提高产品数量质量、降低成本、发挥工业潜在战力、推广先进经验等办法，为国家增产节约了巨大的财富。仅东北地区，从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开始到一九五二年的一年半时间内，为国家增产节约了相当于二千七百三十七万七千吨粮食的财富。一九五三年一年内，华北、华东、西北等地为国家增产节约了十五万多亿元(旧币)的财富。还有许多工厂企业的工人，直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积极生产各种前线需要的物资和生活用品。例如上海某橡胶厂的工人，为志愿军制造的雨具，特别精心地在两层

布上涂上六层胶，下雨时可当雨衣穿在身上，夜间也可用它搭帐篷，铺在地上又可以隔潮。兵工厂工人在“前线要什么做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的行动口号下，及时圆满地完成了军工生产任务。全国有二百二十多方个农业互助合作组织和许多个体农民，纷纷响应并展开了爱国增产竞赛活动。到一九五二年底，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已告结束。这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一九五二年粮食产量已超过战前产量的百分之十六点九，棉花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这一运动的开展，对于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增加工农业生产、保持金融物价的稳定、改善企业经营、提高工作效率都起了重大作用，使工农业生产迅速恢复和发展，为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给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提供了各种作战物资九千六百多种、二百六十万吨。

第二节 朝鲜人民的支援

中国人民志愿军受全国人民的嘱托，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旗帜进到朝鲜境内，援助朝鲜人民反击美国侵略者。志愿军严格执行毛泽东主席关于进到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军队、政府、劳动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表示友爱和尊重的命令，以及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的指示，做到了纪律严明，秋毫不犯。凡涉及到朝鲜人民的事都通过当地党政机关协商，由他们来解决。同时志愿军还处处为朝鲜人民着想，除了作战外还帮助朝鲜抢险救灾，助民生产劳动。这些都得到朝鲜人民的好评，从而也得到朝鲜党政军民的信赖、关怀和在各方面给予最大的支援。

抗美援朝是一场现代化的战争，作战物资消耗量大，而这些物资基本上都靠国内统一组织供应，难以在战区就地筹措和靠战场缴获来补充。加之敌人占有空中优势，对我后方补给供应线进行狂轰滥炸，给志愿军的后勤供应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尤其是运动战阶段和敌人进行“绞杀战”的初期。志愿军一出国就连续进行了五个战役，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附近，供应线也随之延长，供应的困难增加了，特别是前三个战役，后勤供应还很不适应，使部队出现断粮断弹的现象。一九五一年夏秋季，朝鲜北部发生特大洪水灾害，敌人又发动了以轰炸我交通运输线为主要目标的“绞杀战”，也曾使志愿军供应不济。在这些严峻的时刻，朝鲜人民给予了及时地支援。他们忍饥挨饿，拿出粮食支援志愿军。在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通过朝鲜政府就地借粮，解决了部队消耗量的百分之七十五，仅第三次战役就借粮三万多吨，缓解了部队断粮之难。一九五一年九月，在后方交通中断，前线供应非常困难时，与朝鲜政府协商，先后在黄海道、咸镜道共借粮五万吨、蔬菜三千吨、咸鱼一千吨和两个月用量的马草票，并兑换部分朝币作为购买马草和蔬菜之用。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所用的马草、烧柴和修建仓库、构筑工事的木料，大部分是由朝鲜政府协助解决的，大大减轻了由国内运输供应的困难。

朝鲜人民总是把中国人民志愿军当作自家的亲人来关怀，以各种方式进行支援。当志愿军伤员住在朝鲜居民家中，他们都给予细心地照料。著名的“志愿军妈妈”柳梅，在严寒的冬天，把全家仅有的一床被子盖在志愿军伤员身上。她一家人吃糠咽菜，省下大米来给伤员熬粥做饭。有的伤员不能自己吃饭，她就一勺一勺地喂，有的伤员不能起来大小便，她就端盆去接。另一位“志愿军妈妈”咸在福，在严冬敲开冰层，在冰冷的水中给志愿军伤员洗血衣达七百多件。家中住有五名志愿军伤员的卢炳太，当敌机来轰炸时，他冒着生命危险，不顾自己孩子的安危，首先冲进屋里去抢救五名志愿军伤员。在昌都里一个十九岁的韩桂芝姑娘家，住有四名志愿军伤员，当敌机来轰炸时，她冒着烈火浓烟，不顾小弟弟的哭叫，先把四名志愿军伤员一个个地背出来，最后才去背她的小弟弟，这时她弟弟已经被烈火烧死。伤员们都非常感激她。她却安慰伤员说：“你们好好养伤休息吧，你们比我弟弟更重要”。朝鲜人民还经常冒着敌机的轰炸，同志愿军一道日夜抢修道路。在冬天，他们顶风冒雪，为来往车辆清扫道路。在夏秋多雨的季节里，当公路、桥梁被洪水淹没或中断时，他们涉水为车辆人员引路。在战斗中他们积极参加运送物资、护送伤员的任务。飞虎山战斗中，朝鲜人民为了支援两天没有

吃上饭的志愿军部队，冒着敌人炮火的猛烈轰击，前仆后继地牺牲了三十多人，终于爬上主峰，把饭送到战士手中。一九五二年冬的上甘岭战役，金化、平康、淮阳三个郡的群众、劳动党员和地方政府干部共八千四百多人参加了支前工作。他们在炮火威胁下抬送伤员，在通往前线的路上设立茶水站、苹果站、鼓励站。公洞里的自卫队长白景龙，听说志愿军在坑道里喝不上水，就连夜跑了一百八十里路，到郡里把自己半年来节省下来的钱买了三百斤苹果，送给志愿军。朴在根，在十一月九日运送伤员时，遇到敌机向伤员扫射，他毫不犹豫地用自己的身躯扑在伤员身上，以生命救护了志愿军伤员的生命。有些妇女还自愿组织献血队，到医院为志愿军伤员输血。一九五三年夏季的金城反击战，战役开始后，昌道、洗浦、淮阳三个郡参加支前的群众就有八千四百多人。他们组织了自卫队、扭架队、慰问护理队、运输队、道路修护队等各种支前组织。没有得到政府批准的妇女、十六七岁的少年和六十多岁的老人，自动组织起妇女担架队、少年担架队、老年担架队。大井里担架队员方元根，因掩护志愿军伤员而牺牲了，他的父亲方兴福赶来。没有失去料理儿子的后事，却先去抬起他儿子的担架。他说：“我的儿子没有完成任务牺牲了，我要替他完成任务，替他报仇”。极大地鼓舞了志愿军全体指战员的士气，为赢得战争的胜利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也是进行战争的主体力量。抗美援朝战争，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以严明的纪律和英勇顽强的战斗，赢得了中朝两国人民的支持和关怀，保证了战争所需要的人力物力。中朝两国人民的全力支深是这场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第五章 总 结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为保卫我国安全，维护东方与世界的和平，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在朝鲜半岛上，与朝鲜人民军并肩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

抗美援朝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场大规模的现代化的局部战争。敌方是以美国为首的十六个国家军队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以及南朝鲜军队。其投入战场的兵力最高时达一百二十余万人。我方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其投入战场的兵力最高时达一百八十余万人，其中中国人民志愿军达一百三十多万人。美军除了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都使用过了，我方也使用了当时较先进的喷气式作战飞机。在二十二万平方公里的朝鲜半岛的战场上，其兵力密度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敌空军轰炸密度和某些战役的炮兵火力密度也能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然而，中国人民志愿军，自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九日赴朝参战至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历时两年零九个月，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歼敌七十万人（连同朝鲜人民军三年零一个多月的战绩，共歼敌一百零九万人），把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略军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地区，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捍卫了我国的安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独立，严重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对保卫远东与世界和平，促进世界人民的反帝斗争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继承与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从战争实际出发，灵活地运用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取得了在劣势装备的条件下，进行现代化战争的极其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军进行现代化建设和未来反侵略战争仍具有重要意义。

一、英明的战略决策，巧妙的斗争艺术

当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霸占我国台湾，严重威胁我国与远东和平的时候，我国人民要不要拿起武器进行抵抗，援助朝鲜人民反抗侵略和保卫我国免遭侵略，这不仅是一个军事上的战略决策问题，也是政治上的一个重大战略决策问题。它不仅影响我国的安危和经济恢复与社会主义建设，而且也关系到朝鲜、远东和世界革命的利益。对保卫世界和平、维护和平民主阵营的整体利益都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和平民主阵营的东方前哨，朝鲜的得失，对和平民主阵营利害关系极大，如果我们不出兵参战，“让整个朝鲜被美国占去了，朝鲜战争遭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对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它将直接严重地威胁我国安全。但是，我国出兵参战，不仅国内困难很多，而且还可能担与美国进入战争状态的风险，或遭受其空、海军的轰炸和骚扰，这将直接影响我国的经济恢复与建设。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把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出发、和平民主阵营整体利益放在第一位，把中国作为和平民主阵营整体的一个局部来看待，中国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个阵营的全局利益，不惜主动承担必要的民族牺牲，毅然做出出兵参战的决策。

在实现这一决策的具体斗争中，中共中央还充分发挥了高超的斗争艺术。首先，揭露敌人，动员群众，组织群众。在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的同时，武装霸占了我国台湾，并不断地侵犯我国领空，轰炸和扫射我国居民。对敌人的这些侵略行径，我国政府公开发表声明，提出了严重抗议，这不仅有力地揭露了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而且使我国和世界人民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凶恶面目，动员了舆论，孤立了敌人。我国亿万人民义愤填膺，同仇敌忾，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口号下，参加到反帝斗争的实际行动中去。

其次，当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把侵略战争矛头公开指向我国后，我国政府一面通过外交途径警告美国悬崖勒马，建议作战双方经过谈判协商的办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一面公开庄严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既争取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又积极准备参战：既有警告在先，又有军事行动于后，做到了先礼后兵，出师有名，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同情，戳穿了美帝国主义的一切欺骗宣传，使我国在政治上获得了主动。

再次，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名义而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兵参战，既以武装斗争的形式支援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又不给美国对我宣战以口实，争取把战争局限在朝鲜半岛上。这就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有机地结合起来，对我军在朝鲜战场上作战和我国的和平建设，保卫世界和平都是有利的。

二、根据战局发展，适时进行战略转变，争取和掌握战争主动权

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时，朝鲜战局异常危急，如何争取战争主动权，稳定朝鲜战局，这是我军出国作战必须首先解决的重大问题。毛泽东根据敌我双方特点，在我军入朝前，曾确定“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尔后，再配合人民军进行反攻。这在当时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当我军出国时，由于敌分兵冒进，战局急转直下，客观情况变了，原来预定的计划必须作相应的改变。因此，毛泽东当机立断，指示“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我军及时抓住敌分兵冒进的弱点，隐蔽集结主力，伏击敌人，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全出敌预料，获得了初战的胜利。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完全正确的。随着战争局势的发展，进一步明确，将第一阶段战略方针确定为“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这对于将敌赶回三八线，保证战略反攻的胜利有重大意义。

五次战役证明，在我空军、炮兵及其它特种兵建设一时赶不上作战的需要、陆军技术装备及后方供应尚未得到根本改善以前，企图迅速消灭敌重兵集团，将敌赶下海去，早日解决朝鲜问题，是不现实的。因此，当敌退守三八线附近地区转入防御后，敌我力量对比，出现相对的均势，短时期内，双方都不可能组织大规模的攻势行动。为此，我军适时地进行了战略转变，提出以“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的战争指导方针，并规定了“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战形式由以运动战为主转变为依托有利地形进行阵地攻防战，并由以军事打击为主转变为军事打击与谈判斗争相结合，以打促谈。经过两年多的长期斗争，终于迫敌停战求和，胜利地结束了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转变，再一次证明：“一

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因此，战争指导者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正确地估量客观发展变化了的形势，审时度势地适时进行战略转变，这是争取与掌握战争主动，赢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关键，是战争指导上的普遍原则。

三、我军在战略反攻阶段，实行以运动战为主的方针，扭转了朝鲜战局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根据战略目的、我军态势以及在技术装备上敌优我劣等情况，实施了战略反攻。我军运用运动战的传统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大胆迂回、包围，发扬夜战、近战的特长，连续进攻了五次战役，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并接受和谈，扭转了朝鲜战局，取得了我军在没有制空权、技术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战胜敌人的经验。

在朝鲜战场，敌人是“铁多气少”。对其侧翼和后方特别敏感，一旦侧翼遭到攻击和后方被切断即全线动摇。针对敌人这一特点和对我军装备劣势的情况，在这一阶段，我军多采取战役迂回与正面进攻相配合的战法，首先求得在战役上打动敌人部署，乘敌动摇混乱之际，正面攻击部队勇猛突击，抓住敌人，迅速穿插、分割，将敌割裂成若干小块，边包围、边歼灭，使敌难以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以达到各个歼敌之目的。实践证明，战役迂回穿插必须与战术分割合围相结合，才能有效地歼灭敌人。战役迂回为战术分割合围创造有利条件，而战术分割合围歼敌是达成战役任务的基础。实施侧后的迂回穿插与正面进攻相结合，战役迂回穿插与战术分割合围相结合，这是我军在这一阶段作战的一条重要经验。

其次，在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且敌人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为了趋利避害，争取主动，我军在战役、战斗上的中心问题是速战速决。否则持久不决，必然丧失主动，陷入被动。实践证明，由于部队机动与物资供应困难，我军每次战役行动，一般只能维持七至十天，而每次战斗，要求对被围之敌，于当夜即须解决战斗，否则第二天敌援军到达或被围之敌在航空兵、坦克的掩护下突围逃窜，即丧失歼敌良机。敌人机动快、补给快，可迅速改善态势或恢复攻势，所以，这里的根本问题在于能否集中绝对优势兵力，特别是集中优势火力在主要方向上，以保证各个歼灭敌人，这是达成速决、全歼敌人的物质基础。为此，每次战役规模不宜过大。口张大了必然分散兵力、火力；纵深远了，将给我军物资供应及兵力机动增加困难。所以，在敌我技术装备优劣悬殊的情况下，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小口小吃，打小歼灭战，积小胜为大胜。这是符合当时作战的客观规律的。

另外，为了减轻敌空中威胁，降低敌技术装备优势的效能，针对敌人怕近战夜战的弱点，发扬我军善于夜战、近战的特长，我军的一切作战行动基本上是利用夜暗进行的。夜战不仅运用于技术范围内，而且发展到战役规模。根据运动战时期我军作战规律，一般情况下，利用一两个夜晚，打乱敌人的战役部署，将其分割包围，使敌我交错，敌空军难以支援，再用几个夜晚歼灭敌人，完成战役任务。实践证明，利用夜战、近战是劣势装备的军队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四、构筑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是我军对付优势技术装备敌人的重要战略措施

在一九五一年秋季防御作战的艰苦斗争中，开始出现坑道工事的雏形，经改进发展，至一九五二年夏季，全线已逐渐形成了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阵地防御体系。它的形成，标志着我军阵地战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使它由执行防御、消耗敌人的任务，发展到攻防并重和逐步转向歼灭敌人为主，而且对敌坚固阵地的进攻也由战术规模发展到战役规模，因此它成为我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贯彻“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种工事体系形成后，可将阵地尽量前伸、逼近敌人，甚至距敌人几十公尺的阵地也可屹立不动。在防御战中，我军依托坑道工事，有效地削减了敌人技术装备的优势，在敌人猛烈火力下，减少了伤亡，解决了有生力量的保存问题，在必要的炮火支援下，可以粉碎敌人连续进攻。即使敌占领表面野战工事，我军仍能坚守坑道以配合预备队实施反冲击，歼灭占领我野战工事之敌，恢复阵地。同时，我可顽强扼守前沿阵地或基本阵地，从纵深机动兵力兵器，增强第一梯队的防守力量，抗击与粉碎敌人的进攻。这样既能够用小的代价大量杀伤、消耗敌人，又增强了我军防御的稳定性。这种阵地防御体系的优越性，在一九五二年上甘岭战役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证明它是以前劣势装备进行现代防御作战的很有效的一种防御体系。

在进攻中，我可依托坑道作为进攻出发地，将兵力、兵器隐蔽集结于前沿阵地坑道，避免敌人强大航空兵和炮兵的火力杀伤与摧毁，或在敌人阵地前，或翼侧挖掘坑道式屯兵洞，缩短冲击距离，减少冲击中的伤亡，保持进攻作战的突然性。这些做法在一九五三年夏季战役中证明也是很有有效的。

由于有了坑道工事，部队利用坑道，储备了大量粮食、弹药，因而也解决了部队战时的后勤保障问题。

五、“零敲牛皮糖”是实现“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重要作战原则

“零敲牛皮糖”是毛泽东在我军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前夕提出来的。它是集中优势兵力打小歼灭战的一个形象化的提法，是毛泽东“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的歼灭战思想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运用和发展。即通过无数次战役战斗上的小歼灭战，小口小吃逐步扩大的办法，不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积小胜为大胜，达到战略上消耗敌人，逐渐转化战争形势之目的。这种战法，对敌，可以打击其士气，动摇其信心，消耗其力量；对我，则可取得经验，锻炼部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与指挥水平，不断增强战斗力，为打大歼灭战打下良好基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自转入战略防御，尤其是在坑道工事形成之后，依托坑道工事积极地开展了狙击活动、小分队活动，打击敌人的猖狂气焰，到一九五二年秋，发展到能够“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的成排、成连、成营地歼灭敌人，至一九五三年夏季反击战役时，仗越打越大，发展到金城以南地区一次突破敌人四个师的防御正面，打入十几公里纵深，取得歼敌五万余人的巨大成果，迫敌求和停战。这种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是符合弱军战胜强军的客观规律，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

六、组织坚强的后勤保障，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军的后勤工作，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边打边建，基本保障了战争的需要，为战争的胜利提供了较雄厚的物质基础，取得了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

抗美援朝战争，是我军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敌人所进行的一场现代化的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它在后勤保障方面给我军带来了许多新的特点和新的困难。如异国作战，特别是敌人对朝鲜进行了严重的破坏，许多作战物资难以在当地筹措，使部队的一切供应几乎全靠国内统一筹措供应；现代化的战争，物资消耗大，供应品种复杂繁多，而且战局发展快，我后方交通运输条件远远落后于敌方，敌人依仗其空中优势，对我后方大肆进行狂轰烂炸，始终作为它战略和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显然使我军过去那种“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靠战区就地筹措和战场缴获补充的办法行不通了。所以，现代战争的后勤，已经不单纯是一个组织物资的输送和分配的业务部门，更重要的，它还是一个指挥运输兵、铁道兵、工程兵、防空兵、通信兵甚至高射炮兵和步兵等与敌人航空兵和空降兵以及武装特务等作战的战斗指挥部。如果没有一个与战争相适应的后勤保障，没有强有力的后勤组织与指挥，要战胜有现代化装备的敌人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把后勤建设提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高度来认识。平时，应建设一支既懂科学技术、后勤业务，又具有一定军事素质的精干的后勤队伍，并按照战争实际需要，作好后勤保障的各项准备工作，不把平时及战前能够或基本能够解决的问题，留到战时再去解决。但是，平时的一切准备，不可能完全适应新的战争要求，因此，适时地调整组织，加强力量，不断地完善供应体制和方法，以适应战争需要，在这方面，抗美援朝战争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的经验。保障战时交通运输是后勤工作的一个重要关键，战时各军（兵）种必须形成有机结合、相互支援的整体，确保交通运输的畅通，才能战胜敌人的破坏，保障后方的巩固与前运后送工作的顺利进行。在特殊情况下，全军动手作后勤工作，对保障供应和战役的胜利也常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总之，现代战争中，后勤工作已不再是单纯的业务工作，它的组织与指挥，随着战争的现代化而更加复杂、艰巨。它是全部军事指挥密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整个战争胜败的重要因素。

七、组织积极的全面的对空防御，打破敌人的空中优势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由于敌我空军力量悬殊，我军又缺乏强有力的防空力量，不能有效地掌握制空权。敌人利用其空中优势，对我前、后方肆无忌惮地进行长期的、连续的轰炸，实行“绞杀战”，三年多的战争中共出动一百零四万多架次，投掷和发射各种弹药六十九万多吨。给予我军作战行动和后方补给等以极大的限制和损害。我军每一战役的胜利与战局的发展，都与反轰炸的胜利相关联。因此，我军在整个战场上组织长期、全面的积极对空防御作战，就成为抗美援朝战争的特点之一。它是争取战场主动，保障地面军队行动和后方安全、交通运输畅通的一个重要措施。它贯穿于战争的始终，涉及到前方与后方，军队与人民的各个方面，是关系到战争全局的重大问题，也是我军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敌人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空斗争，最根本的手段是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和严密的防空体系：然而，抗美援朝经验证明，在敌我空中力量悬殊，我防空力量又薄弱的情况下，只要我善于发动和组织群众，在统一指挥下，前方与后方，军队与人民，航空兵、高射炮兵与铁道兵、工兵、步兵等各军（兵）种密切协同，根据敌机活动特点和规律，运用一切可以打击敌机的手段和方法，以及多种有效的防护措施，坚决贯彻积极打击与严密防护相结合的原则，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组织积极的全面的对空防御，不仅可以保护地面目标的安全，保障后方交通运输的畅通，形成一条“钢铁运输线”，而且能够使敌航空兵遭到严重损失，使其空中进攻归于失败：

八、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发挥政治工作威力，保证战争的胜利

抗美援朝战争，我军是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的敌人作战。战争极其紧张艰苦和激烈残酷。战争遇到了许多新的复杂情况，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及其在军队中的坚强的政治工作，要赢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我们进行的战争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伟大号召，得到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全世界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志愿军普遍进行了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中心内容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仇视、鄙视、蔑视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树立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各级还运用祖国人民的热爱和支援，朝鲜人民的关怀和帮助，世界人民的鼓舞和支持的现实教材反复教育部队，激发广大指战员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和不怕困难、不怕牺牲、英勇作战的顽强精神，并展开了立功运动，用高度热情、勇气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战胜各种困难。

志愿军各级还正确地贯彻了群众路线，展开了群众性的政治工作，广泛开展了军事民主，激发群众的智慧与创造性精神。如纵横朝鲜半岛北部的“地下长城”，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等等，都是发挥了群众的勇气和智慧而逐步形成的。

我军在朝鲜进行的是大兵团、多兵种的联合作战，军队集中指挥、整体观念、内部团结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志愿军各级贯彻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加强了全军的高度组织性与纪律性，保证了各兵种、各部门和各项工作之间的密切配合，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形成了空前的团结。此外，抗美援朝战争是中朝两国人民共同对敌斗争的正义事业。我军遵照毛泽东的教导，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尊重朝鲜同志，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休戚与共，生死相依，战胜了共同的敌人。我军政治工作保证与加强军内外的团结，在战斗中，无论是两国军队之间还是我军各军兵种之间，始终如一地同甘苦，共患难，积极配合，密切协同，因而奠定了胜利的政治基础。

总之，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军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出国作战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实行党委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各级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和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加强党在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发挥党团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使全体指战员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勇敢善战、不怕牺牲的精神，创造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模范事迹。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军涌现出三十多万名功臣和近六千个集

体立功的单位，其中四百九十四名指战员荣获战斗英雄或模范的光荣称号。有五十二万多名志愿军指战员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勋章或奖章。其中，特级英雄、特等功臣黄继光、杨根思。一级英雄、特等功臣邱少云、孙占元、伍先华、杨连弟、杨春增、胡修道、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一起，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共和国英雄”的光荣称号。这些都说明了在现代战争条件下，在战场情况极其复杂多变，作战任务紧迫艰巨，新问题不断出现的情况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与政治工作不仅不能有丝毫的削弱，而且更应当显示其无比的威力。技术装备越现代化，越要发挥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战况越复杂、多变，越要加强党委的领导和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战斗越是激烈、残酷，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越要活跃，党员勇于挺身而出与敌血战到底的模范作用也就越要突出。当然，党委（支部）不能代替作战指挥，应充分发挥各级指战员的主动性，并保证指挥员决心的全面贯彻。

九、军事打击和停战谈判密切配合，以打促谈，这是取得停战谈判胜利的关键

两年多的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停战谈判的胜利与战场上的胜负有着直接关系。一方面，必须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通过谈判，揭露敌人的阴谋和罪恶行径，迫使敌人接受停战协定。另一方面，当着敌人在谈判桌上提出无理要求达不到目的时，必然企图从战场上夺取。如果我们不能在战场上粉碎敌人的进攻，要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同这样一个狡猾、蛮横的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必须有坚定的毅力进行谈判，同时，也要毫不松懈地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以战场上的胜利，作为停战谈判斗争的坚强后盾。这就是我们以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具体地说：打，就要坚决地打，迫使敌人知难而退；谈，就积极地谈，要充分利用战场上的胜利形势，在谈判桌上达成有利于我的协议。二者交织进行，互相配合，互相补充，并充分利用敌人营垒中的各种矛盾。只有这样，才能发挥革命两手的威力，才能在军事上、政治上获得主动，立于不败之地。

军事斗争与停战谈判紧密配合，边打边谈，以打促谈，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战略防御阶段的特点之一，也是我军停战谈判取得胜利的关键。

十、依靠人民，大打人民战争，仍然是劣势装备战胜现代化装备敌人的根本保证

毛泽东主席早在过去的革命战争的年代里就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抗美援朝战争，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境内同朝鲜人民共同进行的一场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同时又是一场高度现代化的战争，这与我军过去在国内所进行的阶级战争和反侵略的民族战争是有所不同的。但实行战争总是离不开人的，所以动员人民和依靠人民这一条根本的原理是不会改变的，只是在内容和形式等方面有新的特点。

首先，这场战争的主要对手是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的美国，它拥有最强

的经济实力，其军队的武器装备也是高度现代化的，我们当时刚刚建国一年，各方面都存在着很多困难，敢不敢摸老虎的屁股，能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这是人们普遍关切的问题。为此，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号召，在全国人民中进行普遍深入而有效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持续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教育全国人民认识到进行这场战争的重大意义和树立必胜的信心。特别是进行了仇视、鄙视、蔑视帝国主义的三视教育，肃清了一些人的恐美、崇美思想，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觉悟空前提高，从而激发起了支援战争的极大的积极性。当时到处出现参军参战志愿入朝的热潮；全国开展优待烈属、军属，慰问朝鲜前线将士的运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和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运动。另外还有几十万民工轮流入朝支援作战。这就为抗美援朝战争提供雄厚的人力和物力。

其次，这场战争，不仅要动员全国人民的支援，而且要获得朝鲜人民的支援才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因此，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的命令、以及后来的指示电文中都指出：志愿军在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党政军民及其领袖金日成表示友爱和尊重，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一针一线，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中国人民志愿军遵照这些指示，狠抓了部队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教育，使我军的光荣传统得到充分的发扬，部队除了英勇作战积极歼敌外，还积极帮助朝鲜人民进行生产劳动，修渠治水；在敌机轰炸和自然灾害中，奋不顾身地抢救朝鲜人民的生命财产，同时还拿出自己的口粮和衣被赈济灾民。这些都取得了朝鲜党政军民的极大信赖和关怀，他们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看成是自己的子弟兵，给予了全力的支援，这种支援是在朝鲜人民遭受敌人空前的大破坏、生活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们以高度自我牺牲精神为志愿军筹措粮食，修筑道路，运送物资，抢救伤员，担任向导，以及防奸除特等，从而有力地支援了志愿军的作战行动。

以上说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与全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分不开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抗美援朝战争之所以取得胜利，除了有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外，“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这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所以赢得这场战争胜利的科学结论。抗美援朝战争充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无比威力。

附敌军资料 1

“联合国军”各国部队到达朝鲜和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时间

参战国家	参战部队	到达朝鲜时间	投入战斗时间
美国	空军和海军	1950.6.27	
	地面部队	1950.7.1	1950.7.5
英国	空军和海军	1950.7.7	
	地面部队	1950.8.29	1950.9.5
澳大利亚	空军和海军	1950.7.7	
	地面部队	1950.9.28	1950.11.5
荷兰	海军	1950.7.15	
	地面部队	1950.11.24	1950.12.3
新西兰	海军	1950.7.19	
	地面部队	1950.12.31	1950.1.12
加拿大	空军（运输）	1950.7.28	
	海军	1950.7.30	
	地面部队	1950.12.18	1951.2.15
法国	海军	1950.7.29	
	地面部队	1950.11.29	1950.12.10
菲律宾	地面部队	1950.9.19	1951.3.6
土耳其	地面部队	1950.10.17	1950.11.10
泰国	空军（运输）	1951.6.23	
	海军	1950.11.10	
	地面部队	1950.11.7	1950.11.23

参战国家	参战部队	到达朝鲜时间	投入战斗时间
南非	空军	1950.10.4	
希腊	空军	1950.11.25	
	地面部队	1950.12.9	1951.1.27
比利时	地面部队	1951.1.31	1951.3.6
卢森堡	地面部队	1951.1.31	1951.3.13
哥伦比亚	海军	1951.4.30	
	地面部队	1951.6.15	1951.8.1
埃塞俄比亚	地面部队	1951.5.5	1951.8.15

注：战争期间，瑞典、丹麦各派医疗船一艘，印度、挪威、意大利各派一医院救护“联合国军”伤病员。

附敌军资料 2

美国地面部队入侵朝鲜时间

部队番号	入侵时间	部队番号	入侵时间
第 24 师	1950.7.1	第 7 师	1950.9.17
第 25 师	1950.7.10	空降第 187 团	1950.9.19
骑兵第 1 师	1950.7.18	第 3 师	1950.11.10
第 2 师	1950.7.31	第 45 师	1951.12.10
海军陆战第 1 师	1950.9.15	第 40 师	1952.1.22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歼敌统计表

附统计表 1

项目 数目	时间	1950.10.25 — 1951.5.21	1951.5.22 — 1953.7.27	总数
	毙伤		111775	542541
俘虏		36567	9495	46062
投降		149	286	435
合计		148491	552322	700813
注：1. 加上朝鲜人民军三年零一个月的歼敌数，共计 1093839				
2. 俘虏总数中包括在战场释放的。				

抗美援朝战争 志愿军击毁击伤敌武器、装备统计表

附统计表 2

项目 数目	时间	1950.10.25 — 1951.5.21	1951.5.22 — 1953.7.27	总数
	飞机		467	10162
坦克		348	1658	2006
装甲车		27	17	44
汽车		1371	1794	3165
各种火炮		—	583	583
舰艇		—	—	—
船只		—	14	14

抗美援朝战争志愿军缴获统计表

附统计表 3

时间 数目 项目	1950.10.25 — 1951.5.21	1951.5.22 — 1953.7.27	总数
飞机	10	1	11
坦克	187	58	245
装甲车	50	1	51
汽车	4954	302	5256
各种火炮	3133	904	4037
各种枪支	45252	28010	73262
火焰喷射器	—	109	109
各种炮弹	96578	284636	381214
各种子弹	3720198	15247897	18968095
地雷	—	12862	12862
手榴弹	2397	132530	134927
各种通讯器材	1791	3337	5128

上述三个表，参照志愿军司令部一九五三年八月战绩统计资料编制。

后 记

《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史简编》是在原《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战史讲义》的基础上，根据原军事学院历年教学中提出的问题，加以修改、补充编写而成的。它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简编》同为我校进行战史教学的教材之一。本书的执笔人王建华、孟广明，参加编书的有焦荣礼、朱梅生、李蔗昆、董良庆，由石翠岭审查定稿，一九八六年二月初版，内部发行。现由原执笔人在原书的基础上，根据本书编辑傀齐生提出的修改意见，作了较多的充实、修改，经石翠岭审定，再版公开发行。

由于我们水平不高，资料有限，修改时间较仓促，纰漏一定不少，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国防大学《战史简编》编写组
一九九二年三月

